佩刀的新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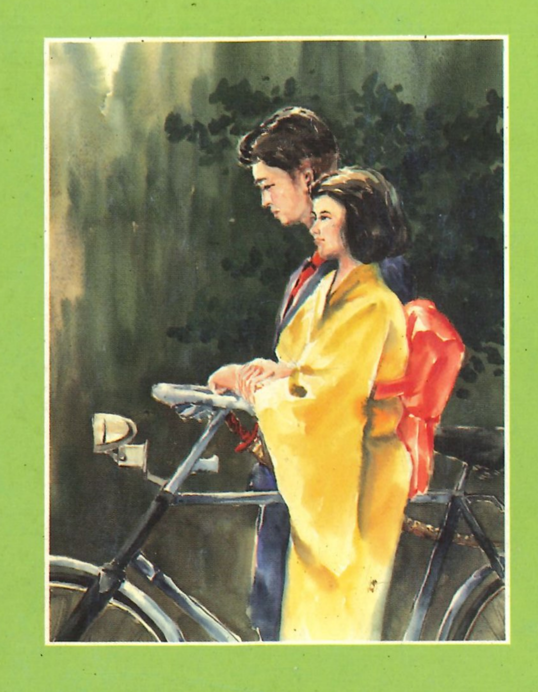
海晏創作小說集

何雨彥 著

晏創作小說集

佩刀的新郎

何雨彥 著



策　　劃：高雄市港都文藝學會創作系列
會館：高雄市武營路611號
Tel:(07)7166133　Fax:(07)7166132
書　　名：佩刀的新郎（海晏創作小說集）
作　　者：何雨彥
Tel:3921130　Fax:3921208
郵政劃撥帳户：00449197號
出　　版：愛智圖書有限公司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2254號
封面繪圖：林海峰
中華藝術學會理事長
印　　刷：東顯印刷局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　高雄市文化基金會獎助出版

目錄

自序

何雨彥

少小時期聽到巷閭傳說：某某老師結婚穿的禮服是日本大和服外佩武士刀，牽新娘入洞房。幫忙辦婚事的鄉親都持傳統漢家氣節，對某老師接受日本皇民化的行為大大反感。他們靈機一動，各自佩掛一把木刻的武士刀，場面非常諷刺。

某老師證實為我的初中導師，因而這軼聞在我心中存疑四十多年，朝夕陪著鄉愁成長。直到有一天我有足夠讀解能力，把軼事的外衣層層脫下，使它裸露在這本小冊子，讓天下人評評理，到底是誰的錯。

除了右述軼聞成為中篇「佩刀的新郎」之外，還配合十一個近著短篇小說，這本小冊子得以成為拾萬字的『海晏創作小說集』。十一個短篇曾試用於新新人類，為他們啟發行為模式，講給他們聽，屢屢獲得熱烈反應。自從升學主義聯手功利主義打倒孔家店之後，這十一個短篇想要在廢墟荒原開拓新新人類的行為規範，有待民主讀者的選票肯定以及時間的考驗。

銘謝李冰老師為我寫序，王海峰大師為我畫寫封面，王主編家祥和畫家壘丁割愛台時副刊的畫權，鍾順文老師和陳金同組長為我寫史詩作序，使這本小說集順利出版。謹以誠恐誠惶的心情期待各界先進賢達，惠賜指教。

鄉土中挖出的作品

—序『佩刀的新郎』

文藝作品所以能流傳於世，呈現恆久價值，是因為它間接的傳遞記錄了歷史，以真摯的情感激勵著人類的理性、淨化了社會的污染。文藝工作者以文藝的心靈面對著客觀的社會，無論過去的、現在的、未來的都有一種良性的啟迪作用，以誠實為基礎，經分析後，不偏不悖提出社會事件中的某些癥結，以文字為媒介工具，表達客觀的思想意識，檢討歷史上的偏流，導正社會風氣，這種間接的潛移默化，充實了人類的生活，提昇起精神層次，這種無形的功能又豈是其它傳播媒體所能為？

何雨彥的『佩刀的新郎』就具備這種宣導功能，他以一頁頁新舊歷史為緯，以鄉土情懷為經，以小故事大道理為輔來塑造作品的內容，不誇張，不造作，是一部作者在歷史的薰陶社會現實生活的歷鍊中的結晶；其中有異族鐵蹄下凌辱的血淚，也有社會冷暖相映的畫面，風風雨雨，點點滴滴，作者以客觀的分析，以感性的筆觸，緊擅社會問題的核心，創作這部生活經驗中的鄉土小說，功力雖非登峰造極，但情節所展現的內容，卻也能撩人低迴，感人良多。

何雨彥一直獻身百年樹人的教育工作，更癡狂的敲開文藝之門，毫不猶豫的走這條漫長

的文藝路。他因出身高雄縣美濃鎮的客家族，勤儉淳樸的庭訓養成他循規蹈矩的性格，不好高騖遠，不花言巧語，淡泊名利，捨棄驕狂，落實的生活一步一腳印，他的作品正像他的性格一樣，詞彙中沒有華麗的建築，亦乏胭脂粉黛的描寫，想到什麼寫什麼，想到那裡寫到那裡，但因其文字工具運用熟練，很少有梗硬打結的痼疾，豐豐實實，完全落實在社會面，這也就是文藝作品不超越現實的特質。

『佩刀的新郎』全集共包括十二篇作品，每篇都有其宣示的主題，而且大部曾發表過，獲得編者與讀者的肯定。文藝工作者雖只是社會問題的分析與建議者，但在當前社會污染的今天，對社會當有一番淨化作用。因此，『佩刀的新郎』的出版，不但記錄了他自己一段寫作里程，也給南部文壇注入一灣新血，給社會詬病開出一貼良方，希望大家都能喜歡它—這部從鄉土中挖出來的作品。

李 冰 謹識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鳳山市

不想配作湯圓鍋裡的新郎

—序何雨彥的小說『佩刀的新郎』

鍾順文

一夜之間，所有沉默許久的武士刀
決心不再沉默。赧紅的胎記
狠狠地烙在N城皙白的皮膚上
更狠狠地嵌上N城百姓的心坎
連所有黑白的烏鴉都反過頭來
狠狠地唸鴨依烏疑惡
外加巴卡呀洛

帝國的大巴掌，狠狠地
打在劉文雄的婚禮上
大白天裡看不到和煦的太陽
獨見以白雪為底
燙紅燙紅的湯圓影子

籠罩著劉文雄身穿的和服
以及身上佩掛的神氣活現武士刀

頓時中國的文雄和秀妹成了武士刀下的實驗品
幸好腳程快速的米國飛機前來阻撓
未成兩朵泣血的杜鵑
在砲林彈雨下
堅持要像盛開的白牡丹
不想成為矮腳國旗上
那血紅血紅的湯圓
而想當實驗家的三腳校長
竟成為米國飛機的實驗品
更圓了那燙紅燙紅的湯圓夢
那灘灘熱騰騰的鮮血
恰好補燙喜帖上不足的紅顏
讓沉寂又莊嚴的婚禮
更具東方的中國味

註：鴨依烏疑惡係引用何雨彥先生小說裡的句子。

不願被架上戲的傀儡

—序何雨彥的小說『佩刀的新郎』

陳金同

垂簾慈禧的纏腳布棄置海外小島
甜甜蕃薯沾濡小腳丫的污臭
客家人耕讀傳家的山麓小城慘遭禍延
淳樸的N城被東洋浪人冷熱兩吃
冷的是嚴峻酷寒的武士刀
熱的是太陽旗的直射燃燒
小學唸書唸進大東亞帝國
農夫種田種進公有倉庫
龍的傳人一一被點閱成矮腳兵
漢族的文化被桶裝成皇民化

劉文雄受大和的提拔

賦予羽毛，漲為令箭
指揮大夥將蕃薯啃成倭寇肉
指揮空襲的飛機倒炸自己的洞房
但 指揮棒根本就是
三腳校長拄著權威的柺杖

劉文雄和情人的戀情
就在武士刀
　和槍砲的藏鏡人手法下
讓親朋好友點成亂世鴛鴦
他倆騎恩愛的單車
追逐遼闊自由的遠景
怎奈三腳校長的『恩擎』
冒噴一尾大蟒蛇
伴隨齜牙裂齒的走狗
引導他的婚禮闖闖這天皇浩恩

心入族譜口唱日本歌

雙手執香祭祖卻忘記
向天皇致敬是左手或右手
媒人討吉利並呼大和千秋
但　新郎啊
　究竟穿西裝打領帶
　或者和服佩刀
繡球掙來的佳麗竟是三等國民
回娘家終回不了自己國家

漢家郎奮起啊
讓頭顱來磨武士刀
　血淚來洗拭砲管
　刻一把木刀敲醒漢家郎的游魂
使歷史洪流淹沒侵略者的野心
血脈仍續在大中華長河中
　　流動
　　匯聚
　　流動

匯聚……
……

佩刀的新郎

（一）

N城旖旎風光隨著時序的運轉逐漸遭太陽旗塗抹得悲蒼悽涼，將近五十年了。三百多年的小城開拓史都千篇一律地記載著：祖先為嘉應蕉嶺等地客家農夫，遷徙到這濃霧彌漫的半屏山小平原，這小城曾是來台祖政治中心，只因為繁榮的速度比不上港口兼商場的塩埕埔，逐漸淪落為邊界荒城，客家祖先們初抵此地也因為塩埕埔已經給閩南人捷足先登，只好散居在三民區北郊墾荒種田。劉文雄的祖先就是散居在N城半屏山麓的客家農夫。N城雖嫌荒涼，但它東望翠屏山、觀音山，北連阿里山的支脈，綿綿群巒，不失為風景旖旎的小農莊。一八九五年以後在美麗的外衣加上白衣紅圓的旌旗，五十年的悲蒼歲月從此算起。

N城民風淳樸，直到一八九五年底，一隊矮腳背著武士刀的外族兵團在小城行政中心插上白底紅圓的太陽旗，才逐漸感受到時代朝流的鉅浪。三百多年耕讀傳家的生活方式終被矮腳兵的刺刀戳破了。

私塾制度破了，科舉也破了。小城的兒童們被迫寫「鴨依烏疑惡」。莊稼春耕冬藏的私有財產制也破了，他們被迫將收割的稻谷一包包繳入矮腳兵團的倉庫。饑餓在延蔓，劫數在

輪迴。時序進入一九四〇年代。

初執教鞭的劉文雄就是饑餓時代的產物。他為逃避饑餓而考入台南師範學校，苦讀背叛祖宗文化的「鴨依烏疑惡」，回到故鄉小學教的也是「鴨依烏疑惡」。他想要復古，教些四書唐詩，但是時代的巨輪牽動他的每一根汗毛，好像齊天大聖頭上的金箍咒。何況那個祖籍廣島的三腳校長，天天都在虎視眈眈地監視他們，督導他們的工作。

自從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學校的教學工作鬆懈不少，扣減躲避空襲警報時間，卻增加了無形的大和壓力。

開學以後，一個酷暑未消的秋天，湛藍的天空靜悄悄高掛著羽狀彩雲，陽光依循三百年來的老軌道斜掛在東南東方位，劉老師正在操場司令台上指揮學生唱「豈米哪」的國歌，正要升起白底紅圓的異國太陽旗。

驀地裡響起烏哀號的空襲警報。操場上正在唱日本國歌的小朋友頓時荒腔走調，有些低年級小娃娃已被嚇得號淘大哭，淚水紛紛灑落在塵沙飛舞的操場上。

隆隆的飛機吼聲由遙遠的低沉逐漸昇高，超越警報器的嗚嗚，零星的機槍答答答，彷彿十里埋伏的戰鼓，敲碎學童幼嫩純白的心房，叫人毛骨悚然。

木製司令台上站著指揮隊伍的值週導護劉文雄。他來不及向校長請示機宜，來不及向學生宣布什麼。緊張驅使潛意識，迫他揚起教鞭指著校園東側圍牆下的防空洞

「疏散！防空洞！快跑。」

「巴卡呀洛國歌沒唱完，不准跑。」三腳校長突然翻臉大怒，罵得好狠。

「嘶！轟隆！答答答！」

三腳校長的詈罵消音在高空墜落的砲彈和機槍點放中譜成亂世的命運交響曲。

高年級的學生耳敏腿長，聽到老師的指令，立即拔腿狂奔，亂鼓急雨似的腳步激醒了傻愣發呆的低年級生，一陣斑馬逃避獵獅的生死戰正在上演，飛揚的塵土淹沒了幼童眼角的淚雨，在操場上彩繪圈圈塵煙。

（二）

併攏挺直如木樁釘在木製的司令台上，若不是揮手作勢，劉文雄簡直是田畦間的稻草人。他不是不怕米國（日本當時對美國的稱呼）飛機的槍砲。他是日本軍閥推行的斯巴達軍國主義教育塑成的樣品，就如他們的廣告電影【江田島】所刻畫的樣板——死守機槍陣地對來襲的敵機作杯水車薪的頑抗，然後直挺挺地躺下。

劉文雄造次間忘記了他是大和的狗抑或是漢家郎。他耽心學生的安危而專心指揮疏散：

「快跑，躲進防空洞……」

怒吼的飛機和槍砲聲越來越清晰，他尚且無動於衷，校長的吆喝又算得了什麼？

憑他在師範學校吸收的防空常識研判，飛機在N城上空投彈的機率相當大，因為半屏山還有軍事要塞，雖然有把關的零式戰鬥機，但米國的從航空母艦起飛的轟炸機深入山區尋找要塞投彈，一直是興趣濃厚的。

眼見學生們疏散就緒，重石般的責任感從心頭滑落。負擔減輕，雙腳一蹬，從高高司令台上跳下來，朝防空洞奔跑過去，引起小觀眾們一陣騷動：

「仙雪！海呀古跌斯！」

「嗨！阿里哇斗過災馬斯。」

他跟學生表達關心的謝意，逕自走向三腳校長避難的第一號防空洞。

他們的防空洞在肇建之初就已依序編號，教職員的位於圍牆東北角，編為第一號，由北向南延伸，依次為高等科、六年級、五年級、四、三、二、一等八個，最南端為第八號屬一年級使用。

他沉思，等到警報解除，再到校長室跟三腳校長面談，但是，警報何時解除，難以預料。再說現在把話題攤開，全體教職員在場，眾目睽睽之下，三腳校長再怎麼斯巴達，也不致於翻臉。主意既定，他清清喉嚨，用表示恭敬的日本話跟三腳校長說：

「對不起！校長，剛才警報響起，我自作主張疏散學生，忽略了校長的訓示，實在冒昧，請原諒。」

「起初，我是很憤怒，感到你在藐視長官。」校長頓了一口氣說：「後來，到了防空洞想起漢書格言『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我的恚怒漸漸消散了。」

「我當機立斷，遣散學生也是為大東亞帝國保全實力，這些學生也是國家將來的戰鬥員。」

「我不是不知道，只是燒到眉頭的火勢不得不採取緊急措施嘛。」

「砲彈未落，飛機未到頭上，有什麼燃眉之急呢？」

「大和精神，學生活用日語的精神，穿和服的精神，大東亞共榮的精神。」三腳校長吞口氾濫的唾液接著說：「其實大和民族淵源於徐福智逃秦始皇，率領五百男女童子渡海東瀛而成，大家要放長視線。」

劉文雄腳趾已觸到三腳校長施放的長電線，電殛而慄，每條神經，每根毛髮都痙攣抽動著。講半天，三腳校長最關心的不外乎皇民化運動。

(三)

電角——客家方言對空襲警報器的稱呼——長鳴三分鐘。砲聲，機槍聲，飛機聲完全沉寂下來。頑皮的小朋友，不待值日老師的指令，紛紛蹦出防空洞，飛奔到操場上，重新展開他們的嬉戲。天真的歡笑媲美王水，很快就把戰爭的血跡和醜惡給沖洗乾淨。

仲秋的焦陽斜掛頭頂偏南的高空。一塊塊的卷層雲攸閒地飄浮在群巒山嶺間，在反芻剛才米日交戰國派出飛行選手表演的射擊比賽；在嘲笑那短暫如隕星的人造飛鳥。往常在雲端翱翔，在山巒樹梢盤旋的老鷹們，尚未恢復飽受槍砲驚嚇的神經和食慾，沒有它飛舞的影子，更遑論那膽小的山鳩和麻雀。

劉文雄把視線轉向校園現場，還好，它沒有變成機關槍和巨砲靶射的標的物，天真無憂的小朋友已在操場上追逐了一回合。三腳校長和同仁們陸陸續續回到辦公室。教導主任川崎次雄剛剛踏進門檻，突然趨回到防空洞附近，向劉老師耳語一番，劉老師頻頻點頭，表示首肯。

哨音從木製司令台稻草人的口中響起：

「小朋友們注意，今天星期六只上半天課。因為躲空襲超過了放學時間。現在小朋友馬

上進入各班教室，打掃，十分鐘後，到操場集合，檢查作業，然後放學。」

八個班級共三百多名衣著襤褸的台灣小孩集合在操場上，每班排成二路長蛇陣，他們焦急的目光望著司令台上的值日老師。校長守在司令台附近，左脅夾著拐仗，瞇著三角眼監視值日老師的運作。

各班級老師叫學生各自書包裡抽出一本筆記，捧在手上，老師逐一檢視，只要筆記本封面寫上學生自已的日文名字，就算及格。不及格的通通被捉出行列，橫排在司令台前，由東到西，由高年級到低年級。

劉老師斜睨那些橫排站在司令台前的不及格學生，大約有廿幾個，他們的汗水從額角滴下，紛紛灑落在破舊泛黃的白斜紋上衣，顯出一臉緊張，窘困和懼怕，加上烈日的炙烤，可憐好像待宰的羔羊。劉老師已沒有迴旋猶豫的空間，眼前的責任就是執行校長命令，鞭笞這些不及格的學生，產生懲一儆百的效果。他向羔羊們簡單扼要地宣佈：

「放學回家要把你自己的和老師校長的日文姓名背熟，寫在作業簿，每字寫九次。直到閉著眼睛可以寫出來，才叫及格。下次檢查如果不及格，照樣受罰。短道嗎？」

「知道。」學生們作答鞠躬，好像風翻稻浪，沒有一個敢不點頭的。

三腳校長兩眼炯炯發光，投注在劉老師左手持握的棒球「八打」，盼望著即將來臨的南京大屠殺式的表演。

汗水沁溢劉文雄的左手，涔涔地滲透球棒，滲透他矛盾的思維，滲透他繃緊的神經。他幾乎要崩潰了，打還是不打？不打便不能下台。他斜睨三腳校長的臉色。

三腳校長的臉上刻著木納固執和邪惡。彷彿時代巨輪輾壓的不可抗力，揮抹不掉的層層無耐直逼向劉老師。

「打吧！」

這是劉老師內心糾葛掙紮出來的決定。他令受罰的學生閉眼站直，高舉他的球棒好像德川幕府時代的武士高擎武士刀奔動短腳朝敵人砍殺的凶相，朝學生的臀部「樸！樸！樸！」地逐一打去。輪到最後一個，是一年級的六歲小娃娃，頭部大於臀部，球棒不偏不倚地打下去，小屁股「樸」地一聲，人同書包全部躓跌在地上。

六百多條錯愕的視線全集中在她一身，驚愣著。

三腳校長露出齜牙裂齒的猙獰，宣佈放學。

（四）

週末的中午彷若下山坡的腳踏車，不知不覺不費力，自從送走學生坐在辦公桌不覺又過了半個時辰，劉老師卸下值日導師的臂章，在值日簿上填註：「空襲驚報，學生疏散，之後，平安放學。」擱筆，吹口哨，蹈著雀躍的輕快步伐走向車棚，跨上那輛以三個月薪水換來的富士牌新單車，一溜煙飛出校門。

當時鄉村通路鮮少汽車，富士牌單車可謂馬路之王。太陽在閃閃發亮的輪圈鋼板中電光火石地折射狂舞。砂石舖砌的鄉村馬路在輪下倒飛，兩旁的稻田也在倒退。一條空曠的砂泥路只看到這麽一輪單車在巔跛蹦跳，好孤單。

劉文雄孑然蹓躂在寂靜的鄉村道路，努力踩踏新進口的富士牌單車，告解似地喃喃自語

：

「忘記三腳校長的一切指令，忘記民族意識，忘記那可憐小屁股上的棒痕。家中的米缸底朝天，不打領不到薪水。要活下去只得服從現實。棒打小屁股是我命定的職業。是生活逼迫的。」

他的思緒跟行動脫了節，漫不經心的往北走，他的家座落於學校東方山麓叫作龜山村，往北走有個村落叫作竹頭村。單車的方向把手彷彿聽從他潛意識的指揮，今天不回家也是潛意識的領導。

人一旦放下工作，腦筋的弦通通鬆散了。他消遙自在地溜車，騎著騎著，不知不覺踩到未婚妻黃秀妹家的三合院。

這門親事雖然遵古守舊，憑媒妁之言，卻非父母之命。N城的民風閉塞，自由戀愛的西方風俗尚未流行。何況從相親到訂婚，重重關卡。角逐者濟濟多士，淘汰之激烈，令人錯覺到：不下於項羽的垓下之困。

他記得九個多月之前，一個大地回春，爆竹除舊的日子，大夥兒集合在外婆家，阿姨們在那兒爭著給小表弟、表妹們發紅包，從前他也可以分享好多紅包的，最近當了老師以後就好景不在。他心知肚明，但存心要捉弄那些小弟妹，故意放大嗓門向他們抗議：

「你們領那麼多紅包，我怎麼沒有？」

「你會領月給的人不可領紅包，改天阿姨帶你到一個很有趣的地方教你玩紅包。」

表弟表妹們的呼諾聲掩蓋了他對大阿姨的靦腆婉拒。元宵節的湯圓尚未沾唇，他真的被大阿姨帶到竹頭村黃家去喝甜茶放紅包。

黃家位於小山麓一幢紅磚白牆的傳統三合院，坐北朝南。此外，黃家狀元及第的傳統家聲，使地方增色不少。

親友們簇擁著他，浩浩蕩蕩湧進黃家三合院東北角的廂房，大阿姨把他介紹給黃伯伯、伯母、陳大嬸、黃姑媽等女方親人。

閒聊一陣，大家你來我往，互相恭維嬉鬧，阿文有耳沒心地虛應著，底下卻好奇地注意大姨媽介紹給他的端茶小姑娘。

「秀妹，這是我的外甥阿文。」

「秀妹，妳好，新年快樂。」

秀妹捧著茶盤，低聲說：

「請用茶。」

阿文信手接端一杯茶，說聲謝謝。她明眸回轉，低垂羞怯的臉頰。眉稍、嘴角微微上翹，露出幾顆皎潔的貝齒，迅速的轉移嬌軀，向鄰座親友敬茶去。

半個時辰似閃電般溜走，當端茶的小姑娘第二次巡迴敬茶的時候，大阿姨暗示阿文丟紅包在茶盤裡。他站起來掏口袋裡的紅包。趁機欣賞她的髮式，烏亮的圓髻滲著黃褐色。她的皮膚鵝黃透白，閃爍嫩豔的光澤，她的頭頂恰好靠近他脖子。

從此，他到黃家相親的消息不脛而走，傳遍N城，被地方上觀察家列為向黃秀妹求親的第八十一號候選人。

（五）

秀妹給N城地方煮沸的抛繡球式的選婿熱潮，延續到一九四二年初夏，劉文雄訂製的八百塊訂婚喜餅被抬進黃府，才告平息。

論姿色，秀妹並不是小城獨一無二的西施。雖然不比西施遜色多少，審美的眼光配合各人衷情的尺度，反正劉文雄一頭栽進秀妹攪沸的相親熱潮是實，或許那是情網。

秀妹的魅力在於那雙靈巧的慧眼和塗蜜的薄唇，她的談吐應對改寫她小學畢業的證書，這點使劉文雄一見衷情，她的父親是N城役場的主官，曾祖父是前清光緒年間的金科狀元。黃家在N城的聲望一直高懸門楣，大概就在這堂皇的功名上，大家都期望黃家姑娘作媳婦，引頸盼望狀元的後裔會給他們生產新科狀元，好光大門楣。

劉文雄能夠在八十位搶繡球的少年郎中脫穎而出，屏雀中選，並非世俗眼中的財富田產，最重要的一點是他的才氣，他是N城應屆畢業生唯一考上師範學校的才子。

在思想保守文化落後的一九四〇年代，新郎未到結婚迎親日不可隨便亂闖新娘的家門，劉文雄敢做出今日空襲驚報以後的獨特造訪也是異數。原因是訂婚後，他的治郎—客家風俗陪伴新郎完成通婚過程的工作助手—向他開玩笑：

「阿文，你如果敢於結婚前登上秀妹家的門階，我賭你三隻大閹雞。」狗耳哥林全義說。

「我賭一隻山羊腳。」阿添哥說：

「好，把我看扁了。再加一隻我就去，有麼？一隻豬腳，誰敢加嗎？」劉文雄想起師範學校住學寮時代吸收的種種西洋戀愛的傳說，對比之下，這種風俗禁忌只不過是張蜘蛛網，打倒它不會遭狼蛇咬噬的。」

「我賭這隻豬腳。」阿炳古加油添醋。

阿文贏得這場賭局在一個月明星繁的夏夜。三位治郎親眼目睹阿文騎著富士牌單車闖入未婚妻的家門。當夜他們歡天喜地演那齣月夜打逗戲（客家風俗，朋友相約自備零食而湊合的野宴）。之後，秀妹家變成為阿文週末閑憩的好去處。

「玲！玲！」阿文按動單車玲聲，緩緩駛入秀妹家。

正在閨房做嫁粧的秀妹瞟他一眼，微駝的鶴頸上掛著晬然微笑的長方臉，好像很斯文，看得她臉蛋一陣熱一陣紅，羞赧地放下手中針繡的鴛鴦枕。好在她天生伶俐巧嘴派上用場：

「阿文，你今天下午沒出勤嗎？」

「週六下午那有班，您爸爸不是回來嗎？」

「阿文，你真正賢孝，下班就想到岳父家請安，我好感動，來，我帶你去見爸爸。」

「秀妹呀！我真正想看的是您，您的媚眼，您的蓮霧鼻，您的櫻桃薄唇，您的嫩葉似的皮膚……」阿文盯著她。

「噓！若是爸爸聽到，會把你趕出去！」

他們走到三合院南端的廂房，客廳裡「狀元及第」的匾牌金光熠熠地迎著他，秀妹招呼他坐在那兒，等待黃伯出來。

（六）

南台灣的秋天總是腰袋裡裝著火球，餘暑慢慢游蕩，叫人為它揮汗，阿文的汗不由自主地浸透了背脊。

秀妹的爹從役場下班回來，享受了一頓平穩的午覺後，啜兩杯濃郁的本地山茶，汗流涔涔中卻精神奕奕。他拖著木屐，「喀啦！喀啦！」渡到客廳門口，左手握一支檳榔葉剪製的土扇，不斷在白色斜紋馬掛和黑色大褲襠之間盤旋。

阿文畢躬畢敬地站起來，跟準岳父打個招呼，彎腰鞠躬。嗓門還在岳父與伯父之間徘徊猶豫，幫助秀妹裁製嫁粧的閨友先發制人，傳來嬌滴滴的打插。

「新人騎新車，拜會泰山老人家。」（客家語的車與家同韻母。）秀妹的閨友在炫耀她的創意。

「秀妹，雞寮下的大雞卵仔叫妳了。」阿菊附和著。

客家人的勤儉風俗規定：只有過年過節才可以殺雞宰鴨的，如果沒有比過年過節更重要的場合，不可輕言殺雞。劉文雄聽懂話中有話，立刻回頭反駁：

「莫把我戲弄，我只是要緊事請教爸爸。」

「賢婿，莫見外，既來了，坐下來談談。」準岳父邊談邊示意秀妹去煮茶煮開水。客家人煮開水也是殺雞的隱諭，客家人殺雞先割斷雞脖子，待斷氣死定，燙於沸水中，脫毛，最後肢解就烹。

「秀妹呀！我今晨離家時，沒有向家母預報在外頭吃晚飯，老人家會倚門苦候。這種雞

我怎能下嚥？我把難題解決就要告辭，品茗就很好了。」

儘管如此，秀妹巧運心思走入廚房沏茶。她在茶盤旁邊加一盒糖果盤，在那兒擺陳土豆，糕點，冬瓜糖等象徵吉利的食物。她在糖果盤裡寫下款款深情的詩意，期望阿文能於品茗中讀解一些詩意，譯成少女的情懷。

準翁婿二人在客廳八仙桌上對談。

阿文把三腳校長跟他在操場磨擦的故事，重播一次。心理覺得舒爽一些，他傾吐教壇上的鬱結。

「日本長官實在難侍候，三腳校長太過份了。」

「都是台灣同胞不爭氣。」秀妹的爹熄滅長煙斗，感慨地說：「一八九五年唐景崧丘逢甲劉永福起來領導台灣獨立運動，大家覺悟不深，響應不力，坐失良機。現在只好認命了，除了低頭還有什麼辦法。」

「是的，當時我若是沒低頭，早已打死他了。」

「那個三腳校長本名叫作山本四十六郎，據役場流傳的消息，他是斷腿英雄，忍辱偷生，所以怪僻。」

「官做那麼大還要怪僻什麼？」

「日本武士道精神至今還是流傳著，而且被廣泛的崇拜著。打仗只有勝利凱旋才是英雄。否則必死，戰死才是最高的光榮，山本四十六郎在上海灘頭登陸慘遭中國大刀隊砍掉一條腿。倖存下來，政府輔導他轉業，到台灣來當殖民地的校長。他的瘸腳是武士道的羞辱，無

耐之餘，轉戰文官世界，這就是他為什麼怪僻。」

幾何原理說兩點間最短的距離為直線，但阿文的歸路卻是例外。踏著秋日的斜陽，他辭別準岳父，依依綣戀地告別那托茶傳情的秀妹。跨上單車，猛踩一圈踏板，他想要選條捷徑快快回到龜山村的巢窩。

（七）

從黃宅的竹頭村到他的家恰好一個鐘頭的單車踏板的長路，竹頭村在北，龜村在東，通常由竹頭村步行沿馬路直達N城市中心區，再向東走，等於直角三角形的兩個鄰邊，需要一個時辰，另一捷徑由竹頭村向東南行，直達龜山村，九十分鐘可到。怎耐日本把殖民地的交通建設擱置一邊，只專注於搜括農作物和高壓推行日語教育。實行皇民化運動。影響所及。城鄉道路在日本治台四十多年間完全等於一九八五年之前。劉文雄今日想走捷徑必須跋涉羊腸荒路，費時百餘分鐘。走直角繞經N城中心區也是百餘分鐘。

他邊行邊吹口哨，路邊枯黃的稻梗被他的哨樂給忽略了。兩邊行道樹枝頭群鳥歸巢的啁啾凝成秀妹的歷歷鶯語：

「我去泡茶，係跟爸爸聊天！」

不久，熱騰騰的茶香伴送她輕柔的探問：

「上次帶回的長命草種在那裡？」

他細細回味著秀妹的對應，凡曾逗開她的心扉，綻放笑靨，啟動皓齒的每字每句，都會溫馨地迴蕩在他的心田。

他從未在如此短距離視線內端詳少女肌膚，他今天放大鏡似的瞧見秀妹托捧茶盤的纖纖玉手，圓潤如脂玉，白裡透紅，彷若初綻的粉紅色玫瑰花。訂婚以來，他好像讀解更多兩性之間的細微現象。

路邊牆角霍然冒出一隻黑白斑紋的大土狗，衝著他的前輪吼叫：「汪汪汪」。

阿文大吃一驚，收回幻想一看，原來自家的狗。

「庫莫！打你喲！」狗被罵住了。遠遠卻傳來媽媽的呼喚：

「文仔！你愛收碗筷了，按暗忒正歸來。」

「姆媽哇！我早就告訴您，時到就食飯，慢到遲到的無論兄弟叔伯妯娌姑嫜，都要洗碗筷，甭等吃飯！」

煤油燈在飯桌上面的牆壁明滅閃爍。夜幕四合，小鎮的夜景比白天更美，黑幕盡頭傳來嬝嬝炊煙，稀疏的星星被煙薰得頻頻眨眼。

阿文偕雙親坐在灶櫥旁邊小飯桌，邊吃邊聊，外面殖民地三等國民的呼聲似乎遠離他們了。

「你猜今天下午誰來我們家聊天？」

「大阿姨，還有誰？」阿文武斷說。

「無係哪！街長同校長來找你吃飯。」

「你端兩碗給他們吃，有嗎？」

「端茶！」劉老爹中肯地說。

「他們說你在學校表現很好，同事大家都器重你。」

「還有什麼？」阿文八成猜出恭維的陰謀。

「他們說你的喜餅很好吃，喜酒不可忘記他們。」

「臨走時，校長吩咐請你出來帶頭改革婚禮」。

「怎麼改法？」阿文兩眼困惑地問。

「他說如果你結婚那天，穿和服佩武士刀—按文官的規定—。可領到日本天皇頒贈賀牌和獎金，另外還有三個月的特別假供你們到日本渡蜜月。」

（八）

雙親轉送給他的三腳校長的意旨，劉文雄聽得兩眼發白，頭髮直豎。他的心臟幾乎脫口而出掉落在飯碗裡，他愣著，彷彿白晝見妖。憤怒、恐懼、悲哀、惶惑……複雜的情結，使他震慄。他最不願意穿的文官制服卻偏要逼他去穿。

他喃喃夢囈：「微管仲，吾其彼髮左衽矣！」

他的嘴唇不由自主地上下抖動，雙親滿頭霧水向他看，他不得不故作鎮定，捧起飯碗，扒一口飯。

劉文雄心中更覺納悶，悶入五里霧海，他奇怪雙親仍然神情自若，似乎三腳校長給他的是鼓勵而非威脅。

阿文滿腹憤懣向雙親抱怨說：

「街長他們欺壓善良太過份，為什麼我大喜的日子還要掛牛軛似的穿和服佩官刀。」

劉母被詰問，一時思緒堵塞，張口無語。

劉老爹不失明理沉穩，立刻懸河滔滔地說：

「人家街長和校長是一片好意，看重你才拜託您起來帶頭示範改革風俗。時下新郎穿的塞必洛（日文指西裝）也不過是最近廿年改革的。之前，都穿大紅繡龍長袍馬掛，想開一點。識時務為俊傑，不可固守老教條啦。」

劉文雄反駁說：

「這明明是叫台灣漢家郎變色成為日本大和族！」

「不會的，阿文，你穿廿年和服仍是堂堂六尺長的漢家郎，佩廿把武士刀，你的方型俊臉絕不會突變為獐頭鼠目的矮腳族！」

「不行，我要偕秀妹潛逃，回到江西老家。」

「我的好兒郎，江西、汀武、程鄉，隔世百年，抱著族譜恐怕找不出舊親人了。」劉老爹對家庭族譜很清楚。

劉媽媽恢復說話能力了，她插嘴：

「聽說原鄉都被日本佔領了，逃去送死嗎？」

「姆媽呀！妳不是最愛我嗎？怎麼不幫我了？」

「我最疼惜你，才不忍看你受傷受苦受難。在這戰亂年頭，最安全的地方莫不屬於翠屏山下龜山村。你是我的心血肝腸做成的唯一傳命根的兒，你若逃回江西，我這把老骨頭也要跟到江西，沒有你，我活不下去。」

劉爹放下碗筷，徐徐站起來，撫弄兒子的大肩膀，向阿文的耳根輕輕呼喚：

「吃過飯回到床上好好想一下，我們的祖先從河南到江西、到福建汀武、到廣東程鄉，到台灣，還要逃嗎？畫眉鳥都懂得守住自己生長的地方，難道我們客家族的勇氣智慧比不上飛禽走獸？」

阿文還想爭辯下去，但是媽媽的淚水和爸爸的文天祥式的口氣，使他牙齒鬆軟，舌葉癡呆，無力鬥下去：

「好啦！媽媽不要哭了，爸！你就看著辦吧！只要你能向親友交待，給我們下台的階梯，我就不逃了。」

（九）

掛著滿懷勝利的微笑，三腳校長偕同街長躍然踏出劉老爹牆壁斑駁的三合院。走到門口，他們再度回頭向送行的劉老爹哈腰作揖，手腳輕快地跨上恩擎（日本英文、專指兩輪摩托）。

「噗噗」兩響，排氣筒噴出直縷縷白煙，揚起圈圈泥塵，校長兩人絕塵逸去，衣角隨風飄舞。三腳校長說：

「萬萬沒有料到倔強傲慢的劉文雄竟然有個懦弱隨和的老爹。我邀你來執行這個計謀，怎樣？」

「高招！果然高招。」街長用生硬的日語回答。

「不是我四十六郎吹牛澎風，如果我沒被強迫退伍，現在不是大佐，也是少將了。」「是的，校長英明能幹，當代奇才。」

「奇才還騎這寒酸的恩擎，吉普飛機怎麼不來。」

「艾喲，你這台恩擎在台灣可是稀世珍品，只有你這種為國效命的長官才配享天皇恩賜，多少人羨慕你，我今生第一次分享你的福份呢！」

「只要好好跟我合作，事成了，我就把這輛恩擎送給你，現在談正經事，找訪分局長去吧！」他邊說邊走。

從劉宅到主幹道相距約百公尺，都是一米多寬的牛車小道，雜草叢生，只有中央廿公分寬的草禿沙平的小徑。可供兩輛車馳奔，其餘的凸凹不平，雜草掩脛。他們沒有注意兩旁的稻田長出黃白參差的異類，金黃色的實穀類，白枯的秕穀類，日本政府在台灣實施嚴厲的糧食管制，莊稼收成的稻谷必須全部賤價售予公庫，叫作「出荷」。莊稼一年到頭吃不到白米，只能吃番薯配草葉。

他們口沫橫飛地越過稻田，來到分局長川崎八郎的衙門官舍。

分局長又叫做警長，地方俗話比較流行用警長。川崎是神戶地區佃農的兒子。警察學校畢業後派駐台灣。十年的打人經驗爬上警長寶座，儼然地方上的首長頭目。他們三人湊合在一起，常常藉開會之名，聯袂偷溜到酒家去召妓喝花酒取樂。

「今天由我請客。」三腳校長搶先表示友好。

「這是我的管區，付帳有優待。你們儘管玩下去，一切包在小弟身上，給我一點面子吧！」

酒家是日本帶來的淫店，殖民地官吏的最高級私生活隱密消費站。他們把搜括的油水傾注在酒女身上，買醉發酒瘋，消行屍走肉之魂。一副東條英機教成的官僚哲學，所謂醉臥美人膝，醒握天下權。

三腳校長趁酒妓轉抬的空檔向街長悄悄聊天洗腦：

「珍珠港事件的勝利註定了大東亞共榮圈的建立。我們要迅速配合軍方的成就推行皇民化運動。劉文雄穿和服佩禮刀的婚禮若能成功，以後勢如破竹，功勞可大的了。」

街長是土著歸化的，俗稱平地蕃。雖然官位顯赫，怎耐法令不熟，只有扮演唯唯諾諾的丑角相，三腳校長指示他如何配合警長，如何扮演白臉，拍胸保證說：

「等我升了州長，恩擎就是你的！加油。」

（十）

劉文雄對於即將來臨的佳期感到煩躁憂心，逐漸變得垂頭洩氣，行動遲緩，上課不起勁，下課回家坐立不安。他在日記本上留下頁頁草率的塗鴨：

「我好無耐，無助。」

「一個穿和服背繫武士刀的新郎挽著身披白紗，手捧鮮花的新娘，將成什麼體統？」

「鄉親們對我怎樣？羨慕？冷笑？尊敬？侮辱。」

他越往下推想，越是坐立不安，下課鐘一響，他先下班，跨上富士牌，回家。再出來徘徊，最後找到訂製禮服的裁縫店。

訂婚當時來到裁縫店，興高采烈地量製「塞畢洛」，及至校長和街長聯袂到訪以後，他被雙親逼迫，心不甘情不願地改訂「和服」。此刻，他清理紊亂忐忑的心思，下決心叫裁縫店停製和服。

「老闆，和服不要做了，先做『塞畢洛』」

「後生人做事反反覆覆，叫我如何是好？」

「兩套都給錢，不會叫你吃虧……」

「全庄人都知道你的結婚典禮不平凡。」老闆聽到兩套全做錢照領，臉色立刻綻放臭銅錢的奸笑：「討娶狀元家的孫女不容易，相親大賽的贏家呢！」

「高帽子少做幾頂，我被日本狗吠得暈頭昏腦。」

「放心啦！新聲家—客家語對老師的尊稱—街長昨天來宣傳，以後人人結婚都照著你的……」

「他說什麼？」阿文滿頭霧水地探問。

「街長說：以後地方風俗大改革，結婚請客只吃一頓，禮服改穿大和式長袍，文武官員要佩掛武士刀，平民只穿和服不准佩刀，這是天皇的恩賜，只有一等國民才有此恩惠，大家不要再做三等國民。」

老闆的傳話不啻為他的標新立異的婚禮舖設平穩的台階，他無慮上台無憂下台，心頭落放一顆大石，四週的空氣頓時暢順流通。周圍同胞已知道遷就現實環境了。

與其說百姓關心婚禮形式，不如說更關心下鍋的米。當時家家戶戶都被迫交出收割的全部稻谷。規定的期限屆滿，警察就押著保甲書記和村長，挨家挨戶地搜索，日本警察對台灣

同胞視同三等國民，可以隨意搜索和體罰。如果那一家被搜出私藏稻谷，立即被拖到衙門裡，不必偵訊或呈報，日本警察就把違規農民當作摔柔道的活靶，可憐那些天天荷鋤下田的台灣同胞，吃不到自己收割的稻米，還要挨罰，被摔得鼻青眼腫。摔完，如果日本警察覺得餘怒未消或未達殺雞儆猴的目的，輒順手抽出武器架上的木刀木槍，瞄著人犯恣意砍刺劈打，直到他休克昏死，才吩咐工友提一桶冷水澆灑下去，待人犯攸攸甦醒過來，案子早已歸檔了。

稻谷是客家祖傳的主要糧食，三餐沒米的日子如魚失水，人人都困阨在饑餓的恐慌中，田畦揮鋤歸來，吃蕃薯配草葉，瘦骨嶙峋，連上床的力氣都不夠，誰願多管閒事，至於通婚形式？村人無心聞問。

（十一）

中秋節過去的第一個望月。晴空皎潔，東方山巒橫披一條綿長白紗，一輪明月在嫦娥的彩帶下柔柔升起。炊煙嬝嬝，農家燈火點點。金黃色的稻莖已朦朧沉睡在秋蟲的摧眠曲中，天地一片蒼茫，獵戶星引導著額前的雙子星，腳跟前的天狼星閃爍在神秘絢麗的秋夜。

星星是宇宙間無睹於朝代更迭的永恆物體，客家農俗規定在朔望日祭拜神廟的活動是唯一堪與星球媲美的文化結晶，這個風俗淵於何時，冇人確知。但N鎮四週從東山環繞北山西山依次矗立著十幾座寺廟。

秀妹自從上月中秋佳節被阿文邀約到塩埕埔某大百貨店選購嫁奩至今，整整個把月，足不出戶，悶得心慌。她邀閨友秀蓮到附近的古寺去燒香，也趁這良辰與閨友歡聚，做最後一

次少女的祈禱。在神明殿前捐些香火錢，許個願祈求有個圓滿的未來。少女耶，下個月再來她已是劉家的媳婦了。她貯擁著萬縷情懷，泉湧一股迫切的意念，想邀秀蓮陪她去燒香。燒一柱紀念少女時代祈福之香。

她們兩人穿著傳統的藍色長袍，假裝是普通的已婚婦女。其實大可穿短式少女裝，只是機伶的秀美認為要從竹頭村走到古寺，不短不長的兩千公尺，又是夜間山路，太過於花枝招展恐怕招惹登徒子的非禮，朝聖是自由參加的；朝聖者是形形色色的，萬一是穿著斯文大衣的大野狼蹲伏在山路邊，要拿什麼臉去見阿文？

她們從竹頭村溯溪北行繞過一個山角轉入山坡地。古寺就在那海拔五十米的山腰小平原上。月色灑落在絡驛不絕的燒香朝聖者的朦朧身影上，熱鬧的人影點綴在山路，減低兩個大姑娘心中的恐懼。

由村莊走到古寺山腳下，她們兩人已是香汗淋漓了。

「咱們歇一下，透透氣，納納涼，好嗎？」秀妹說。

「不理妳，叫妳邀阿文，妳又不要，現在苦啦！」

「好啦，以後叫阿文給妳介紹一個私奔的情郎。」

「妳好壞，不打妳，我不姓鄭。」

秀蓮掄起粉拳朝秀妹追打。秀妹虛幌一招，跳過通路中心！正要拔腳奔跑，驀地驚起吱吱吱的剎車聲，秀妹幾乎撞上騎單車的進香客，嚇得驚叫倒退瞪眼縮頭。

單車霍然打住，左腳從踏板左邊輕輕滑落，點立在地面，跟前後輪構成三角平衡點。人

卻高頭大馬坐車墊上。單車騎士聽到尖叫聲很特別，定神細瞧，是個藍裙迤地的婦女很像秀妹。

「你不是秀妹嗎？對不起，我騎得太快。」

「好哇！原來你們預先偷偷約定的。」秀蓮捉弄說。

「不！不！秀蓮請聽我解釋。」阿文迫不及待把當天在裁縫店所遇到的點點滴滴全部傾倒出來，結尾說：

「心情如陰霾飄散地舒爽起來，出來走走散散心，順便朝聖添油香，抽抽籤，求個好兆頭，吉利前途嘛。」

「該來的逃不掉，不該來的得不到，地方上大名鼎鼎的諸葛亮教我這句金言，不知那人是誰。」秀妹說。

「還在裝蒜，就是你的準岳父黃某人。」秀蓮說。

（十二）

他們鬥嘴似的聒噪彷若神經腺互相感應。觸電的部位分泌腺霍然亢奮起來，阿文右手推車，左手在朦朧夜色掩護下，由亢奮而勇敢地探出去捕捉秀妹的右手。

秀妹邊走邊低頭顧盼她的藍色長衫，似乎後悔穿老太婆式的傳統衣著。及至阿文強硬的胳臂捉去她的右手，另一層心理震憾浪吞舟似地驅除原先的後悔。她本能紐動腕力想要抽回，耐何她已感受到阿文手心的暖熱和急驟的脈動。那個想要反抗的纖纖柔指頓時鬆散如棉花。好在左邊有個挽臂同行的秀蓮，既使場面過份逾越演成尷尬，她想，秀蓮是最好的擋箭牌，下個月就要姓劉了，不要給他太難堪，太沒面子。

她的思緒在矛盾中打轉，也在矛盾中感受到花果山美猴王偷嘗人蔘果的滋味。他的手好像人蔘果。她胡思亂想低頭喋喋慢步於登山石階上。

古寺座落的山腰西南的小平原，在阿里山脈南端孤立點高約三百米，山北尚有一層高過一層的峰巒往北延伸，山腰的東西山谷各有一條長年泊流潺潺清泉的小溪，叫作雙溪，N鎮的莊稼農餘之暇帶著乾糧獵狗溯溪入山，去追狩野豬獵野羌或採擷山茶山藥。這些莊稼漢能夠在深山蠻荒滯留十天半月。至於早晨入山，日落歸來的定期訪客則是打柴的樵夫和牧童牛群。

曲徑通幽的登山石階，一步一數，不過九十餘階。他們三人卻走了半個時辰，他們走得忘記了。阿文把單車鎖在登山口的大樹下。三人邊走邊談，把訂婚以後籌備嫁奩的新奇經驗提出來調侃，加油加醋地製造一些笑料。可惜當阿文提及三腳校長干預他們，要在大喜日穿和服佩掛官刀的事，彷佛在萬里晴空的昶照散布了點點陰霾。秀妹愈聽愈蹙額鎖眉。

「別愁啦，秀妹，萬一不行，我們可以溯雙溪而入，尋找桃花源，只要有您在身邊，我就有能力去征山，開疆拓土，狩鳥獵獸，私奔也蠻不錯的！」阿文努力唱做，想要解開她深鎖的眉頭。

「安啦，秀妹！我們去燒香祈福！」秀蓮安慰她。

阿文眼見宏偉肅穆的廟宇矗立在眼前，心情頓然豁達，那段擬似初戀的濃濃情愫也越來越浪漫。

（十三）

從古寺鳥瞰N城的夜景，東側的平原和西側的海洋，相比成趣。

若非娥嵋山的亙古名寺，若非五嶽諸山的千年名廟，矗立於打狗北端的小丘上的寺廟絕對有更多屬於莊嚴肅穆，氣勢磅礡的景仰和讚美。古寺位於N城正北山腰的小高原，正前方俯瞰方圓百里市郊平疇綠野，儼然是它的守護神。

劉文雄一行三人在古寺廟前廣場陶醉著一望無垠的秋夜。水露山嵐，神密寧靜地輕輕籠罩著N城。蟋蟀秋蟲們展露各種品牌的管弦樂器在合力演奏牠們的田園交響曲。好一幅故鄉的夢境奇景，若不是矮腳日本鬼子的蹂躪；若不是空襲驚報的夢魘，大可媲美陶淵明的桃花源，或者是柏拉圖的理想國—烏托邦。

進香客逐漸稀少，吳剛嫦娥的浪漫圖騰難以久留，阿文移動戀戀不捨的腳步說：

「好迷人的月色，可惜要走了。」

「我們下山回家好嗎？」秀妹惦念起媽媽的叮嚀。

「先找個地方行個方便，走起來比較輕鬆。」阿文的下水袋感到沉甸甸的，聯想到別人也有相似的生理需要，就大膽地引導她們到建物背後的山徑找毛坑。

廂房後側邊門有條半米寬的羊腸小徑，向東迂迴，蓊鬱的高莖果樹把山野夜色裝飾得玲瓏剔透，樹葉篩濾的月光明滅斑駁地投射在山徑的泥板上。

「怕怕的，這麼黑暗。」秀妹說。

「我猜！」秀蓮悄悄地告訴秀妹：「左前方路旁的小房間可能是毛坑，叫阿文先去探路

，回來咱們流輪去。」

秀蓮姓鄭，秀妹姓黃，乍看好像姐妹，其實她們身材相似，長相不同，秀妹橢圓形而秀蓮比較渾圓，自小就個性相投，語言成趣而漸成莫逆之交。她們等在三叉路口，讓阿文走遠了，秀蓮咬耳根向秀妹問：

「妳是不是喜歡吃夾肉麵包？」

「那種新近傳來的外國料理，我沒有什麼經驗，談不上喜歡，也談不上討厭。」

「輪到我去方便時，妳可以嘗一口夾肉的麵包，我會等到妳呼叫，才衝出來—」

「我又不是餓腹三天的街頭流浪狗，聞腥垂涎，飢不擇食……」秀妹靦腆地掄起粉拳，作勢要打。

阿文找到答案出來了。換班的遊戲輪到他和秀妹株守在三叉路口，阿文打破沉默：

「聽說西洋戀人喜歡在月下散步。我們往前走下去，試試散步的味道，好嗎？」他向她迫切祈求。

「前面那遙遠模糊的建物是什麼？」秀妹問。

「納骨塔，佛家的……」

「不要去了。」秀妹一聽到骨字，就連想到鬼魂，全身害怕得發抖，癱瘓在阿文懷裡，夢囈不停。

（十四）

阿文冷不防秀妹重物推壓過來，驚訝錯愕，好像晴天霹靂突然打過來。他來不及思考，

反射動作正如師範學校柔道訓練的摔倒法，左手接著秀妹靠過來的頭，右手彈打地面，「噗」地一聲，臂掌同時跌落在山徑旁邊的草坪上，秀妹歇斯底里的昏厥過去，重心壓在他粗壯的大腿上，阿文搖晃她的肩膀問道：

「秀妹，你還好吧！別怕！別怕……我是你的靠山，狼來打狼，鬼來打鬼。」阿文安慰著。

他摟抱著發抖的秀妹，高莖樹稍篩灑著點點出竅的月影，蟋蟀聲從遠方傳來，近鄰靜悄悄只有他的輕柔呼喚。身邊的秋蟲或許是受到剛才兩人摔跌的干擾而嚇得禁聲躲藏起來？阿文感覺到秀妹的「卜卜」的呼吸聲。

「秀妹，醒醒，甭怕，天不會塌下來的，您看那大犬星、金牛星、獵人星，吉星高照，不要怕，姆！」

阿文看到秀妹點頭回答。心頭重壓彷彿大石落地，頓然輕舒下來。他略略調整她的坐姿，使她側坐在他雙腿的嬌軀很自然地呈S形緊貼在他的胸膛，於是彼此都可以明顯感覺對方的心跳。

他活了廿六年從未感受到這種沒有形容詞供他使用的奇異感覺。他彷若抱著一頭溫馴的小貓，從頭到腳都是溫熱柔軟而又沒有毛茸茸的外皮。她的外皮原來是棉麻混織的藍布長袍，在體溫的薰濡下幾乎變成了她的真皮。

他坐在三叉小路分叉點中間草地，兩腳朝西擱在小路中心硬泥板，她的臀部坐在他的大腿，腰肢左轉。他的右手像條單車內胎橡皮，緊緊繞過她的肩膀。左手在她的背部脊椎骨兩側上下游動。像盲人解讀點字書那樣聚精會神地領略每一點的真義。

「世間沒有鬼，秀妹！」他柔柔地同她透露堅定的主意說：「我們師範學校老師說，人是有生命的動物，狗也是，豬也是，甚至青蛙、菜蟲都是，如果人死變鬼，那麼狗死了變狗鬼，同樣的豬鬼、蛙鬼、蟲鬼。植物也是有生命的，樹死了變樹鬼，稻莖被收割變成稻鬼，菜為菜鬼，草為草鬼，這像什麼世界？」

「你們讀書多了，見識比較多。但是我自幼在家鄉土生土長，鄉人鄰居都這樣嚇唬我，不得不信哪！」

「以後有什麼疑惑，儘管問我。現在吃我的口水，今夜睡覺才不會作惡夢。」

劉文雄把點字的手輕移到她的下額，在她骸上巡迴一週，闔上她的柔嫩的眼皮，低頭銜接輸送口水的管路，然後緊緊摟住，堵閉一切滲水的細縫。宇宙全部都停止呼吸。

星星在眨眼，草叢的蟋蟀在演奏。

「諾鼠喂喲，艾喲，秀妹，我的腳被老鼠咬斷了。」

他們從遙遠的尹甸園夢鄉驚醒，目光投射秀蓮驚叫的方向，掃瞄她一爬一跌地向三叉路口蹣跚掙紮過來。

（十五）

秀蓮藉口上毛坑找方便，躲在柴房門後，惡作劇地偷看他倆的月下對口，看得入神，不意在柴房謀生的耗子飛奔越過她的腳盤，嚇一跳，忍不住叫了出來。

沉睡多時的秋夜被秀蓮驚叫吵醒，秀妹輕輕站起。

進香團幾乎稀疏零散。梵音和木魚寂然沉靜，荒山古剎回歸到阿里山主峰的懷抱中，時間退回到洪荒混沌巨流，山鳥飛絕，萬獸滅蹤，只有古寺大雄寶殿的油燈明滅閃爍在群巒的一點山腰。

劉文雄一行三人踏著月色從廟後羊腸小徑，踅回到他們停放富士牌的登山口。

「單車給您們騎，我跟在車尾跑步，很快就到家。」

「不，你的路比我們的長一倍。你先走。」秀妹很體貼地想到這一點。

「要不，三個人抬著單車走。」秀蓮老是尋開心地建議一些荒謬的主意。

「啊！我有了，讓車輪載著我們三人跑。來來來，上車，像我這樣坐。」

他打開車鎖，推下腳站，兩手抓著車把，長腳一抬就跨坐在馬盾（客家話指單車坐墊）上面，兩腳點站在單車兩邊倒像個自動化的活機器，他招呼秀蓮坐在馬盾子後面的行李架；把秀妹揉成一團小羔羊似的側放在馬盾子和把手中間的鐵桿上。單車跑起來宛若馬戲團裡的雜耍特技。

旁觀者為他三人捏一把緊張的冷汗，搖晃的慢速車身幾乎隨時要跌倒，可是他抬起長腳慢慢踩下去，車輪竟然順暢滾動起來。

從寺廟到竹頭村的河床路，肉眼乍看是平坦，其實是平中帶陡。往北走是上坡，往南走是下坡。他們恰好走著下坡路，難怪兩百多公斤的載負量，他踩起來好像卅多斤，還有餘力邊踩邊聊天。

「沒料到我今天收穫這麼多。」

「賺到兩個妻子是不是？」秀蓮開玩笑。

「講正經話，新郎倌那天能否過關，才是問題呢！」

「剛才在廟後山路已破膽一次了，還要嚇我嗎？」

「秀妹呀！我這樣做可是為您的行稼吉日著想耶。孔明可預測前五百後五百的國運，我效仿他的謀略推算我們自己的命運，不好嗎？」

「秀妹，我替妳高興，嫁到諸葛亮的後裔。」秀蓮說。

「沒有太陽了，謝謝妳的高帽子。」阿文假謙虛。

「是啦！什麼謀略，提出來大家評評看。」

他清清喉嚨說：「日本兵是穿和平外衣的豺狼。他們在台灣好像很乖，在南京曾經姦殺八三高齡的老阿婆，曾經集體搶掠金陵女子大學裡面的逃難婦女作他們的慰安婦，在河北曾經脅迫全村的高齡父老。令自己挖坑活埋他們自己，埋下半身，日軍用武士刀砍老人的天靈蓋，噴腦漿而死。這都是師範學校的老師們私底下傳來的，報紙新聞怎敢刊登半個字？」

她們張口結舌地愣看，他繼續說：

「那三腳校長簡直是穿羊皮的豺狼。如果我們結婚那天沒有遭他陰謀暗算，就是萬幸囉。」

「俗話說，矮人鬼計多，不可不防。」秀蓮警告。

「台灣也有啊！傳聞打狗的壽山半腰一幢將官的別墅，年年更換下女，每次被召請進去的台灣少女，都叫她的父母痛哭、失望，倚門久候，可憐魂歸人未歸。」阿文說。

「對，我也聽到壽山別墅鬧女鬼的事，八成是那些少女被日軍將官陷害了，冤魂不散。」秀蓮插嘴到此，感到頭皮麻麻的，直把頭靠在他的背上。

「膽膽大！阿彌陀佛。」秀妹用客家話唸佛壯膽。

「別怕啦！據說天皇曾下令要保護台灣人，禁止軍閥武官搶奪台胞的生命財產。」阿文安慰他們。

「難講哦！天高皇帝遠，台灣隔本州比天還遠呢！」

他們到家時，萬籟無聲。阿文回到翠屏山麓的龜山村時報曉的公雞在拍翅吹喇叭了！

（十六）

擁吻N城東側邊界的小河流在秋風秋雨的灌注中澎湃洶湧，不斷地拍擊龜山腳跟，驚縮龜魂，溪畔風雲迎合著高漲的秋水互相拋送詭譎的浪波。江風狂嘯，江水急馳，激起陣陣怒吼的濁潮。

空襲警報的頻率偕陪洶湧的海濤，烏烏哀鳴的電角逐漸接管了自然的天籟，田鳥歷歷婉囀的啁啾逐漸被鼕鼕戰鼓蒙沾高七度的噪音。儘管如此，劉文雄卻癡迷地主導他鸞鳳和鳴的春夢。

在城北山腰古寺邂逅秀妹以後，他對男女肌膚接觸所衍生的奇妙感覺往往觸動他的春潮，每一夜的幻夢都在誘導他探首生命歷程的嶄新境界。秀妹烏亮玲瓏的髮髻往往夜夢中撫弄他的鼻尖，觸動他的相思。他渴望阿坡羅的馬車加速運轉，讓婚事提早在空襲尚未惡化之前，讓美夢實現在劫數來臨之前。總之，古寺後山三叉路口相擁吃口水的甜蜜經驗啟發他對婚

姻意義的新一層次的認識。他寫日記歌頌：「婚姻像首詩，我正蠱惑在字義美和意象迷的深淵，迫切想要揭開它的謎底。」

籌備婚事的劉爹在寶貝兒子的敦促下，快馬加鞭地運作起來。每天奔走在田莊畦道上，微駝的脊背迫使那支撐腦袋的頸骨彎拱，酷似田邊覓食的白鶴。沒有車，沒有馬，從龜山村走到N城中心市街請相命師排日課，選定迎娶的黃道吉日，就得化去大半天。請求媒婆送日課到女方家門又化去大半天。最麻煩的是洽郎頭難覓，客家人所謂洽郎頭就是籌備喜事的總幹事。洽郎頭必須口才好，吉日取親到女方家才不致場面冷拙。必須算盤嫻熟，綜理財務收支不致混亂，必須人緣好，布置場地才可找到幫手。凡此種種都得劉老爹親自去張羅。

當時在鄉下辦一宗喜事沒化上十天八天是辦不了的。佈置場地，製餅糕、殺豬羊、祭祖、拜天公，唸祈福經，迎娶，回娘家等等。這一切都是總幹事的職責。

佳期排定，距迎娶的十月三日還有半個月。劉爹仰著鶴頸，邁著蹣跚老步，逐一完成了工作分配。他雖然是荷鋤御牛的老農，但是山城傳統風俗如婚喪旦壽的場合看過太多，從小看到老，辦喜事就是主婚人家長當主角的鬧劇，餜饈糕餅分太太去負責。借桌子還桌子請洽郎頭負責樂隊廚師由自己親自聘定，法師負責祭祖酬神，扛轎娶親行列由洽郎頭帶隊，引導新娘上轎拜天地由媒人婆負責。

他終於在九月十六日下定決心聘請陳添財當洽郎頭，吃過晚飯，農友收工休閒的好時機，他邊走邊想地趕到陳家。陳添財是他姐姐的女婿，在地方上能言善道博得勤快持家的美譽。

「舅舅啊！阿文表弟的事，不用你說，我就該去做。」

「只是，阿添！阿文這檔子婚事，還有皇民化運動的阻力，我不得不加倍謹慎。」

「真是叭卡押羅。日本狗這樣欺人太甚。」

「阿財呀！識時務為俊傑，我們看布袋劇不是常常看到主角處理危機的口頭禪嗎？」

（十七）

劉爹跟陳添財寒喧過後，以大官食小官，小官食百姓，百姓食鋤頭作結束，言歸正題。

「桌子要借幾張？」阿財最關心的職責就是借酒桌。

「預定六十席。」劉爹按著指頭估算。

「村子上每戶人家只有一張八仙桌棠，太約全部龜山村住戶的桌子借過來，還不敷使用。」阿財蹙眉頭。

「外頭客人太多，還有三腳校長的人，到大樹村去借，辛苦只這一次，阿文只結這次婚。」

「娶親日搬運嫁奩的人手要多少？」

「十八對就夠。不過，從明天到還神日，每天要三個工人幫忙做防空洞，非常時期嘛，非做不可。」

「挖防空洞不包在做治郎的禮俗範圍內，要另付工資。」阿財打著算盤說。

劉老爹慷慨答應。

世間沒有人談到婚事不會雀躍興奮的，幼童們玩家家酒，憧憬著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的人生，青少年想要觀摩新人以作他們未來討親的參考，成年男女藉鬧洞房以重溫他們當年的舊夢。劉老爹所以樂意主辦兒子的婚事乃是傳統風俗最高榮譽，他完成了傳宗接代的賽程，順利交出接力棒。阿財目睹平日省吃儉用的舅舅現在竟慷慨豪爽至此，他眉飛色舞地答應了這門治郎頭的差事。

他辭別舅舅之後，立刻展開工作，擬列名單，並且打鐵趁熱，沿著回程的路展開邀請治郎的工作。

遠在天邊卻近在眼前的第一號夥年是林阿義，他在地方上素有「狗耳」外號，客家話「義」「耳」諧音。

「阿義哥，阿文愛討姑娘，邀你來做治郎，好嗎？」

「誰人的治郎都可以做，阿文的事弔毋得（惹不得）」

「莫開玩笑了，我代表舅舅劉爹正式拜託你！」

「你不知阿文變成了日本矮兵的走狗了嗎？掛武士刀，作和服，領奬金，食少一點做不得嗎？」

「阿義哥，你憎惡的問題也是我痛恨的根源。我也跟劉舅題議過了。他說換了你站在阿文的立場，你將怎麼辦？打嗎？有勝算嗎？逃去何方？」「逃……」

阿義哥欲言又止，阿財繼續說：「阿文是三腳校長的升官籌碼，食多食少由不得阿文，局勢不是很明顯？」

「三腳癩子還怕他什麼？」

「問題在癩子背後的三頭六臂，那個川崎警長，斷一臂又長出兩臂，斷一頭再生出兩個

頭，你忘了衙門裡面的木刀和冷水嗎?」

「啊!有了，木刀，木刀。」

阿義哥眼前一亮，閃現一個因應的妙計。他好高興趕緊把阿財的耳根拉近，幾乎貼著他的舌尖。他們在得意忘形地跺腳捶胸，彎腰捧腹，狂笑不已。

「哈哈哈……」狗耳得意哈笑，合不攏狗嘴。

「就就……這…樣…辦。」

「哈哈哈……」

「咱們分頭準備吧，義仔哥。」

（十八）

誰知道「嫁奩」制度起源於何時?

據說王昭君出塞和番，另一說是周公制禮作樂，也許另有傳說，喜上眉梢的新娘子無心計較那些古董了。

嫁奩種類有多少?份量有多少?

沒有統計學的標準，風俗習慣也沒有硬性規定。民間俗成條件是講究有模有樣的形式，不在乎多少或種類。一切端賴當事人的社會環境，時代背景和家庭經濟能力而定，在日本據台的末期，兵慌馬亂，大敵臨頭，糧食短缺，百姓衣不蔽體，相形比較，秀妹能夠到打狗市五層樓百貨公司—南台灣唯一的摩登商店—購置絲綢娟緞，那種財力點綴的排場已夠使千萬人垂涎羨慕了。

大家在惶恐逃避空襲的飛機，秀妹卻癡迷盤算她的傢俱;大家在裁剪麻袋制作大襠褲的土褲以遮掩羞醜，而秀妹卻天天陶醉在閨房裡面試穿嫁衣。她把手製的鑲邊長袍和百貨店購買的洋裝，一一試穿老半天，穿好了必定在梳粧鏡前端祥個把時辰，憧憬著即將來臨的日子:第一次回娘家要穿什麼款式，第二天上廚房作羹湯拜見公公婆婆要穿那一件。尤其洋裝種類繁多，她幾乎不知道要怎樣穿戴那短小兩片加肩帶的布拉甲。

她不得已找秀蓮來作軍師:

「我媽媽曾經說，穿洋裝要先把土裝脫光，先穿小的，再穿大的。」秀蓮裝出很內行的樣子走近她，幫她解開藍長袍的衣扣。

秀妹靦腆妞妮把雙手交叉在胸前，藍色長袍是客家婦女傳統的古裝，衣扣從喉結往右衽直達右下脅，衽邊和袖口都鑲有白底紅線的花紋圖騰，袍底到膝蓋，在田邊工作的時候，只能看到兩隻小腿在田畦中像鳧鳥。居家休閒或外出工作都穿藍長袍，客家人的勤儉傳統從這一襲藍衫中表露得淋漓盡緻。

「不要怕嘛，沒人看見嘛，我不教您穿，以後穿錯了被人恥笑，才羞人呢!」

秀蓮邊哄邊拐，搬些大道理把她按壓著。「沒想到買太時髦的洋品，也會遭遇麻煩。」秀蓮反過來向秀妹說教:「你呀!好不容易到塩埕埔那全國最時髦的洋品店，買到外國衣服，洋品也!洋裝哪。」

「以後你結婚了，我再陪你來買更時髦的。」秀妹說

她們把新衣服穿到心滿意足才一件一件摺疊整齊，裝入箱子，等候十二月二日阿文的洽

郎來抬去，搬運到龜山村的洞房。

秀妹天天都耽溺在準備與憧憬的小天地，在洞房花燭夜的前夕，她就沐浴在春夢似的愛河中。

（十九）

淳樸的N鎮沒有大觀園豪門奇景，家家戶戶很保守的三合院中庭晒谷場，場外與圍牆之間斗畝庭園總是蒔花栽草，漫遊其中，給人深刻的「採菊東籬下」的典雅古色，開花的草本植物四季難數，如牽牛花、雞冠花、一丈紅，向日葵、九重葛、蘭、菊、石蒜等等，會開花的木本植物也四季可見；如朱堇、玫瑰、薔薇、玉蘭、木棉、桃、李、梅、桂等等。這些花可被採擷以嵌綴新娘禮紗的華葩豔蕊，卻是聊聊無幾，可供點綴新郎禮服的木本花枝幾乎絕無僅有，梔子就是今天劉黃合婚大喜日絕無僅有的植物。絕到極點，堪稱N鎮開庄三百年來的曠古奇聞。

經過七天七夜的齋戒和三扣九拜，劉文雄的婚事進行到登黃府迎娶新娘的十月二日，七晝夜的齋戒、祭祀、酬神、頌經、做法會等等，皆在預期中平安度過，現在來到衣和服佩武士刀的榮耀時刻，他祈禱著……，但願山本四十六那夥人放他一馬，洽郎和鄉親朋友放他一馬。

良辰吉日，晴空萬里，秋高氣爽，喜氣洋溢著龜山村，迎親行列準時集合到劉家門口，整裝待發。劉爹站在門口陶醉他精心擘畫的人生大節慶：轎夫、樂隊、洽郎、媒婆引導新郎，個個精神飽滿，喜上眉梢。

鞭炮響起，哨吶鐃鈸，鑼鼓笙笛，絲竹筒蕭等齊奏迎親進行曲。浩浩蕩蕩往竹頭村出發。

從龜山村到竹頭村，只有新郎一人佩掛武士刀。迎親隊伍到了黃宅，冒出兩個佩長木刀的洽郎。他很驚訝，趕忙吩咐洽郎頭陳添財到處探問，這事很嚴重，沒有文官、武官資格的平民，如有隨便佩掛武士刀會遭警方取締的。

陳添財在黃府後院馬路轉角處發現大夥正在嘲諷：

「武士刀，笑話，結婚比地位?比底下一枝。」洽郎甲。

「騙人姆識，握粉筆的人也佩武士刀。」洽郎乙。

「我家老大考上警察學校，他才夠資格佩掛武士刀的，還可佩短槍呢……」阿炳古比手劃腳輕蔑地做短槍的樣子。

「我明年到帝國大學讀醫科，出來結婚不是更佩掛特大號的外科手術鋸了?」阿添哥後來居上地說。

「那麼我這荷鋤踏刈耙的農林官要掛什麼?就佩這樹枝吧!用梔子幹製成的木刀是今天最管用的法寶。」阿義林把話題扯拉到現實點。大夥一呼百諾，爭相砍取梔子枝仿造武士刀，枝長三尺，粗如手臂，剝開表皮，抽出白莖，慢慢彫縷成刀柄、刀刃，然後把剝開的表皮制成刀鞘。

佩掛木刀以後，洽郎個個精神亢奮，迎親的隊伍彷彿凱旋歸來的戰士，沿高雄州東邊群巒的山麓向東南龜山村前進時，遠遠望去很像一群打劫鏢銀的山賊，扛著豐碩的掠奪品，凱

旋返寨，因為每個抬嫁奩的洽郎都佩掛梔子木刀。三百年開庄史中絕無僅有的場面。

竹頭村派出所當時只有兩個警察，屬Q分局轄區，對於淳樸的竹頭村的稻農，只要一個管小偷的警棍，就綽綽有餘。今天分局長電令他們注意劉黃婚事的動靜，對他們的例行公事不啻一大震驚，他們站在屋頂瞭望抬遙遙瞧見山賊式的嫁娶行列，向分局長據實稟報。

（二十）

Q分局長位於N城西南約靠近半屏山麓的交通樞紐線上，是打狗州控制州北偏遠山區的重要警勤區，死忠的川崎八郎把地方上的流氓小偷肅清得很徹底，如果不是因為空襲驚報的干擾，他可以天天上酒家，享受東條英機的政治哲理：醉臥美人膝。他在N城負責治安，三腳校長負責教育，街長負責役場行政。原是河水井水各不相干。怎耐皇民化運動是天皇御令，把他們纏作三位一體似的。甚至死忠愚忠地硬拼到底，使出混身解數。基於武士道精神，他和三腳校長、呂街長等人密切合作。無形中，他們三人變成地方推行皇民化運動的三巨頭。川崎分局長獲得一個新的雅號叫作「三管鼻孔」（客家諺語，人的鼻孔只有兩孔，三管鼻孔的人多了一管，諷刺他多管閒事。）

川崎接到竹頭村派出所的電話，得悉劉黃迎親的行列有三十六個人佩掛木製武士刀，他大惑不解，他研究過台灣人民的風俗習慣，從未聞結婚助理人員佩掛武士刀的，這回可謂破天荒第一遭。「是不是要造反？」

正當他在苦思不得結果之際，桌上電話又響起

「摩西摩西，這是川崎。」

「這裡是民防指揮部，雷達警告太平洋上空發現米國飛機群，正向台灣飛來。」

「是的，五分鐘以內發布空襲警報。」

他不愧是受過斯巴達教育的警官，不慌不忙的寫上紀錄，命令警員去搖動電角，自己卻從容打開武器室，抽出一把小巧精緻的左輪手槍，拉開槍膛，擦拭、驗槍、裝填子彈，關保險，最後把它揣入懷中。

日據台灣五十年最大的驕傲就是警察出勤不用帶槍，即使捉小偷、捉流氓也是吼罵一聲「巴戞呀洛」就把歹徒鎮攝——像廖添丁那種是萬分之一的例外。他們治安的秘招就是摔柔道或擊打木劍。人怕粗魯鬼怕法。據說這種不帶槍的行規是嚮應天皇的諭令，要把台灣同胞當作自己本土的同胞。最終目的使台灣漢家郎歸化為大和族。

今天的情勢逼迫他不得不帶槍。他顧不了高竿不高竿或什麼分局長，什麼面子。竹頭村派出所傳報的三十六把木製武士刀，果真捉狂飛舞起來，可不是好玩的，沒有槍聲怎能鎮攝？闖江湖不怕一萬只怕萬一。他的外套內側口袋有個特製的槍套，往裡面一插，槍管向下，往外一抽，搶口向外。他把出槍的動作反覆演練。然後坐在寶座，安排今天的行動細節：保安組長留守，刑事組長駕二分之一箱車隨分局長到龜山村待命。

他提起電話聽筒，呼嚕呼嚕地搖動發報機：

「魔西！魔西，這裡是分局長川崎。」

「嗨！這裡是山本校長。」

「準備好嗎？」三管鼻孔竟然管到校長頭上。

「打狗州長官們和街長都到齊了。」

「等下有空襲警報，我們要照常趕路，趕在敵人飛機未空襲之前，到達龜山村的婚宴現場，去觀禮。」

（廿一）

農曆十月二日是阿文實現春夢，完成終身大事的吉日。東方山頭剛剛泛起魚肚白的朝霞，那些清早巡視農田的莊稼人預知今天有個秋高氣爽的好天氣，最近，戰事爆發以來，莊稼們展現超越祖宗的智慧察覺到；好天氣往往會有空襲警報。然而，劉文雄正是初生之犢，不理那一套。

阿文早已把空襲事拋出九宵雲外。他神采奕奕地扮演新郎官的腳色，一生最彩虹的剎那就在今朝。

嗩吶鐃鈸琴笛組成的傳統樂隊，啟奏攸揚輕快的結婚進行曲，在場的主角配角都感受到一股迴腸蕩氣的旋律而浮現安詳的微笑，娶親的行列在清晨七點已出發了，預定九點抵達竹頭村。

劉府上上下下裡裡外外洋溢著歡笑，十一點廿分，按照相命師排定的「喜事日課」，新娘下轎，被簇擁到劉家祠堂面對列祖列宗祭拜，鞭炮密集燃爆，濃郁的硝煙飛舞彷彿為結婚進行曲塗抹胭脂口紅，釀一股傳統喜氣瀰漫在祠堂內外，在大帳蓬下面六十張酒桌上。

地方上的莊稼們早已習慣了喝喜酒的作息表。只要瞧判日影，耳聞嗩吶樂音，就自然停止田間的鋤動，擦乾頭角汗水，洗淨身上泥垢，紛紛集合喜宴場。他們或許不很準時，但遲

到的機率很少，因為他們知道喜酒未上桌的那段時間，賀客們可以到洞房裡面去看新娘，精彩的好戲「鬧洞房」就這樣展開。

習慣上，男方親友或洽郎們設計各種禮節應對的花招去考驗新娘的應變能力就叫鬧洞房。新人的長輩們前來介紹身份，或考問上下聯的對句，然後說幾句合押韻的賀詞，領個紅包。晚輩通常是雙手捧菜盤呈獻檳榔、茶水等表示歡迎，或自我介紹或給新娘適當的稱呼，向新娘說句吉利的甜言蜜語。博取一個紅包。但是今天的空前絕後的鬧洞房不是長輩晚輩的紅包戰，而是佩掛木刀的洽郎們排成一列長隊進入洞房，在那種表演日本新兵入伍教育的操練。另一個佩木刀的扮演日本天皇表演各式小丑動作，引逗笑聲一波一波像漣漪傳播出去。

鬧洞房的洽郎們樂得捧腹大笑，站在新娘後面的劉文雄卻是坐立不安，汗水從額頭臉頰陣陣淌流出來。早上那股隨著嗩吶的高分貝衝雲霄的輕快已經凝練沉澱，好像過冷的雲層紛紛凝結為雨點，從他頭臉四肢分泌出來，泊泊浸濕了他的大和禮服。他的佩刀不再是光榮的標誌，而是一把沉重的累贅，他恨不得把佩刀甩脫，把和服甩脫，但是那僵硬的場面，左右為難的場面，他要三腳校長那夥人看到他的苦心孤詣，否則，兩面不討好，更難堪。

他兀自站在新娘旁邊，緊鎖的宇眉和兩邊嘴角向下刻出深深的憂鬱，原來俊美的長臉突然失去笑意而醜陋起來，微駝的脊背不知何時從他老爹的身後突然移植過來，他好無耐，很想開溜，卻沒有任一足夠睿智的親友知他心事，前來幫他製造藉口。

三腳校長帶著州長秘書和警長街長一夥六人準時趕到劉府，把天皇和州長致贈的賀婚禮品抬到新房。無巧不成書，他們正好趕上洽郎仿冒天皇的那齣鬧劇。眼看他們世世代代忠貞

膜拜的神聖偶像，瞬間被外族生番污蔑褻瀆，他們個個怒火高昇，暴跳如雷。警長下令便衣刑警去逮捕那個褻瀆天皇的洽郎—阿義古。

（廿二）

便衣刑警走進洞房，向新娘鞠躬，向頭戴天皇帽的阿義古出示證件，叫洽郎看新娘。刑警閃電出招，一記漂亮的過肩摔把阿義古扔出洞房門外。刑警蹤身跟出去，取出手銬，栓住阿義古的雙手。

其他看新娘的洽郎們默契來電，不約而同抽出木刀急衝出洞房外，舉刀直砍刑警的天靈蓋。他們的勇氣像堵塞多時的洪水，過肩摔正好摔脫了閘門，洪水趁機迸出，飛奔而下，一場災難不可避免地惹開了。

警長眼明手快，掏出手槍。

「砰！砰！」

兩個持木刀參加打架的洽郎應聲倒地。

「不准動，兩手舉起。」

三腳校長一夥人帶著長官的結婚賀禮，冒著空襲之險趕來見證婚禮改革，不料變生肘腋。

還好，他的殺雞儆猴的兩槍管用，受傷者倒地淌血，肇事者頓時呆若木雞。

刑警招來助手，逐一把肇事的洽郎戴上手銬，牽到箱型警車裡面，一一扣押，共扣押了三人。

現場凌亂，人潮的視線匯集於地上那兩個中槍的洽郎。警長的槍口集合一切指揮權，他叫街長到車上抬擔架，把兩個中槍的洽郎抬到警車，扣押起來。

劉老爹此時正在著急催廚師上菜。

現場的指揮權從劉老爹的手上移轉到警長的槍口，造次間，又轉向天空越吼越兇的米國飛機。

嚮起電角的那刻，只有一架高空飛行器，從台東橫越大武山，直奔大高雄。它在高空飛行，慘遭空襲轟炸的老百姓已學知：那種飛機不會丟炸彈。

其實他們知其一，不知其二。那種高空飛機有一種望眼鏡，叫做鷹眼，可清楚的鳥瞰地面的一草一木。它從容悠閒在高空飛翔好像山腰盤旋的老鷹，把它搜視的地面情況，詳細送到米國航空母艦的指揮官。

「哈囉！鷹眼呼叫貓熊，貓熊，聽到請回答。」

「哈囉！我是貓熊，請說話。」

「鷹眼發現目標。」

「什麼目標？」

「日兵在翠屏山山麓，東經××，北緯××，集結活動，靠近高雄州北緣山丘行動可疑。」

「目的物是什麼？」

「行軍帳蓬已架設完成，軍車三輛，約一個連隊。」

「還有其他裝備?」

「人員個個帶武士刀，兩人一組扛著彈藥輜重物。」偵察機報告。

「鷹眼，恭喜你，指揮官說要給你記功。」

（廿三）

警長手槍的威力逐漸衰退在機群的咆哮中，低吼的B廿九轟炸機好像法國號低音大喇叭，尖銳嗓門的戰鬥機猶如小喇叭，它們正在高空舞台演奏混聲交響樂，清晰傳來逐漸逼近的吼叫，彷彿冒金星的怒獅張牙舞爪，直撲龜山村的喜桌上的大帳蓬。

等候喜酒上桌的賀客們紛紛逃離酒桌，朝帳蓬外面的稻田圳溝找隱蔽，專程前來驗收皇民化推行成果的三腳校長一夥人眼看情勢不對，也跟著群眾疏散。唯有警長作威作福指示刑警將鬧事的治郎押上囚車。

劉文雄目睹今天突發的種種意外幾乎日不暇接，鬧洞房的治郎冷嘲熱諷簡直把他高架在刀山，刑警的過肩摔和警長的槍聲又把他拋入油鍋。他朝朝暮暮盼望的新婚美夢竟然被倒行逆施地推入地獄。目送親友們紛紛作鳥獸散，他尾隨兩步，送行也不是，挽留也不是，失望的癡眼直往蒼天掃視。他看到即將來訪的劫數：

「哎呀！不得了，機群在南方正朝我們頭上飛來。」

他雙腳一軟，失去奔逃的能力，只好瞪眼乾著急。他瞧見三架巨型轟炸機，左右兩翼各排著護航的戰鬥機約六架，雁行有序，溯下淡水溪向北飛，到屏東上空的時候，突然闖出一群紅圓圓標記的零式戰鬥機。護航的戰機立即改變隊形，衝向來襲的零式機。轟炸機兩翼天

空頓成它們繞圈噴火的戰場，機槍答答，引擎鏗鏘，火舌閃爍，驚天動地，兩個小花僮被嚇得放聲大哭起來。

阿文聽到哭聲，從軟腳愣呆蘇醒到現實，趕緊招呼新娘、花僮、伴娘秀蓮等人往洞房後門疏散，他解下佩刀，蹲下來，用刀柄敲挖後門地板上的一塊大石板，那是三天前剛竣工的防空壕入口。掀開石板，出現一條窄小的土質階梯，直往室外下沉，沉到防空洞。

阿文一手一個抱著小花僮，戰戰兢兢爬入地道。秀蓮抄起新娘的拽地的長裙，緊緊跟著爬下去。他很快安置新娘一夥人，再爬上洞口，推手把大石塊搬回到洞口。

他剛剛爬下地洞的九個階梯，停下來喘一口氣，驟然一陣山崩地裂的劇震跟著「轟隆」巨響，把他們通通震倒跌在地上，土牆鬆落大把的泥土，玷污新娘子的皎潔皓白的霓裳。兩個小花僮受到生平未遭遇過的驚嚇，蹲伏在地上，像挨打的穿山甲，繞縮一團，秀蓮雖被震倒，還有震定力，造次間激出母雞似的情愫，展翅護佑著兩個小花僮。狹長的土質地洞突然籠罩著死寂的陰冷，恐懼瀰漫其間，把這個好好的安全庇護所染上濃濃的地獄色彩。

新郎悄悄走近新娘跌坐的地方，扶起來，幫她拍除嫁衣上的斑斑泥土。新娘手捧的鮮花也沾上泥漬，甚至她的玉彫粉臂也沾上泥斑，她赧然低語說：

「我想要把這白禮紗換下來。」

「按禮俗要穿到晚上茶會完畢。」伴娘忠告說。

「我看午餐喜酒吃不成，甭想喝新娘茶了。」阿文說

「泥土已從胸口彈進去，粘粘沙地好難受。」

「好罷，再麻煩新郎爬到新房拿件洋裝吧！」伴娘說。

（廿四）

從第一顆炸彈開花的十一時三刻算起，約隔五分鐘另一波的轟炸循環接踵而來，每一循環都由逐漸增高的機群馬達吼聲領導者，吼聲增高到極點夾帶呼嘯聲，爆炸聲，機槍掃射聲。房屋瓦裂樑折的聲音則跟著循環次數成正比地增加。機群吼聲呼嘯掠過屋頂後逐漸往北減弱，那減弱並不保證劫數已過，它由北方繞圈左轉出海之際，在舊城軍港投彈，再到南方，吼聲由南方開始增強，沿下淡水溪再登陸，到屏東調頭向西，飛越龜山村上空。彷彿纏鬥流血的狻猊回蹲在攻擊點，重整它猙獰的面目，又再張牙舞爪地撲殺一陣。

阿文、秀蓮兩人幫助新郎脫下長禮服，換著洋裝。平常，如果飛機不來，這種卸裝工作都由新郎獨自在洞房裡面緩慢進行的。結婚是生命的分光鏡，透過這枝菱鏡譜射生命的彩虹，然而此刻，他們靜坐在斗室地洞裡，細數著循環轟炸的飛機聲，羅曼蒂克氣氛降溫到冰點，新娘的美豔嬌媚變成脫水的花瓣，新郎的挺偉英姿萎縮成標本蝴蝶，在小花僮和秀蓮的見證下，靜待死神的光臨。

轟炸循環聲逐漸複雜地滲上受傷者的哀號呻吟聲，滲上火苗飛舞的忽忽聲，恐懼的氣氛甚至傳染到地洞裡面，兩個小花僮不禁地哭泣，嚷著要找媽媽，秀蓮安慰她們：

「飛機走了，阿姨就帶你去找媽媽，乖，別哭。」

「飛機告訴你，他要走了嗎？」小花僮問。

「等一下飛累了，就會走的。」

「可是我現在好口渴。」

「等一下再喝好嗎，飛機正跟我們玩躲貓貓，我們如果出去，就會被它捉走那！」阿文施展對小孩說童話的技巧。

「阿姨，我要尿尿，要尿出來了。」

「我帶你去，新房裡有尿桶。」阿文答應說。

「我不要，我要阿姨帶。」

新郎看看手錶，十二點半，他想，難怪她們尿急，早上九點從竹頭村上轎，到現在整整三個半鐘頭，他推想到，尿急的不止小花僮。他說：

「我去把尿桶提下來，大家都可以方便。」

「大男人講話不害臊。」秀蓮揶揄他。

「我是一番好意，有什麼害臊？進水放水，進食物排廢物，牛羊人畜都免不了的。」

「你不知道規矩嗎？新娘是整天不可尿尿的。」

「呃！第一次聽到這種陋規。」

「祖奶奶規誡下來，新娘要忍到卸裝才可方便，如果不，則兆頭不好。這是女人間的秘密。」

「艾喲，什麼時代。陋規怎能當作預兆？我們師範學校教發展心理學的老師講人體發展的生理現象，排尿每兩小時就要把積滿膀胱的尿液排出，不然憋久了會罹患尿毒症，很危險的……」

「阿姨，我快要尿出來了！」

「來了！來了！我爬上去提尿桶。」

阿文急急爬上土階梯，頂開石板，在熟悉的地方找到尿桶，意外地瞧見西側廂房正在著火。

（廿五）

根據相命館排定的嫁娶日課，此時十二點卅分正是喜宴開席，新人在親友們祝福聲下舉杯暢飲的吉時良辰。可惜六十桌酒席被砲彈炸得東倒西歪，滿院狼籍，更遭的是劉府喜氣洋溢的宅第遭砲彈擊中，正在起火燃燒。

新郎橫遭這千古難得的浩劫，早已心神交瘁，他悚然震攝在這意料之外的悲慘世界。半小時前喜氣洋洋的賀客，半小時後變成砲灰，即將上桌的酒菜瞬間頓成滲和人肉的佐料，他還不相信這是人間地獄。

他驚懼滲半，仰望天空，探尋那投擲炸彈的飛機，會不會再來，及至瞧見飛機群溯溪北飛，他方慌慌然跑出新洞房門外，向眾人躲避空襲的圳溝田畦，大聲求救：

「火燒房屋了，救火呀…！」

「……」四週死寂，沒有一個回答。

他放開嗓門再叫：「救火哇！救命哪！」

「……」烈焰燁燁地舞動發出忽忽聲代答了一切。

他仔細看看喜宴場所；蓬帳東倒西歪，酒杯幾乎摔落。碎片滿地。屍體凌亂散佈在喜宴場和附近田畦圳溝，警長的車隊四輪朝天地冒煙。

阿文傻傻地愣在新房門口，他不是忘記救火而是不敢救火，比這更重要的是測定飛機會不會再來俯衝。他仰首望天，溯溪山北飛的機群早已遠離龜山村，三架轟炸機縮小成老鷹狀，在它兩翼護航的戰鬥機像小鴿子，原早那種頭尾噴火，盤旋斜飛的奇景不再，他們靜靜地排著整齊隊形，越飛越小，向東轉彎，進入太平洋。

阿文親眼目睹轟炸機飛出去，高興得心花怒放。也不管解除警報有沒有放，也不管行將波及祠堂的西廂大火，他跋腿狂奔，回到新房後面的地窖防空洞。

「秀妹，好消息，轟炸機飛走了。」

「好耶，我們可以去尿尿了。」小花僮天真地說。

「尿過了，回來跟著阿姨，外面火燒房子，很危險。」

「那我們怎麼辦？新嫁奩怎辦？」秀妹著急地說。

「妳們兩位，一人看小花僮，一人到新洞房把衣料貴重物品搬到地窖。」

「我們就枯守地窖嗎？」秀妹忘記她是新娘了，說話越來越不客氣。她好像很焦慮於外面的災情。

「爸爸說，這是他精心設計給您的，全家最安全的秘室，以後妳內急或坐月子遭到外面劫數，就躲在這裡。」阿文繼續說：「我出去招乎洽郎親友，救火救人。」

早晨是轎夫樂隊簇擁的新郎倌，中午竟成為荒野廢墟的救火指揮官。他跑到屋前屋後，田畦圳溝呼叫生還的夥伴。顧不得地上血漬或碎屍，他嘶聲大叫：

「救火啊！飛機走光了，快出來救火哇！」

阿文掛在嘴上的喇叭型手掌叫到呼天蒼地快要絕望的時候，水圳裡爬出兩個水淋淋的洽郎，阿財和阿炳古。

他們一時相對無言，面面相盱，恍如隔世。

「救火要緊哪！」阿文打破呆愣，打著狼狽和服上沾滿的泥污說。

「救人第一，那麼多傷患在流血哀鳴。」阿財說。

「這樣吧！阿財哥到役場向衛生所、民防隊求救，阿炳哥跟我留守現場處理大局。」

（廿六）

阿財跨上新郎的富士牌單車，飛奔役場求救去了。

阿炳古和阿文呆站在喜宴場，著火的廂房正好在祠堂西側。祠堂東側的廂房就是阿文秀妹的新房。現在火勢越燒越猛，西廂房已遭火海吞噬，早晨在拈香祭拜列祖列宗的祠堂即將被火海波及。

燁燁火舌在著火點上空扭腰甩頭，舌尖的濃煙高飛入雲，不啻火山爆發，只差沒有紅色岩醬流出來。

因為溫度上升造成的空氣流動，呼呼作響，阿炳古告訴阿文說：

「聽！火神在發怒，在懲罰罪惡人間。」

「罪在日本矮腳鬼子，怎不去燒他的家？」

「有哇！你看！警長被燒死在翻倒的汽車輪軸架上，三腳校長也被燒死在酒桌下。」

「那明明是空襲造成的，那有什麼神。」

薰燒的焦味隨著火風，飄打在他們的鼻孔，臉孔，火屑飛沾在他們的漂亮禮服，泥漬沾污了阿文的大和長袍，阿炳古靈機一動：

「你的大和服怎不脫下來燒掉？」

「可是……」

「可是什麼？燒掉大和禮服，燒掉武士刀，燒掉天皇的符咒，我們還是漢族的我們！不好嗎？」

「那是皇帝的恩典，你沒看到天皇的親筆字，墨寶喂！國寶級的呀！」阿文辯說。

「哎喲！你在回到新房仔細看，天皇的畫和州長的、校長的，筆跡都相同，九成是州長秘書假造的。留下來，人人看見都會恥笑的。」

「光憑你我肉眼太平凡，看得準嗎？我說是天皇親手寫的，御筆耶！」阿文有點捨不得。

「拜託你別在執迷了，到新房找秀蓮、秀妹再鑑定一次，讓狀元的孫女鑑定，可以嗎？」

「也好！」他們邊爭辯，邊往地窖走去。

「先脫下和服吧！反正三腳校長那夥人已看過了，他們也中彈死光了。脫下來，撲滅火勢最方便，也最要緊。」阿炳古臨場機警地敦促著。

阿文在洽郎協助下，脫下那藍色絲質的大和禮服，揉成球形，順勢用腰帶捆綁，往西廂

房的火海猛力擲去。

望著熊熊烈火，阿文感慨地說：

「如果這把火可以燒掉日本鬼子施加於台灣同胞的桎梏，我家今天所遭遇的劫數也都值得了。」

阿炳古努力安慰今天的烽火新郎說：

「人生在世，貴莫貴於隨緣。今日慘遭火海，但是你我還活著，新娘子還在，客家文化的風俗還在，還是大幸了。」

「阿炳哥，我今天才領略到您偉大的內涵。」

「阿文，我唯一怨嘆的就是生錯時辰投錯胎。」阿炳古自我感恨地攸攸自白：「讀的私塾古文，失去當日語老師的資格，這四十多年以來，三等國民的教訓啟示我：認識時務為俊傑。環境轉移意志為懦夫，意志轉移環境是好漢。我們做洽郎的敢佩掛木頭長刀，理由在此。」

「佩服！佩服，這種精神好像是印度聖雄甘地的嘛。阿炳哥，原來你們的木刀也是有典故的。」

「豈止典故，還驚天動地耶！」阿炳古滔滔說：「今天跟木刀巧合相生的火災，也許是千年難得一見的奇景。也許現在就是台灣多年劫數的轉捩點。焚毀大和禮俗的歷史好漢就非你莫屬了。」

「文哥……」秀蓮氣喘吁吁地衝出來，好像銜著秀妹的焦慮：「地窖已塞滿了嫁奩，新

房裡面還有大堆的衣物怎麼辦？火快要燒來了。」

「我們到洞房去看看。」

阿文拉著秀蓮，阿炳古魚貫衝入早晨才充滿喜氣的洞房。

秀妹早已卸下新娘長禮服，換著洋裝，汗流夾背，帶著二個小花僮，來回奔跑於地窖和洞房之間。瞧見人群進來，她們停下動作，愣在一起。好在阿炳古替阿文出主意。

阿炳古沉著穩健地說：「役場的消防隊諒必快到了，衣物搬到禾場空地，天皇御賜的禮物搬到西廂火海去燒，然後去廚房找劉老伯和伯母他們。」

單車失竊記

民國三十八年，我以上等兵機槍手的任務駐守金門古寧頭的海防碉堡。有天晚上，退潮的海灘上出現大批的共軍，他們跳下漁船，挺著濕淋淋的裝備和滴水的衣褲，像螞蟻那麼多，直奔我們的碉堡。班長傳來「開始射擊」的命令。我就臥姿射擊的要領，扣板機。

「達達！達達……」

一串串皮帶長的彈夾射空了，我不斷地叫我的助手，一兵阿海仔供應新彈夾。

經過二天一夜的激戰，我不知殺死多少來犯的共軍，也不知道肚子餓，一直扣板機，扣到流彈打中我，昏倒不醒，機槍被助手阿海仔接管。

第三天醒來，我發現躺在白色和綠色世界。那是野戰醫院，醫官安慰我說：

「好同志，辛苦啦！感覺怎樣？」

「我的伙伴們怎樣啦？」

「打贏了，上級長官很誇獎你們。把你們調去整編和休養。我是你的醫療負責人，感覺怎樣？」

「還好，但是腰脊很僵硬，想動卻動不得。」

×××

住院三個月，大小傷口都癒痊了，就是腰部脊椎骨不能彎曲，不能伸展。

轉診，從野戰醫院轉到台北榮總，折騰半年，大小手術做過三次，僵硬的腰脊還沒軟和。

這樣遙遙拖下去，我會發瘋的。

「怎麼辦？」我趁著醫官來巡床，連珠砲地問他。

「兩個選擇，申請公殘退伍，或者再開刀。」

我躺在床上過了半年的生活，感覺如活在監獄裡，因此打算退伍出去，找江湖跌打損傷的師傅治療，試試我的命運啦！

又一個半年，我奉准退伍。

在熱情戰友的餞別宴中，我找到退路；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為我安排在台北郊區K初級中學當工友。

我工作重點是清掃辦公室和外跑郵局、教育局。好心的導師為我安排兩個值日生幫忙掃地，更幸運的：校方購買一輛嶄新的腳踏車供我代步，當時一輛新單車等於低層公教薪水三月的總和，而街上只有公共汽車和行人的情況下，有輛腳踏車就勝過於今天的轎車。

×××

月考後的某天，我奉命出公差，前往郵局寄掛號信。天氣很熱，我急於辦好事情，回去校園乘涼，單車忘了上鎖，就衝進郵局，五分鐘後出來，赫然發覺單車不見了，我大驚失色

左看無影，右看無蹤，急得滿頭大汗。

這宗意外失車案，把我窘住了。我回不得學校，走投無路，如果是敵人來犯，我頂多冒死扣動板機。可是現在，這個見不到蹤影的壞人—小偷。叫我愣住了，我怎麼辦呢？

後來，我垂頭喪氣地步入派出所，向警方說明案情，他們囑我回校等候通知。

我懷著忐忑恐懼的心情回到學校，向校方報告單車失竊的經過，雖然總務主任諒解，同事卻在背後指指點點：

「誰相信他的鬼話。」老工友阿花跟女同事說。

「他大概看上阿珠，要弄一點錢充闊，把單車當押，回來謊報失竊，當過兵的人，鬼點子最多了。」另一個老幹事阿滿小聲地說。

他們的流言蜚語傳入我耳中，比刺刀穿胸還要心痛。我把握當時機會，在出差購物時認識了女店員阿珠，幸運之神大概要補償這古寧頭之苦，使我獲得阿珠的青睞。我們的戀情進行得很順利，常常在夜晚阿珠打烊後，兩人在校園裡散步幽會，現在傳來這種流言中傷，我恨不得打死那些中傷毀謗我的阿花、阿滿。

萬籟寂靜的秋夜，我與阿珠並坐在操場司令台的屋角，兩人相依相偎的談心事。

「阿珠，我上次給您下跪求婚的事，您忘記了嗎？」

「沒有啊！我也是很喜歡你的，可是，我媽媽說—」

「說什麼？」

「要按照規矩！」

「找媒人來提親。」

「好，這個我辦得到。」

那夜，我們笑得好開心。

次日，我下班就去拜訪阿珠的表阿姨，拜託她爲我作媒。她說要準備八千元訂金，其他細節她會安排。

「可是我一個月才三百元薪水，那來八千？」

「免煩勞！標會就可以解決的。你拿月薪的一半出來標會，一半買菜養家就夠了。」

「那不是負債嗎？」

「不是啦，大家都這樣做的，你怕什麼？」

★★★

當夜，我約阿珠到操場上。告知她我因單車失竊被同事懷疑，心情不爽。想要把退伍金六千元先買單車賠給學校，剩下的作訂婚聘金，不夠的話標會應付。

「傻瓜，你已向警察報案了，誰敢懷疑？校長嗎？」

「不是啦，同事的閒話才難過哩！」

「腳踏車是校車，校車是公家財產，警察是公家證人，你不必自掏腰包去賠那失車。」

「我個性喜歡光明正大做人。」

「一輛新車要三千元呢！你的薪水三百元，算算看。」

「我已決定這樣。」

「你如果不聽我的話，以後我嫁給你還有什麼希望，嗚嗚……」阿珠嗚咽著。我們這晚鬧得不歡而散。

翌日，我毅然，咬緊牙關，忍痛領出退伍金三千元，往車行購買一部新車賠還學校，總務主任簽收我的新車，宣佈我的功德，終止了同事們對我的毀謗，也得罪了我的戀人—阿珠。

從此我變成了白天快樂，夜晚流淚的孤獨人兒。夜夜徘徊在校園操場，希望阿珠能重回我懷抱。

我失眠，耐不住失戀的痛苦，去找媒婆。

當初是阿珠示意，叫我去拜託表阿姨的，或許阿姨可以爲我排解這次愛的糾紛。

「阿姨！有沒有去阿珠的家？」

「去過了。」她冷冷地說。

「訂婚的事，不是說由你安排？」

「時代不同了。」

「不是說好：按照規矩嗎？」

「阿珠說，你不聽她的話，以後夫妻很難相處，所以叫你死了這條心，以後不要再提這檔事了。」

事經半年，大家都已忘淡了我的失車和失戀。

有一天，學校突然接到警局通知，說竊案已偵破，請校方立即往警局認領失車。總務主任親自把失車認領回來，報給校長。

至此，水落石出，案情大白。我的誠實和犧牲獲得同事們的贊賞和校長的信賴。

翌年，我被戳升爲總務處事務組幹事，並且獲得女同事的青睞，第二次戀愛從此展開。

因誠實而因禍得福。

劉老闆捐心

劉老闆駐進高雄市某大醫院已半年多了。剛躺上病床是因糖尿病，醫師診斷必須住院等待機會換腎，醫學術語叫作「腎臟移植」。

他是高雄縣靠近阿里山脈南端一個小鎮客運汽車中點站旁邊雜貨店主人。三十年以前，台灣寶島還沒有福特喜美豐田等轎車工廠，裕隆牌加上大巴士構成當時交通主流角色。他兼售客運車票，收入不下於今日的中油加油站，何況還有雜貨店的收入！

那個時候只有公教保險，勞工保險正在籌劃，環境沒有賜他享受被保險的機會，如果他沒有經營雜貨店兼賣車票，他只得比照一般農民，躺在山下小鎮的家等待進棺材了。發病那年他才度過五一歲生日。喝飲壽酒，連醉三天起初以爲酗酒睡畢就沒事。但是三天過去，仍然四肢無力，常常口渴、多尿。草藥仙丹吃了個把月，沒有說什麼。他感到恐慌，夜夜夢見勾魂使者在床邊虎視眈眈地瞄準他。這時他不得不把店務經理大權交給老妻。自己長路迢迢來到高市這所大醫院。

記得初診那天，醫師檢視他浮腫的雙腿和視線。

「眼睛張開，看這裡。」醫師隨手指著牆上的字。

「閒……」他支吾結巴地拉長那閒字。

「模模糊糊是不是？」醫生接著說：「要住院治寮，病好了才可以回家。」

其實，醫生只說了三分話，留在腹內的七分眞話才是恐怖：如果在三個月以內等不到腎臟的捐贈者，劉老闆回去賣車票的事只好等待來生了。

他躺在四床一室的白色天地間，室友們都是等待器官移植的重症患者。王叔叔，高瘦黝黑，年屆五十，自幼失明，吹哨吶爲生，自從錄音帶興走時髦之後，他失業，孤單，鄉公所把他列爲貧病無依的一級，由社會救濟金資助住院。邱大伯六十八歲，是肝病患者，他的肚子凸起來，醫師說那不是發福的肥，而是腹部積水，漲病時用藥，用藥之後不斷地排尿，藥後不到三小時又在床上唱起哀歌。尿急不能自理，只得在哀歌中吆喊呼救看護：「阿英，阿英。」叫人不忍心去想像下文。還有一位黃大叔比劉老闆小兩歲，心臟病末期兼狹心病，最近病情惡化，狹心症發作時臉色蒼白發青，冒汗的額頭好像在三溫浴的烘乾室蒸烤出來的汗點，粒粒大如豆。他平常愛說天笑地，病發時候就靜如割斷脖子的雞，只會發抖。病友發覺異狀就爲他按鈴叫看護。他們都不約而同地私下默禱，希望捐贈器官的人快快出現。

問題不能解決就釀轉爲難題，器官移植是存在他們病友間的問題，但找不到捐贈器官的人倒成爲難題。正在接收西方科技文明的寶島民心，看似開放，如經濟開放、工商開放、性開放。但是提到捐贈器官則開放的人頓成鳳毛麟角。這所位於十全路某醫院是南台灣最具權威的醫寮中心。每天因意外傷害而被送到急診室的重病患，多如過江之鯽，這些魚有的被救活，逃過一劫。有的回天乏術，被車運到太平間。這些人按照開放仿西風的作爲應該很願意

捐出器官救助需要者。醫生也曾向家屬們哀求苦諫。

苦主們大同小異的搖頭：

「他才被撞碎頭骨，您們又來要他開膛剖腹，叫他怎樣通過地府十殿閻王的審判？」

等待的日子越拖越長，劉老闆的心情像陰晴圓缺的輪迴月。掠過的陣陣思緒激起當年片斷往事。他的臉原是橫寬縱短的獅面型，皺起眉頭，配上短鼻樑，短額頭，越看越像一頭伊索寓言裡頭受傷的獅子。

一天早晨，醫護人員病房巡視剛剛過去，心臟病的黃大叔說：

「假使有人願意臨終發慈，捐心救我一命，我願害善待他如親生爹娘，他眞是我的再生父母。」

「我也是，另外再加一條：終身吃素唸佛，爲他祈求超生，做法事懇求閻王判他來生封王封相。」等待眼角膜移植的王叔叔當年爲民間婚喪喜吊吹奏古典樂曲，見聞比較盲從迷信。

劉老闆則二話不語，他在商場見到的現實人間太多太清楚了。一輩子所見所聞，只有韓老爹使他感動，韓叫他的小學五年的長子韓仁到店裡買年貨，韓仁提著大包年貨，抓著零找錢走後約半個時晨回來。

「我爸說這是多找的，還給您。」韓仁把錢捧上。

「啊！好的。謝謝您。」

他想：那個韓仁也眞愚憨，眞像他老爸，小鎭裡三千多戶人家，只有韓仁父子使他終生難忘。那種不貪外財的義氣使他折服。劉老闆日夜思考，躺在病床上唯一還能越超傲氣的是什麼？除財富以外有什麼可傲視鄉里？

次日（63.12.26.）醫院醫寮隊仍按例巡視病房，走到劉老闆的病塌前，他目光如夏夜星閃，凝視著那些白色隊伍。

「今天好一點了吧！」住院醫師見他目光如炬、神情奕奕。

「你們來得正好，請見證我說的話。」

「我們在傾聽著，那裡不舒服？」醫師微笑著問。

「沒有不舒服，我很好。萬一……唉！人生總有一天要永別的。請把我的器官捐給旁邊的室友。喪葬法事的禱詞加上一條：我因救人而被開膛剖腹，有醫師爲證，祈求閻王不要判我冤獄。」

次日，劉老闆的腎功能到電腦顯示器的指針歸零，醫師知道尚有其他器官會陸陸續續從儀表上歸零。他們在進行神聖的職務。

劉老闆的行程表簡明有序：加護室，手術室，太平間，劉家祠堂，法事唸經超度，公墓，入土，做七，圓七。

攸攸三年，春風秋雨洗禮如斯，凡塵夢已消失無蹤。

依照當地風俗，孝子孝孫們要把土葬的故先祖撿骨遷置在一座新建的永恆陰宅叫作風水。劉老闆的風水被籌建得特別宏偉堂皇，百坪建物。雖然比不上印度的塔琪瑪哈爾或埃及金字塔。但是在窮困的農業時代，已夠風光體面了。若非當年同室病友的贊助，任何一家紳仕

富農都付不起這龐大的開支。他的墓前經常擺著鮮花，據說是當年他的同室難友獲得重生以後，輪流奉獻的。

他的墓碑與衆不同加註一行鐫刻：「呈報地府閻王，劉氏陰魂生前捐心救人，開腹取臓乃爲助人善行，乞請核判他超生爲優等富貴者。陽世辯護律師乾坤大法師敬呈。」

靈犬傳奇

我是隻絜毛皓白的幼齒土狗。自從娘胎出世剛滿一個月，媽咪就用咱們的母語告訴我兩兄妹說她對我們的愛堪與日月山河那麼固定不移。只是狗世界傳統規定：滿月就得斷奶，得食用主人供應的肉塊。保衛主人的家，娛樂主人的幼童，更重要的是吠責一切陌生人。反正媽咪跟我們一起生活，有樣學樣，看她臉色行事準沒錯。

我們的主人是兩腳怪物，頭頂無毛口耳周邊有毛，肚子挺凸圓胖。每天來供應肉食總是免不了把我們折騰一頓。他手上亮起一塊叫一聲「貝蒂！」，媽咪立即翹尾扭臀擺腰走上去，向主人跳著說：「嗯嗯！」主人點點頭也唔地一聲把肉片丟給媽咪。第二次再亮起肉片叫聲：「長白！」我模仿媽咪的動作搶步前衝，不料那兩腳怪物在我頭上捶一拳。「該因」叫一聲，亮翹的小尾應聲落夾在小屁股溝內。主人再叫長白，我大哥衝上去搖尾作聲，得到肉片。最後主人亮肉叫聲「迷你白」，不准媽咪和長白妄動搶食，我惴惴然拖著半翹的尾巴爬上去，他把肉片放在我口中說：「迷你白，好乖。」

從此我知道：除了學習自己的母語「汪汪，哼呣，該因」之外，還要學懂兩腳怪物對我們使喚的那種「主人的語言」。主人給我定名「迷妳」或「迷妳白」，叫我的大哥「長白」，媽咪「貝蒂」。

不耐煩於這種唱名發肉片的遊戲，我一看到那新鮮芳香的肉片就禁不住直淌口水，擋不住的衝動天性我忘記遊戲規則，以致挨打受辱。晚睡時，我匍匐到媽咪的懷抱裡，再吮吸她的酥柔圓潤的奶頭，她盛怒地吼斥一聲，我不禁淚眼汪汪地向她哭訴：

「媽咪！我天天都渴望重溫吸奶的甜蜜歲月，而不是兩腳怪物倒胃口的折磨。」

「乖寶寶！」媽咪慈祥地解釋：「兩腳怪物是祖宗八代之前註定作咱們的主人，要愛主人如同愛自己。你可知道女主人生下小主人的第二天，立刻把澎脹多汁的雙乳緊緊包封，注入退奶藥，使小主人吸不到人奶。比起他們，媽咪已經夠仁愛慈祥的啦！」

我們的窩在外雙溪一所大學和電影製片廠中間的山麓田野間。主人住的新別墅，我們托主人洪福住個別墅窩。

黃昏閑暇時，主人聚集在客廳看電視，媽咪常常趁機帶我們到別墅周邊田畦間溜達。媽咪向我們透露：我們的祖先們常常在這廣柔荒涼的旱田獵兔子或捕捉田鼠。當時的兩腳怪物很窮，供不起肉片不算，還要爲咱們祖宗搶奪獵得的田鼠或野兔。

現在環境不同了，主人賺大錢，拆掉舊屋改建別墅。在荒野的田畝上建造一線長長硬平的大跑道。讓群群隊隊的大爬蟲在那裡飛奔，據說那些大爬蟲就是爲兩腳怪物運送肉料或其他食物的。

我們溜出別墅，向東邊山麓田畦間竄跳追逐，模仿祖先們獵捕耗子或兔崽子的動作：用鼻子嗅探地洞，用爪子去挖掘。蹲伏在洞口。然後放足狂奔，假想獵物逃脫向山涯深坑逃竄。跑得熱火悶毛，張嘴把舌頭吐得長過尾巴。把皎潔的絮毛玷污得泥灰斑黃，狼狽骯髒。口渴了，想要尋水源，媽咪領導我們朝底窪的地方探搜。越過條條田埂，越過乾涸小渠，越過大跑道，閃避跑道爬蟲，終於來到清泉潺流的外雙溪。

媽咪說：溯溪上行，經過故宮博物院，可達遙遠的深山，往下游經過電影製片廠可以通淡水河出海。咱們狗界追逐一點點小地盤，就夠了。深山是豺狼虎豹的地盤，海是魚鮫的故鄉，那遙遠的危險等於沒有危險。目前最危險的就是飛奔在大跑道的快速爬蟲，它們是祖先未曾見識過的恐怖怪物。看來咱們一家人合力咬死一隻爬蟲都很困難，更遑論那成群結隊的系列？

抖落沾在毛皮的泥灰汗漬，喝足了冷冽如冰的溪水，我們拖著疲憊的身軀，踏著茫茫夜色，摸黑回家。

爬上河堤，向東奔越大跑道的剎那，我驀然感到地面有急遽的震盪和隆隆的魔音，由遠而近衝向我們。大家不約而同拔腳急馳。媽咪和長白在我前頭相隔只差一個頭，我迸發吃奶腳勁向前衝，媽咪過去常挑剔我擺臂扭腰太柔弱，跑起來會吃虧，叫我切記改進，現在來不及了，大甲蟲像閃電妖魔向我左側身體橫擊過來。

「吱吱！唰！」大甲蟲凌空截斷我的飛奔。

「該因！」我慘叫倒地，痳痳地喪失感覺。

不知過了多少世紀，我甦醒過來，感到遽痛和痲痺交互刺激著我的後腿。我想要回家，嘗試划動四肢，但是兩條後腿已經不聽使喚，軟綿綿地癱瘓在大跑道的硬殼上，血絲密密麻麻從兩條後腿的毛孔滲透出來，染紅皓白的絮毛，把一條硬冷青灰的大跑道染繪一小塊狗熊

似的圖騰。

我強忍遽痛努力爬行到馬路邊。回首傷心處，剛才把我壓噬成傷的那隻大甲蟲早已逃匿無蹤，但是陸陸續續還有許多大甲蟲來回馳奔在大跑道上，他們避開我血液染成圖騰的受傷地點，路邊的蟋蟀爲我吱吱哭泣，天上的星星不斷地閃漏淚光。

夜已深沉，我的痛苦比黑夜更深。痛得彷彿被大野狼獵捕去活活分屍，被壓碎的兩條後腿血毛模糊地淌著血絲從圖騰點到我匍匐路邊現場染繪兩條血蹟斑斑的虛紅線。不僅痛得椎心，幾乎血被流光，身心虛弱，無力呻吟了。

媽咪終於採取行動，她張開大口，含咬我的後頸。我以爲被殺死了，一陣昏迷再悠悠醒來，才恍然大悟道媽咪表現她祖傳的傷患搬運的秘招，把我咬回到別野窩。

療傷臥病的歲月漫長難過，生活被栓鎖在刻板的痛苦中。過一天彷彿過了一世紀。血毛交纏的後腿開始潰瘍化膿。破碎的臀部阻塞直腸口和尿道口，每天大小便就是痛苦的最高湖，好在媽咪扮演醫師的角色，用祖傳秘方來治療我的傷口。然後唔唔地對我說悄悄話：

「妳的傷口一定會痊癒的，笑一笑吧！寶貝！」

「妳怎麼知道呢？媽咪？」

「祖奶奶傳說：用舌頭舔舐傷口，可以消毒。新生寶寶吮吸奶水可以增強抗力。你已具備這兩條件，所以妳一定可以活存下去，笑笑吧！寶貝。」

「這樣說，我可以放心囉。」

媽咪的安慰和鼓勵有時也敵不住現實生活的殘酷煎熬。主人雖然很喜歡我們，但對我的

傷口束手無策，每天來巡視，丟下肉食就走開。長白就趁機搶走我的一份。自己的親哥哥竟然貪婪殘酷超越他的主人。

約過了兩星期，我的傷口不再流血流膿。綻肉破皮的後腿長出新毛，但是兩條後腿不聽使喚，不能站立也失去感覺。小主人偶而把我抱起來仔細端詳，然後加一句新的稱呼：「殘障白」或者說：「殘障迷你」。甚至譏諷說：「妳的小屁股被噬毀了，以後生不出狗寶寶了。」

有什麼魔法可以撫平這絕望的深坑？

一天中午，綠衣人送來一封信。

女主人接到後，小心翼翼地剪開一看，是小主人的學校寄來的成績報告單。紅字很多，女主人越看越皺眉，臉色一陣白一陣青地暴怒起來。正在跟我們遊玩的小主人被召進室內，一陣吼罵傳出來：

「你怎麼讀書？國、數、自然全部紅字？只有工作，美勞是藍字，是不是玩狗忘了功課？」

「媽咪！老師說紅字不一定不好耶！」

「不你的大頭仔！以後放學回家先把功課做好，否則不可以去抱那隻殘障白。」

女主人擰拉他的小耳朵，好像要把他的頭吊起來，小主人痛得哀哀求饒，不得已放下手中的小寵物。

「不認眞做功課，我就丟掉小狗狗。」女主人說。

小主人悻悻地踅回書房，他的娘餘恨未消，揮鞭往我們窩裡亂打一陣，媽咪機警逃走，長白哥哥「該恩」一聲慘叫，也溜了。只有我這殘廢雙腿的可憐蟲，作了她的出氣筒。我每挨一鞭就「該因」慘叫，也不知挨了多少鞭，也許她的玉臂累酸了，也許我的哀號觸動側隱良知，她悻悻地丟下棍子走向室內。

帶著新痛舊傷，我拖著麻痺的後腿匍匐離開那恐怖的別墅。可恨的鞭子，可惡的大爬蟲，你們爲什麼剝奪我的平安的生活？我現在要到那裡去？

越想越惱，小主人的成績不佳竟怪罪到我身上，世界上還有公平嗎？一切禍根都得歸咎那隻毀噬我雙腿的大甲蟲。復仇吧！討回公道的捷徑就是復仇；解決惱恨的唯一爽快就是跟仇人決一死戰。大決鬥之後才有大快樂。

想通了，我突然覺得路燈膨脹爲大太陽，癱瘓的後肢突然飄飄入雲，不知不覺來到大甲蟲飛馳的大跑道邊，守在當日把我碾壓成殘的老地方，我想，我可以一口咬緊它的脖子，拚死不放，直到征服它。

來了！大爬蟲隆隆震地馳滾聲越來越近，我蹲伏在鮮血繪成的圖騰旁邊，上次血淋淋的創傷歷歷在眼前，一幕一幕地激起復仇的怒火。

「嘶！」我衝到大跑道上，準備向來車撲上去。

「吱吱！」

大爬蟲發出怪悶憋氣的擦音，霍然在我前頭停住！門開處，跳出一個氣急敗壞的二腳怪物；他很陌生，但我被這些意外嚇呆了，張口結舌竟然吼不出一聲復仇吠罵。

「他×的，找死也不要衝著我乾淨的車輪。」倒是陌生人反過來向我詈罵。並且把我抓得緊緊地。

大爬蟲緊急刹車尖嘯驚動了附近的住家和商店，他們起先探頭窺視，接著衝集到出事現場看熱鬧。

陌生人把剛才發生的狀況複誦一次，然後把我丟給旁觀者，坐上他的大甲蟲駕駛位，轟隆一聲開走了。

天下事不從吾願，連我殺身復仇的志願也被否決。我多麼陶醉於復仇。它助我忘記一切痛苦，忘記對我失寵的小主人，忘記搶不到食物的悲哀，忘記行走不良的醜態，忘記去勢的絕望。怕死嗎？一旦把死事豁開了什麼都好得很，日子變得雲淡風輕心飄飄。

黑夜再來，我再溜到大跑道旁便，面對昔日鮮血繪成的圖騰，咬牙切齒地自忖，跳上去，咬死它。

另一隻大爬蟲向我緊急剎車，同樣的叫罵又再重覆：

「這隻怪狗，在路等死已經第九次了。」

我不是等死，而是等著咬它的喉嚨，它們卻遠遠停在我的前面，好失望。我多麼希望它像第一次壓噬我的那隻大甲蟲，大家痛痛快快拼個死活。但是，二腳怪物爲什麼變膽小起來，眞想不透。

怪狗攔路的消息好像越傳越遠，我每次蹲伏在那圖騰路邊，就有人自動把我撿捉起來，送回別墅窩，甚至在半途田埂上拖著癱瘓雙腿匍匐的時候，就被抱回去。

有一天，一對白髮皤皤的老夫婦到別墅窩來，媽咪和長白高聲吠吼，眼見他們跟女主人坐進客廳。媽咪靜靜地躺在客廳沙發旁邊記下他們敘述的一點一滴。

晚睡前，媽咪悄悄告訴我說：那對老夫婦有個兒子約三十多歲，最近在高速公路遭車禍重傷。送到醫院急救罔效，臨終前向家人吐露去年前在中影公司附近馬路上碾壓一隻小白狗，生死不明。回家後跟朋友聊天，無意間得悉：壓死狗貓的車輛不吉利。他不幸應驗咒語。臨死唯一希望父母去探聽那隻傷狗的下落。如果死了，把它立碑；如果還活著把它收養，以消彌他的紅塵罪孽。

媽咪說：「不久的將來，你將會被新主人收養，並且得到靈犬的封號。好好珍惜臨別前的這夜吧！」

我們母子三體，很感傷地摟成一堆，躺在窩裡，仰望夏夜的星星，不斷地向我們閃爍。

新兵日記

六月二十日

那年，我剛剛渡過二十歲生日，吃蛋糕的賀客好友還沒散席。門板「篤篤篤」地敲著。我滿以爲賀客又來，高興地拉開大門，赫然一位穿制服戴帽子的管區警察送來一份要當事人簽收的特別禮物——徵兵召集令。

七月二日

在兵役課專人陪同下，我們一行同鄉同年的新兵抵達××營地，恰好趕上吃午飯，班長叫我們把行李放在儲藏室，把我排在第三排第一班，哨音響起。

「立正，向右看齊」掛紅彩帶的長官在整隊。

我傻傻地跟著排隊，一面在腦海中複習今天早上的行腳和旅途所見。

××營地在台灣北部海拔五百米的小丘陵地，我們搭公車出發，到K市換火車，之後再換公車，然後進入林蔭蔽日的山路，終於在山崗小平原停車。一個比四百米跑道大約三倍的廣場。

我們由廣場出發向西北走約十五分鐘，到了今天排隊吃飯的營區，值星官介紹說是「信義營區。」

「現在出發往飯廳走，要注意步伐整齊。一踏左腳，二踏右腳。聽我的口令，『齊步走！』」

「一二！一二！」

我以爲到了飯廳就可以像家裡一樣自由自在取食，不料那頓飯卻是最吊胃口的規矩：坐椅子只準三分之一接觸板凳，喝湯不能有呼嚕呼嚕的聲音，吃飯要把飯碗送到嘴邊，不可低頭，挾菜時筷子要跟身體成九十度伸出，到菜餚上空九十度下降取菜，再循原方向送到嘴唇。士官長沒有下令，不得開動。好容易折騰半天，口涎都乾了才吃午飯。值星官在離開飯桌前宣布：

「今天中午吃飯禮節不合格的同志，飯後留下來，不可出去排隊回營房。」

好惱人，我的名字竟然也在榜上。

我打算吃過午飯，利用午睡的三十分鐘，溜出去打電話給阿桃，說些悄悄話，現在一切都完了，泡湯了。

連長指派一位老士官給我們上一課「吃飯特別教育」他叫我們一夥的八個人重新坐在飯桌旁。他開口：

「認眞聽好，你們今天最大的缺點就是吃飯低頭，以口就碗，其次是喝湯出聲音。」

老士官看我們傻愣愣地呆在那兒，改用較溫和的口氣說：「現在把桌上的碗筷拿著，手上升到與口平行，再垂直轉彎到嘴唇，頭部和頸部不得前彎。我數一、你們拿碗筷，二你們手上升，三收手到口，四碗碰唇。」

老士官說完，自己再示範一次。

「看到嗎？現在跟著口令做動作，一、二、三…」

不及格，再做一次。

等到我們八個弟兄全部及格，三十分鐘已經飛逝了，回到寢室，大夥躺在通鋪上呼呼入睡。沒幾分鐘就要起床了，我的腦海波浪似地閃現那滑稽的一二三四…。乾脆去打電話吧！

「吃飯就吃飯，偏說什麼開動，還有那些以碗就口，什麼ㄨㄚㄍㄜ，我眞不習慣哪！」我先給媽媽抱怨一陣。

「媽媽雖然沒有當過兵，在中學時代曾聽老師講遇國際禮節，只是沒有傳授給你，害你今天吃到苦頭。但是沒關係，將來你可以在國際社會上通行無阻，吃來吃去，好像棋盤的俥，橫打直通，很好吔！忍耐吧！兒子。」

「說的是，認了。」

七月三日

大清早，起床的號角割破了長空。

值星官的哨音立即震動長廊整個寢室：「起床。六點十五分穿一號制服，帶板凳在連集合場排隊。」

一陣騷動，世界好像霍然緊張起來。大家七手八腳在木板床上做出急遽的叮咚：摺棉被的，擦臉盆的，擦皮帶銅頭的，穿鞋子的，趕大號的。十五分鐘趕完的動作比住在家十五天的工作量有過之無不及。

上午出基本教練。光立正稍息齊步走，就教了一個四小時：「立正要抬頭挺胸」教育班長唸台詞似地說：「齊步要整齊畫一，好像俠士出劍，刷，刷，刷，蒼勁有力，立定。」

七月的炙熱早已把新製的綠綠制服染上白白條條的鹽漬，中飯幾乎吃不下，大夥兒搶看喝湯。然而挫拆接踵而來，值星官宣布：

「今天內務檢查特優的張智，李仁，康勇……。不及格的有黃狗，丘引，葉海等九名，吃過飯抱著自己的被包和棉被於十二點半到基本教練場集合。」

我又中獎了。理由是內務丙等，棉被摺得像饅頭。我從來沒有整理家庭內務，洗衣舖床掃地擦窗一切都是媽媽包辦，現在才覺悟到內務是自己的事，不能靠別人。

這次特別操是把棉被攤開，摺成豆腐型小塊，再攤開，連續做五次。做得滿頭大汗。在這大熱天的正午，被迫躺在熱地板，蓋著厚棉被。想想在家吹冷氣的日子，這個特別操眞是終生難忘。

七月六日

今天是入伍訓練以來的第一個星期日，大夥兒引長脖子互相打聽爲什麼還沒放假的消息。

早晨起來就被值星官設計好了，打掃營區環境，除草的，清臭水溝的，好忙。

三天的兵營生活我覺悟到：「沒什麼可怕。只要不被捉去出特別操，一切都還過得去。」

午覺醒來，睡眼惺忪感到內急了，匆匆趕到廁所去方便，突然廁所門口出現一個熟悉的

人影。

「啊！連長。」

我舉手張口，不知要敬禮還是要說什麼。自己感到猶豫不決。把那舉到眉毛的右手突然改作捉癢。

正在這一抓未抓的緊要關頭。連長已經還禮，而且還得正經八百，右手筆直，直起直落，好像在揮動指揮刀，我看傻了，腳步不由自主地跨過。

「葉坤海，過來。」

完了。我聽到走過頭的連長倒回來叫住我的名字。

我窘得發抖，恨不得地面裂個洞讓我隱身，甚至隱入棺材穴也好，膀胱的開關幾乎失效了尿水似已滲出來。

「軍人的禮節知道嗎？不敬禮已經夠惡劣了，還這樣輕慢戲弄長官，該當何罪？」連長瞪著我說。

「報告連長，我眞的是不習慣舉手敬禮，我剛才想要點頭打招呼，突然改舉手，又突然想要鞠躬，對不起。」

我想這回又要出特別操了，我一想到恐怖的特別操，雙腳一軟，幾乎下跪求饒。

「對不起，連長，請給我贖罪的機會，我向你舉手敬禮，再鞠躬禮，再跪拜禮…」我邊說邊做。

「起來，立正站好。」連長以一種堅定沉重的口氣罵我：「革命軍人的膝蓋鑲金條的，

頭可斷，血可流，膝蓋不可曲，如果是真的不習慣舉手禮。現在給你練習十次。」

他站在走道，我退後九步，向他走上，舉手禮，再向後退十步，直做到第十次。做完，連長很親切的說：

「拾年前有個少尉遇到營長，忘了敬禮。營長罰他寫軍人禮節一百次一天之內交卷，那個少尉回去，半天時間捉到十個沒向他敬禮的大兵。罰他們各寫軍人禮節十次。第二天準時交卷。那個少尉就是我。」

我聽完，臉上慚愧之色遂漸變成會心共鳴，他說：

「如果我當年禮節周到，今天當師長了。」

之後，我的舉手禮嫺熟自然，每次敬禮，我就幻想為武士出劍：「刷」地猛力出手，看對方回禮，又是「刷」猛力放下。心情也因而開朗豁達起來。

七月十三日

我的新兵生活逐漸上軌道。為了避免犯規被捉去出特別操，每天小心謹慎。不知不覺一週又飛逝，謝天謝地，這星期沒有我的特別操。

人算不如天算，我今天下午到晒衣場收衣服，嚇然不見了我的內衣和襪子。

值星官規定晒衣場由東到西排著十根縱拉的長鐵絲，每根長鐵絲供一個班的弟兄使用。依次第一條絲為第一班，第二絲為第二班⋯。我明明把洗淨的內衣襪子掠在第九班的位置，為什麼不翼而飛？

「是不是晒乾後，被風吹落？」我邊想邊在附近地面尋搜，找半天，沒有。我的內衣襪

失竊了？

這是很麻煩的難題，首日報到，班長就規定天天要穿軍服，包括內衣襪子和外衣褲。每人只發兩套內衣夠每天洗換之用。如果洗澡散慢，浪費時間，或懶洗澡，那麼毛病相繼出來，有人偷取別人的內衣。

「如果我去報告班長，他讓我逐一辨認，我憑什麼指認出自己的東西？因為它是統一顏色的。」

為了解決今夜洗澡問題，我以牙還牙地偷取另一套。

晚點名時候，連長在說教：

「他人財物，未經許可，不得擅自取用。」他擺出沉重而氣長的罵法說下去：「這是放諸四海皆準的禮節，諸位在學校早已學知的。今天，本連發生兩個竊案，一是金錢失竊，另一是內衣褲失竊。連上弟兄為此蒙羞。這是當革命軍人應有的榮譽嗎？」

沒有一個勇士敢承認犯行。我也不敢。但是內心惴惴不安，一連好幾天不得安眠。

七月廿日

又是美麗的星期天。新兵盼望週日相當於商人盼望獲利，農夫盼望豐收，演員盼望金像獎，政客盼望高票當選。入伍以來，第一個週日沒放假，第二個週日在營區放假，現在可以正式放假外出了，我多麼希望回鄉跟露西幽會，互訴哀情。

七月十九日晚點名以後，連部儲藏室就被悄悄打開。連長規定儲藏室存放私人行李只能到放假外出才可以打開？誰那麼興奮忘了規矩，提早打開？唯恐行李被偷，我學乖了，趕快

把自己的行李拿出來，放在床頭。

這夜好像兒童時代渡過年前的除夕夜。

天亮了。大夥兒激動地奔出夢鄉，準備要出去浪漫。

而可憐的我，出不成了。上盥洗室排不出像平常那麼多的尿水，水道感到滯塞抽痛。好像枯渴的小溪。千萬隻吃魚的翠鵝在那裡啄刺河床。禍不單行，腳趾間濕癢難受，這個倒霉的病把我困在營房，找醫官求救。

醫官診出我的症狀：尿道感染加香港腳。

我很羞愧地說：「我的女友跟我交往很純潔，沒有不可告人的關係，那來尿道感染？」

「公共拖鞋、公共浴室、公共馬桶、公共毛巾、公共臉盆…都有感染細菌的可能。」醫官解釋後。我猛然悟道：

「啊！我知道了，我穿錯別人的內衣褲和襪子。」

「那就註定傳染了！」

晚上九時收假，晚點名，連長又在報告：「今天放假在街上被憲兵登記的舉手。」

沒有人。連長續繼說：

「憲兵通報，他們第三連三人被登記。我們這連弟兄很掙氣，零違紀，下週還可以放假外。我再三強調：禮多人不怪，禮節就是做人的投資，禮數越周，你將來的成就越大。」

貼照片的票根

靜靜的平湖反映著滿天銀白色的鬈雲。它是現代工業都市叢林的明眸，周邊堤岸垂柳，恰是眸緣的睫毛，雖然不是什麼名川大澤，卻也全省數一數二的觀光名勝。

小彬彬的雙親為他們的寶貝兒女築個綺麗甜美的巢，就在這毗鄰堤岸垂柳的湖東購置一棟佔地百坪的大廈。每天早晚推開窗戶就立即免購門票而飽覽湖光水色。

小彬彬今年高四，他的妹妹，小娟就讀×國中三年級。雖然今天是週末，媽媽叫他們留在家裡不是飽覽湖光水色，而是準備聯考。

「媽，我今天下午想跟同學去看阿諾斯瓦辛格的電影」

「你今年高四了，考大學是三年長期馬拉松，要吃苦耐勞，才有甘美的未來。更重要的，妹妹今年國三，你要附加一項任務！指導她做功課，你一跑，誰來指導她的功課？」

媽媽交待他們兄妹幾句，匆匆下樓，開車到鄉下娘家去逍遙。靜靜的下午，偌大的公寓，只兄妹兩人坐在電視機前，吃著平淡的午餐配著平常的電視長片。

「啾啾！」

門鳥突然啁啾，打斷了平淡的電視午餐。

小娟感到不祥的預兆，媽媽剛走，爸爸在工廠加班，這個意外的門鳥叫得很突兀。

「哥哥！你去開門吧！」

小彬彬腦海仍戀在電影劇情中對話，漫不經心地拉開門栓，一瞧，不得了！出現兩個穿警察制服的彪形大漢。

他愣頭愣腦站在那兒。

「誰是楊彬彬？」

「我……」

「這張車票票根是你的嗎？」

楊彬彬來不及說是或不是。持車票的警察把小彬彬端詳好一回，又把車票票根的照片核對一回。

「你的戶口名簿拿出來看一看。」

楊彬彬曾遭遇到警察查戶口，同樣的口氣，只是這次多了一個警察。他根據媽媽交待模式從客廳茶几底下的抽屜拿出全家人的戶口名簿。

警察核對戶口名簿和票根的姓名照片，確定楊彬彬就是今天上午到派出所報案的那位失主所指控的楊某人。

兩個警察押著小彬彬在一百坪大的宅院裡搜查，沙廢底下，地氈、抽屜、天花板、櫥櫃、床罩、床板……一間挨一間地搜遍了，兩個警察臉上掛著大問號，責問小彬彬說：

「你今天上午在白色小轎車上拿了什麼東西？」

「我根本沒有去什麼小轎車。」

「那麼你今天上午到那裡去？」

他明知今天星期六應該上學，坐在高四重考班前排第一個課桌上課的，只因爲不喜歡尖牙海的國文課，憤而逃學。他自忖，警察怎會知道他逃課呢？

「走！跟我們到警察局走一趟。」

「逃課是訓導處的事兒，主任叫你們來捉我？」

「這是搜蒐證，這是逮捕令，去不去由不得你。」甲警察亮出兩張文件，往他的前額愰一下又收回去，邊說邊演，動作滿瀟洒的。

小彬彬沒看清楚什麼狀，什麼令。迷迷糊糊像隻中陷阱的小羔羊，任憑獵戶們擺布。

小娟眼看大勢已去，抖顫地叫一聲。

「哥哥，警察爲什麼要捉你？」

「他犯了窃盜罪，趕快向你父母報告！」警察邊走邊回頭向小娟回話。

「我沒有。」

「啪！」

看見她兄長挨了一記耳光，淚水像出閘的水注，傾盆沖刷而出。她吸著鼻涕眼淚，抓起電話筒，撥了外婆家的電話。向媽媽說一句：「哥哥被警察捉去。」之後，扒在電話機旁，木然發呆。

×　×　×

小彬彬被押到×分局刑事組，期望把話說清楚，水落石出，眞相大白，手銬會很快被解開。可惜，事與願違，他被兩手反銬在背，被帶到一間比跳遠沙坑稍小一點的空房子裡，一張桌子相對坐著兩個人。一個是便衣刑警，一個是沒見過世面的小羔羊——彬彬。

他不知道一個攸關他牢獄的法律程序正在上演。

「你就是×里×路N號的楊彬彬嗎？」刑警用平穩而理性的語氣問他，跟先前那兩個警察完全不同。使他感覺到彷彿陌生人問路。

「這張公車月季票是你的嗎？」刑警拿出半截×高中學生搭乘公車月季票，供小彬彬招認。

派出所根據白色自用小客車車主報案指出，他的自小客被撬開車門，車內的音響和現金台幣拾萬元遺失，現場凌亂，失主在右坐艙撿到這張月季票，咬定是竊賊做案不愼遺落在現場。派出所將案子移送分局刑事組。

小彬彬無可否認地點頭。

「你昨天（星期六）上午到那裡去？」

刑警盯著他的臉，他卻因爲補習班國文課很無聊，跟鄰坐李鶴夫翹課出去打電動玩具，他遲疑一下，刑警在筆錄上記了些符號。繼續追問：

「你自己的車票爲何失落在別人的車廂裡？」

「我自從七月一日大學聯考後，就沒再回到學校，沒有再使用公車票，根本不知有車票遺失的事。」

小彬彬被問急了。他爽直大聲起來，他被問拾萬元那裡去了，警方認爲他在狡賴，刑警在案桌上寫一些字，最後要求他在白紙空格上按奈十個指頭的指印。

然後，呆坐在只有一組桌椅的偵訊室裡。

×　×　×

小彬彬的爹娘趕抵分局偵訊室，訊問早已過去。

他的爸爸是急性子大嗓門的紈袴子弟，自幼在養尊處優的環境中長大，不曾遭遇挫折或什麼惡豪欺凌。人未到分局大門，怒氣早已瀰漫向辦公室：

「憑什麼亂捉人，這是什麼社會？憲法在那裡？人權在那？」

分局長還沒開口，辦案的刑警陪出笑臉說：

「令郎犯了竊盜罪嫌。」

「證據在那裡？」

「根據失主報案的控訴和證據。」

「失主在那裡，出來對質。」

「對不起，他已走了。如果要跟他對質，要等法院傳票通知，到了法院，眞相自然大白。」

「那…」他欲語未語，找不到別的理由。

「請問警察先生，居然證人不在，證物似乎不確定，送法院可以嗎？我們可以先把小孩領回去嗎？」

楊媽媽施展她的柔功，追問辦案刑警。

「可以的。」

分局長認爲雖年滿十八歲，但未達法定成年。應受青少年福利法的保障。他自忖，一個瘦小而出身中上富裕家庭的孩子，加上負責管教的父母，即使管教不當，也不致於惡劣到那裡，何況他又沒有前科，同意交保候傳。案子移送法院。

手銬從小彬彬的雙手鬆落，自由的品味浮現在他心頭。但是當他坐上父母的朋馳後座艙時，他內心忐忑不安，回家怎樣表示他的慚愧？他悔恨當年沒考上一流高中，悔恨在三流高中虛度歲月，抄襲數理科習題，文科默寫又作弊，以致考大學全軍覆沒。上補習班卻定不下浮燥的心，落得逃課受辱，惹來滿身的寃枉。汗漬夾著污垢從額角滲到脊背，恨不得鑽進地洞，從此消失於這世界。

「爲什麼那種齷齪污穢的事會纏到我頭上來？」

「爲什麼我的車票會變成作賊的證物？」

「爲什麼他們要誣賴我偷了白色自小客車內拾萬元？」

「……」

想著，想著。解答還沒出來，車已到了家門口。

出他意料之外，父母親沒有板起說教的臉孔臭罵他，意外使他更覺不安。

平靜，一家一夥人都在平靜中，他倒很渴望爸爸拿起藤條，像小學生時代，把他痛抽痛打，使他痛哭求饒，以便消除罪惡感。現在好像沒有人原諒他，平靜的夜比暴風雨更恐怖。

「鈴…」電話突然打破一家的寧靜。

「我姓楊，找誰？」

「我是昨天到派出所報案汽車遭竊的黃×應。」

「警方已把案子移送法院，小孩我已領回來了，你有什麼話說？」

「小孩子來日方長，留下官司污點對他不利，楊先生如果願意賠贖損失，我可以撤回控訴。」

「怎麼撤？」楊爸很乾脆允諾和解。

「九百萬。」

楊爸爸忪然一怔。

「你沒說錯吧！你報案說拾萬元在車廂遭竊，現在突然要求九百萬賠償？」

「給你廿四小時考慮，等候下次電話。」

卡嚓。

楊爸聽到掛斷電話的卡嚓聲。

×××

廿四小時好像過了廿四世紀。

楊氏一家人沒有一個睡好週日的夜。

小彬彬腦海中始終纏繞著刑事警察的那一幕。他的生活秩序被攪亂，亂得像著魔。睡覺中彷彿雙手被銬著，坐在課桌前，看不見ＡＢＣ，六神無主。

他的父母在床頭上口角，打破夜的和諧。

「錯就錯在他高三年沒有對自己的功課負責，放蕩自己，作踐自己，越搞越下流。忘了那格言：『懶惰是掉入地獄的第一步』現在應驗了吧！」

「我不是不相信你的話，可是也要看看兒子的才智，他命定就是那種智商，打死他可以解決問題嗎？」

「書讀不好，品德也要學好！當初獲知在學校逃課，您爲什麼不深究，隨隨便便原諒他，妳就錯在那點。」

「我認錯，你打我好啦！」

「我要你改變對孩子的管教，要讓他們知道眞理在那裡，大人堅持的家教在那裡。」

「現在家教可以解決問題嗎？我看你趕快找你那位學法律的高欠武先生，或許他可以提供一些方法。」

「吵半天，還是要我去丟人現眼，去向同學承認我家的子弟沒出息。唉！老天，我作了什麼孽？」

四十多年的生活歷煉使他逐漸相信佛家所揭櫫的「業障」，前世的罪孽阻礙了今生的事業發展。

翌晨專訪律師，把他外貿公司的事業擱在一邊，研究法律！好好拜託老同學面授機宜。

廿四小時很緊湊，不分晝夜，煎熬過去。小彬彬累得兩眼發黑，他的老爸一夜之間，鬍子長了兩吋。

「小彬彬，快過來，有好消息給你。」

楊爹在叫他，他卻一臉狐疑，那天是憤怒憔悴。而今天卻是和顏悅色，好像萬里晴空。唇角稜線變成爲和煦的陽光，眸子是太陽化身。

「爸爸已經跟律師研究了你的案情，只要你坦白回答律師伯伯交待的疑點，一定可打贏這場官司。」

「爸爸！我週六上午沒去補習班上課，也沒有去偷人家的汽車裡面的錢，那天確是跟同學去逛街打電腦。」

「你最近還用公車月季票嗎？」

「沒有，那是讀×高中，通學時代才用的。」

「他們說看到你撬開白色自小客的車門」

「敢發誓，沒有。」

「很好，乖兒子。以後要專心做功課，不可在街上遊蕩，以免再招惹是非，知道嗎？」

「鈴……。」

黃爲應準時打進第二通電話。

「我答應賠錢，但是九百萬太離譜，一時湊不出來，兩百萬好嗎？」

「不行。」黃某斷然拒絕。

「我的兒子才偷你拾萬，你已在警局報案了。突然要九百萬和解，太不合常理，我要賣房子才付得起，你可不可以同情，行個方便？」

「三百萬。」

「沒辦法啦！」

「兩佰萬現金，壹佰萬支票，否則向記者發布案情，給你五分鐘考慮。」

「好啦！拜託你不要登報，留給小孩一條生路。」

「明天晚上到派出所寫和解書。」

×　×　×

越到終點，路越難走。小彬彬和他家人熬過最長的一天，就像六月六日諾曼弟登陸的那個最長的一天。

電話再來，臨時改地點。改在小彬彬的家。

小彬彬嚇得渾身發抖，莫非週日的恐怖場面又要重演他向放下話筒的老爸哀求：

「爸！我很害怕他們來我家！」

「甭怕，爸跟高律師商量過了。你就跟著爸爸身邊，媽媽跟高律師他們在第二線。」

週二上午九點正，約定和解的時間到了，黃爲應還沒露臉。

小彬彬的心跳聲幾乎掩蓋了掛鐘的滴答滴答。

九點十五分，黃爲應仍未露臉。

電話鈴響起

「我姓楊，你好。」

「我姓黃，抱歉遲到一刻鐘，現鈔支票準備好嗎？」

「是的，準備了，和解書寫好嗎？」

「見面再簽吧！」

他們是在大廈底層公用電話亭打的。因爲兩分鐘後，黃爲應和他的助手就抵達楊家公寓的客廳。

小彬彬躲在爸爸背後，瞧見黃爲應兩人一一跟爸爸握手，互相寒喧。那黃爲應長長尖尖的下巴，配上朝天尖尖的鼻子使小彬彬想起×高中通學巴士的某一個司機，再聽他的聲音跟當時喝罵學生排除上車的音色音質，一模一樣，而且很喜歡沒收學生的車票。小彬彬記憶清楚，他的車票也曾被沒收：

「你爲何污損車票？」

「那裡？」小彬彬當時驚訝惱恨還沒忘記。

「看這污黑模糊的戳記，沒收。」

小彬彬這時忘記害怕，他想起車票被沒收的憤慨。

這時楊爸爸已把兩百萬現金和支票壹佰萬交給黃爲應，而黃的助手正在和解書上寫第三款：失主放棄法律追訴權⋯。

「爸爸，那位黃爲應就是—」小彬彬放大嗓門，唯恐老爸太專心和解書的內容而忽略了他的報告：「兩年前我在×高中通學時開市內巴士載我們上學的司機。」

「你不要胡說，小孩子信口開河。」

「爸爸，我沒有胡說，他的長相我整整看了一學期，每天早上六點五十分火車站開出，

我天天都搭那班車，絕不會錯。…而且…他會沒收我的車票。」

黃爲應突兀地站起來，一把捉現鈔。怒容滿臉，瞪眼盯著小彬彬威脅地說：

「你再胡說八道，語無倫次，我就撕掉和解書，送你到法院去判刑，坐牢。」

楊爸爸眼看眞相已到水落石出。他腳尖往坐椅內側的按扭壓上。高律師偕兩名保全即時封鎖客廳，逮捕黃爲應和他的助手。

「誰要坐牢，請到刑事組弄清楚吧！」楊爸爸說著，示意保全把他們押到刑事組。

露西以身試毒

鄭露西是×補校高二忠班的學生，同學們給她雅號叫「班花」，含有一點點諷刺。她身高體重很標準：體重加一百等於身高，一分不少，一分不多。皮膚雖然沒有白種人的皙白，但是白裡透黃偏有它別具風韻的嫵媚，唯一遺憾的胸圍太小。高一時代同學們對她不怎麼樣，高一下開始逃課，愛現，跟老師撒嬌，上課講話，加上打工賺錢，成爲班上的女暴君，就有了「班花」的封號。

露西高一下逐漸恢復國三時代的叛逆行爲：數學不做習題，國文不背精讀詩文，英文不願背生字文法。回到家裡把書包一丟，坐在梳粧鏡前，撫弄眉筆胭脂，把原來薄俏的雙唇塗抹得艷紅照人。然後根據新聞報紙求職廣告中，小心翼翼地面試，找差事。

不久，她成爲咖啡紅茶店的服務小姐。

她父母親反對過打工行爲：

「冰菓店出入很複雜，很危險的。」

「不會危險」她辯駁說：「這家純的，早上十點上班，下午五點下班，月薪壹萬伍。又不影響上課。」

露西所以急急打工是因她那個小秘密，她不願意任何人知道，既使最親近的父母；她也不說。她想要儲一點錢去看高×雄整形外科，聽說那個大夫對治療上圍很有把握。她的卅吋的上圍若能長到卅五或卅六。那是她夢寐以求的最大願望。至於功課，讀不來就算了。又不是人人都要當博士。功課不重要，老師也不重要，何必聽老師的話，導師對她的小毛病知之甚詳。上課遲到，上課吵鬧，不管同學週記怎樣罵她，怎樣控訴，她仍是外甥打燈籠─照舅（舊）。但她嘴巴很善化解困境：

「老師，我明天要請假。」

「你這學期請了多少次的假了」

「沒有超過規定啦！老師。」導師不理會，她繼續說下去「我的外婆生日，要跟媽媽回去鄉下。」

導師信手翻開案桌上的學生操行考評紀錄，說：

「你這學期請假超過三十節，加上違規，週記欠交─沒有資格說請假，操行已進入危險分數，知道嗎？」

「老師，外婆會罵我不孝，嗚───」

露西臉蛋天生有著討人喜歡的線條。現在嗚地一聲，蛋形臉上掛著兩行淚珠，頭一低，秀髮垂過臉頰，老師經不起她的纏功，寧願早早打發她，省下時間改週記。

「好啦！好啦。快去。」

在學校的日子好快樂，請假方便考試難不倒。

但不久，她變了。陶醉於興奮加快樂的綜合液汁，她品嘗到初戀的醇酒。

露西是標準的純潔的乖女孩，在學校功課樣樣及格，只是數學英文加起來才算及格，在店裡賣咖啡工作認眞每天有顧客上門光顧，而且，蜂擁而來的顧客都是年輕小伙子，有的經商、有的藍領，有的白領、有大學生，每位顧客都對她獻殷勤，使她天天陶醉在甜言蜜語中。

「露西，妳爸爸是不是電視明星豬哥亮？」

「才不呢！我爸爸是空軍飛行官。衰消做豬哥亮的女兒。」露西嘟濃著。

「可是他的女兒很像你吔！搞不好選美大賽，你會贏過豬哥亮的女兒。」經理的朋友阿昆說著。

給她最多迷湯的該算是阿坤。他常常來，每週至少三次，買單就記經理的帳，經理不但不厭惡他，反而時時向她要求下班以後的約會：

阿坤給她印象很好，身高比她多十五公分。體重比她多廿公斤，碩碩壯壯的，長下巴，大嘴唇，講話低沉卻又宏亮。每次阿昆坐在櫃台向她聊天，她就情不自禁地偷看他的似笑非笑的大嘴巴。她記得祖母告訴她的相人術，

「疑看人，使眉目，畏看人，對面刺。」尤其那句：「女人嘴大吃担官（夫家），男人嘴大吃四方。」

年紀小時候，奶奶對她講些相人術，她似懂非懂，囫圇吞棗，直到有一天，她對異性發生濃厚興趣的時侯，她才領會奶奶的名言。

「奶奶都贊美阿坤了，何況人家對我那麼殷勤。」

她向媽媽談起奶奶的話，順便提示阿坤對她有情。試探媽媽的態度。媽媽卻說：

「不可以。中學生談戀愛，太早了。等到大學就讓您自由談戀愛，好好用功。聽老人言，絕不會吃虧的。」

「廢話」露西自我交戰於內心：「等到大學，我的艷麗潤澤的嫩蕾凋謝，帥哥也已被別人捷足先登。」

在高二上聖誕節放假，阿坤第二次約她到觀音山郊遊，她把媽媽的話重述給阿坤聽。阿坤說：

「遜斃了！這是什麼時代，美國小學生就可以自由談戀愛，中學生懷孕生子還可以合法請假。」

「可是我們不在美國吔！是在台灣吔！」

「台灣早已美國化了。只有沒人要的醜女才是處女，十六七歲不會享受青春，就是將來的老處女。」

她對阿坤的身世一點也不瞭解，只因爲他是經理的好朋友，人不親土親。由於經理對她的提攜和照顧，她感激經理，愛屋及烏，不知不覺就愛上阿坤，忘了追究他的身世。

觀音山的登山步道很長，遊客稀疏。他們登上第一峰，沿著山巒爬第二峰時，整條路只聽到白頭翁和雲雀的情歌，響徹山崗，迷惑了露西。寒風溯溯，吹動山路兩旁的樹葉，蕭索的死懼不知不覺使露西的頭肩靠近阿坤的臂彎，秀髮隨風飄舞，刺激著阿坤的鼻孔。

阿坤情不自禁地摟緊她的肩膀。露西潛意識少女的恐懼和羞怯，排斥阿坤的肢體衝動。阿坤趁勢跪在她前面。

「憑我的榮譽，憑我的人格，我發誓，我永遠愛妳。甚至於娶妳爲終身伴侶。」

露西冷不防這一招，她驚喜萬狀，愣呆了，不知所措。阿坤見狀，一個情場老手的經驗，撲上去，緊緊抱住她，把她捏成一個柔柔如絮的小羔羊。

他們在互相感覺，互相蠶食，一層一層地吃下去，一直到內臟的血淌出來。才意興闌珊地下山回家。

兩人陷入情網是那麼自然，那麼水到渠成不可思議。露西的美夢未醒，第二天，阿坤就向她借錢：

「昨晚換衣，忘記把錢包移轉。拜託一下。」阿坤繼續慫恿說：「經理的朋友，還怕不還錢嗎？」

露西遭阿坤借錢的次數越來越多。心理逐漸築起一道防線。可是阿坤對於借錢的敏感度特別大。每次都有臨機應變的措詞。口舌靈活，叫她無法拒絕。

他們的戀情背著父母漸漸孳長著。錢包與錢包互相通融，還有什麼不可以通融？唇與唇的交集，手與手的交互旅行好像兩岸交流，無遠弗屆。小蝌蚪因而天天游進游出，游在他們你儂我儂的愛河中。

有一次露西訪造阿坤的宿舍，做完了兩岸交流之後。突然瞧見她極不願意見到的情景——阿坤吸大麻煙。她很驚訝，臉上掛出瘟怒的神色，諫道：

「毒品是超級瘟疫，是吸血惡魔，是長著銳刺的毒蛇，你要趕快戒掉，否則我要跟你一刀兩斷。」

「好啦！我聽你的，因爲我愛死妳了。」

「你是在什麼環境下吸食大麻？」

「說來話長，高一下那年被補校勒令退學，我內心痛苦到極點，因爲我做的小生意很有賺頭，又想要學歷，又想要發財。退學之後好像絕望，常常找朋友喝悶酒。朋友們不知要疏遠我還是要救我。閒聊，阿德拿出一種品牌神密的香煙，叫我享用，叫我忘憂，忘記痛苦。」

「你有什麼痛苦？」

「還不是那芝麻小事，班會中，我站出去拍桌子抗議，請假規矩太苛。一拍下去，被訓導會議通過：勒令退學。」

「我們眞是白居易琵琶行所說的那類人。」

「什麼人？」

「同是天涯淪落人。」露西還記得國中背的琵琶行。

「所以我們的愛是天造地設。」

說著他們又像來電的磁鐵，緊緊吸粘在一堆。

掙不脫愛的繫絆，阿坤勒住吸毒野心，毫不猶豫地答應戒煙，可是戒剛剛唸完，他的煙癮發作，哈欠連連，鼻涕口水射噴不停，渾身倦怠，痛苦異常。

露西內心矛盾，一刻鐘前生龍活虎般把她撕裂再組合，把她刺入骨髓，使她受擠壓幾乎休克死去。一刻鐘之後他竟然哀號呻吟癱倒地，慘不忍睹，她竟動了側隱之心，寬容他的吸毒罪，溫柔地撫偎他說：

「這是最後一次借錢供你買大麻。」

「是的，以後要戒掉。」

阿坤三番五次誓言要戒毒，可是戒不成。無止境的惡性循環一直拖延到露西高二放暑假那年。

她驚覺到如果不能刈斷阿坤與她的關係。她這年辛苦賺到的私房錢必然泡湯。她果斷地實施她的秘密夢想，把儲蓄六萬元通通交給高×雄整形外科的醫師，經過兩個月的打針和手術，她的上圍突然從卅一增到卅五。

整容的成功使她對世界世事信心倍增。她早晚對鏡自我陶醉，總免不了自言自語：

「這個世界太美妙了，好像阿拉丁神燈，要什麼有什麼……」她看膩了鏡中小型飛機場如今脹凸如小山，如果不是阿坤的毒癮發作的頹廢相：「阿坤不知著什麼魔，陷罪如此，解脫無門，我眞是搞不懂。」她自恃自嘆。除了這點，她已十全十美。

整形成功以後第一次跟阿坤約會是在補校操場大榕樹下，時間是夜校放學以後，她對阿坤仍然癡情如故，不過比較珍惜她的新產品，醫師曾警告她不可過份使用，不可猛力揉擦，不可哺乳。否則變形，後果很難堪。

阿坤像時鐘一樣地赴約。

「妳好像變了，胖了一點了。」

「我生了一場大病，僥倖醫生把我救活。」

「病後卻長得更美了。」

「謝啦，你呢？戒掉了嗎，你承諾這回要成功的。」

「是我，我這次要買一種稀貴中藥來尅制毒隱，可惜錢又不夠了。」

「你的故技又來了。你是故意騙我的……。我吸給你瞧瞧，証明沒什麼上癮，若有，我必能戒掉。做事要有信心。」

說著，信手取他手指縫夾著的大麻煙。

無知的露西在做著菜鳥的幻夢。如果事情像整形外科那麼簡單，嗎啡、海洛英，安非他命何必被封為「白蛇」。它毒性若比不上毒蛇，吸毒的患者為何遠遠超過被蛇咬傷的患者？

露西為了拯救愛人，不惜以身試毒。毒癮從此定期發作，她嚐到如醉如癡的滋味，無法自拔。每個月打工領到的壹萬伍，省吃儉用外，通通花在購買大麻煙。一對校園情人的浪漫從此陷入毒海深淵。

吸毒使他們忘記美國式自由戀愛的樂趣。露西成熟的身材加整形以後的完美媚力，被淹沒在大麻煙的毒液中。

「阿坤，這回輪到你借錢給我買煙。」

「好啊，錢是沒有，不過買煙可以記帳。」阿坤吸和買賣毒品的時間已超過一年，過去一年由於露西的週轉現金，他的購煙信用深獲中盤商的重視，從此升格為小盤煙商。她跟他

賒帳的日子也沒有維持多少。阿坤計算著賒的數目接近他從前向她借的錢額，阿坤就處處提著算盤跟露西約會。

他們的約會已從純潔的男女私情昇級到毒品交易。

「我跟妳借的錢已還清了，以後妳購用大麻，要付清全部款，老闆交待過，煙商絕對要遵守現金交易。」

「你變了，阿坤，去年的你是什麼樣子？」

「我對妳的愛，保證到海枯太陽爛。但是商場很現實，煙商有組織有老大，我很不得已……」

大麻原是亞熱帶山區草本植物在原產地收成加工煉制成白色粉末，再偷渡到其他國家去販賣。阿坤所搭上的買賣網是從泰國偷渡到台灣，分銷給各中盤商之後，有的粉末溶化為液汁，做成針劑，用打針方式使用。有的羼入飲料，散裝成小瓶小瓶的解喝劑。有的粉末羼入香煙。那種香煙是用公賣局的包裝，外表跟長壽烟一樣，阿昆小學就是守規矩的好學生，老師講不可抽煙，就不能碰觸煙盒，更不敢吸毒，可是陷入毒癮，沉沈難拔，原因在那裡？

他是被陷害的，他自己自從國中二年級功課墮落，就跟一些校園裡面的黑道小兄弟厮混。學習些下地獄的小技倆。

偷吸煙，偷溜課是國二到國三的生活寫照。高中聯考被淘汰在夜間補校，不讀書跟同學的哥哥合夥，開設咖啡冰果室。他們的冰果室打著純字記號，但是為應付好奇的顧客，他們秘密經營坐抬的黑店。黑店和純店之間有嚴格的隔間。

他在純店應付顧客都以「經理的朋友」自居，那經理就是他的同學的哥哥，他還在補校上學，不便太招搖，事實上，阿坤就讀的補校就是露西就學的那所，時間前後不一樣而已。

阿坤向露西借錢也是他的詭計。他自己的錢主要是父母給的零用錢。每月兩仟元。咖啡冰菓室的收入，是天天結算，扣除服務生的工資，剩下的八成由經理獨得，因為他的股份多。阿坤只得二成。約兩佰元，小月時分不到錢也是常情，所以他設計愛她再向她借錢。

露西為了感化阿坤，勸他戒毒，不惜以身試毒。如今兩人為了毒品交易的帳，幾乎反目翻臉。她的毒癮越來越重，一根孱大麻的長壽兩百元，一萬伍的月薪不敷她一星期的毒長壽。有時候毒癮發作在教室裡怕遭同學或老師識破，不得不藉口內急，向老師請假上洗手間。

「老師，對不起，我要上大號。」露西這高二下從春假到六月演出類似的藉口很多次，引起導師的懷疑。

「既使月事來臨也不至那麼巧，每次都在教室。」導師給她個別談話：「老師關心妳的學業與生活，妳是不是患了什麼病或是吃錯什麼藥？為什麼上課中上廁所的次數越來越多？」

「老師，女孩子家的私事不要多管，不怕我告你性騷擾嗎？」

導師對她的懷疑加上阿坤的人凶狠現實，露西被迫輟學。她既不請假也不去上學。她加長服務時間，以求取更多的錢來購買大麻煙。

春假過去，少年的青春熱跟著初夏的脚步漸漸熾熱，而露西的毒癮發作，幾乎燒毀一切的青春熱。她為了籌錢滿足毒慾，不惜向顧客動腦筋。向他們施展仙人跳，設計由阿坤出來

扮演捉姦的老龜公。得款兩人二一添作五。

他們兩人默契很好，阿坤坐在櫃台。只要瞧見露西陪顧客外出，他計算時間，約在卅分鐘後，趕赴約定的場所，撬開房門拿出沒有底片的照相機卡擦卡擦兩下，圍堵房門，談判開始。十拿十穩，百戰百勝。

冰菓店的老闆風聞此事召露西到他的辦公室秘談。

「我得到消息，妳向顧客施詐，果有此事？」

「頭家，我為你招徠大批顧客，不給我加薪也罷了，怎樣這樣誣賴我？」

露西在補校兩年沒學到生物、史地、英數等學術道理，只是從請假手續中學會自衛和假裝，撒嬌鬪嘴。導師的話她都敢頂撞狡賴，這個老闆還有例外嗎？

她低估了老闆在江湖黑道的招術。她把對付導師的招術使用在黑道。老闆沒有像導師那麼君子，那麼好耐性，閃電一拳直中她後腦。她感到身體突然伏倒在地，昏迷得天旋地轉。醒來發現她被裸體捆綁在老闆的辦公室。

「你承不承認用仙人跳詐騙我的顧客？」

「老闆，阿坤是你的好朋友，我是阿坤的未婚妻。」

「只要你坦白認罪，再向我乖乖地贖罪。我一切都原諒妳。」

老闆兩個狼眼直瞪著她的整形的上圍，一面在寬衣解帶。她驚愕發抖。自忖自從貞操獻給阿坤之後，兩人合作吸毒，合作仙人跳，都未曾作出對阿坤不忠的醜事，如今要怎樣向阿坤交待？

「不准叫，一叫我就賞妳一刀。」老闆脫光了衣服，從褲袋中抽出尖刀，向她逼近。他右手持刀高舉過頭，左手放低伸向她的顫巍巍之卅五吋的要塞進攻。她恪守整形醫師的叮嚀。她一向跟阿坤或者獵捕顧客，都會巧妙地劃清界線。乍看她不啻為下流妓女，其實她對阿坤很忠貞。誰知道風塵女也有貞操的。可是現在，她的雙手脚被緊緊搏綁在藤椅上，眼看老闆的魔爪就攻上來了。她一急，大叫：

「救命哪！」

老闆平時最痛恨屬下對他反叛。現在露西一叫，立刻觸動他的殺機，刀尖直戳入她的左胸。

露西哀號一聲，就悶住了。

他在玩撫刀柄，不想拔出來，他想：「刀一拔出，鮮血噴洒滿地不好收拾。」

他還在欣賞她的死相。喃喃地說：

「現在不拿叫了！哞！你是下屬，我是上司，我要什麼，妳就乖乖貢獻什麼，這規矩不識你嗎？」

在櫃台值班的阿坤，聽看到自己的愛人被老闆叫進辦公室，心理很嫉妒，早已不爽了好一陣子。須臾，突然傳來救命聲，他奔向老闆辦公室。

他在店裡上上下下，門路熟悉如家灶。「卡擦」一聲打開反鎖的辦公室大門。瞧見自己心愛的露西裸裎的酥胸插著刀，他知道什麼一回事，瞬間出槍。

他的左輪手槍是老闆用公司的公款向黑道大哥買到的，供阿坤在櫃台值班保全之用。萬沒想到第一輪六發子彈：「砰砰……」全部回饋到老闆的胸膛。

外面嗚嗚長鳴的警笛逐漸包圍了冰菓室前後出口，似乎代替他們的喪鐘。

花海中的一條蟲

臘月，雪花隨風飄舞的季節。

聖誕老公公的雪橇已沿著丹麥的雪路跑遍整個北半球，撒下禮物，撒下寒。可是對L市那所教會中學卻很例外，聖誕老公公只在貝克張的床頭掛上裝禮物的襪子，把雪花撒在他的老師眉頭。

大清早，阿布拉在簽到，旁邊傳來熟悉的女同事的聲音，神秘兮兮地滲帶恐怖：

「游老師，你被告到校長室，知道嗎？」

綽號阿布拉的游勝雄原本祥和愉快的臉色頓時拉了下來，寒冬冰雪打在他溫文的心坎兒裡。

「妳不愧是川島芳子第二，那兒傳來的紐司？」

「全室的導師都知道了，你還被蒙在鼓裡？」

「蛇鑽的窟窿蛇知道，十之八九必然是貝克張的詭計，他前天跟我意見衝突，大概是他狡猾來個惡人先告狀，我有什麼好怕。」

話雖如此，阿布拉確實忐忑不安。他說：

「謝謝妳的善意關照，我會小心的。」

阿布拉是童子軍老師，多年的杏壇浮沉造就了他今天的隨和樂天。同事們叫他綽號，大概是他的來歷引人興趣，綽號總是諷刺加戲謔。他被認作空降部隊因敘薪列爲本校最高薪額。幹沒幾年，又佔到團長的缺。有些有心人等了廿多年想要圖個「長」字號人物而不可得。

他把學校高效率的特點銘記在心頭：董事會是他們的直屬上司。從員到長或電長貶員，在那裡司空見慣的，他必得小心整理黃貝克的個案。

黃貝克，國三十八班四十九號，胡瓜型的身材和長相，國二全校大露營時候，他擔任童軍服務小隊長，著有功效。十月下旬全國區運會，他又召集男女童軍八人組織服務小隊。可算新團長上任第一號得力幹部。他能幹可惜不忠。他的隱藏在服務背後的秘密，卻很巧地掩飾著，他以爲那樣就可以瞞天過海。

其實從女生班導師反應給團長的意見，已經若隱若現在証明他對那群女童軍的嬉笑追逐演變成微妙的初戀現象，怎能逃過團長的法眼。這個問題直接影響到團長的清譽，他如果處理不妥立刻被扣上「童軍團蹤容學生搞男女關係」的黑帽子，他不得不小心召見黃貝克。

「你昨天下午放學後，做了什麼善事？」

「昨天？沒有做什到什麼日行一善的銘言。」

「豈止？你在走廊撞到一個小女生。家長告狀，指控歷歷，賴得掉嗎？」

黃貝克低頭支吾一下。他曾犯過類似的案例遭導師訓戒三次。但是好像不在乎，反正他媽媽已爲他進行留學美國的簽証。只是他不願意到美國，喜歡跟女生玩遊戲。

他不在乎撞倒女生，而且很喜歡這樣撞，在撞擦的剎那間，他的手指在進行著一件不可告人的探險。

「這樣撞人是傷害行為，違反中國童子軍規律第四條：仁愛。小隊長的榮譽被這一撞而粉碎了。」

「老師，對不起，以後改進。」貝克懺悔地說。

黃貝克確實改進了，其實他內心世界已悄悄地過濾一切探索經驗。功課早已叫他死心，每次考試不是倒數第二就是第一。全班同學都平均在九十到七十之間，唯獨他的總平均落在五十邊緣。這個痛苦從國一痛到國二，從國二痛到國三，好像定期發作的瘧疾。

到了國三，他大膽地跳出成績壓力，參加童子軍服務活動；從各類活動中，找女童軍打鬧嬉笑：柯安妮、王俐絲、李珍珍、趙珊珊等學妹，玩得津津樂道。

從國二大露營到區運會活動經驗得知，他已獲得若干女童軍的好感。從談笑挑逗中得到的樂趣遠超過撞女生混水摸魚的動作高明多多。所以他很明快地答應團長：不再去撞女生，美其名曰遵守規律第四條，其實他真正的動機是獲得柯安妮的愛，他們的初戀在悄悄進行著，在童軍活動的煙幕下滋長著。

「老師，為什麼不在週會時間集會童軍團做活動？」

「不行，週會時間學校有正課，導師有正課。」新團長上任第一要務就是避免童軍團與導師之間的摩擦，導師爭週會時間，童軍團活動不得影響正課。

黃貝克的如意算盤就是利用團集會時間跟柯安妮那一夥人玩遊戲！躲貓貓捉迷藏。他渴望著一週一次的團集會如期舉行，好繼續他與她之間的微妙感應。不料這學期開始團集會被革除。他失望之餘，只好在本學期三大活動的機會大顯身手。第一次活動是國二全校大露營，他表現很傑出，深獲訓導主任的信任，也贏得了童軍夥伴們的崇拜。第二活動就是區運會的服務，他向團長建議服務小隊由四男四女組成。團長允諾，使他有了更多機會接近柯安妮、李美美、艾俐絲等，從那花叢中選擇一朵屬於自己最衷愛的蓓蕾。

天下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張貝克期望聖誕節園遊會比照去年的模式進行，童軍團有一個月的時間練習製作瞭望台工程，他就利用這個機會調出柯安妮等一些小學妹出來，藉著指導籌劃工程實現他的調情計劃。不料，石破天驚來了意外。團長說工程改為炊事架、小橋樑。只能在十二月廿三到廿四兩天完成，正課時間不得活動。這個衝擊太大了，大得使他暴跳，他情急生智，來個迅雷不及掩耳的奇兵計：直接找校長報告。

十二月一日，他偕王迪克敲叩校長室大門。校長說了什麼他們只聽見一句：「我會招團長來談談。」

張貝克次日就召集男女童軍一大夥在升旗台集合不管他們談的結果如何，他擅自向夥伴們吹牛皮說：

「學校已答應童軍團慶祝聖誕節的活動。你們儘量利用技能科上課時間，請假出來練習工程繩結。凡是不會做的問小隊長。再不會，來問我。」

「你是什麼東東？」李美美奴起小巧善辯的嘴頂著。

「我是童子軍團聯隊長。團長導師讓我三分，訓導主任給我記小功，校長聽從我的報告

，你敢不服從？」張貝克繼續說：

「你們給我做，開始工作，把那三丈長的大竹竿通通抬出來，量尺寸，做瞭望台……」

男生夥伴開始往童軍器材室找材料。調皮的女童軍還逗留在升旗台附近窮鬥嘴：

「我們女生去年都沒做工程，爲什麼今年要做？」

「團長交待的，今年男女童軍都要做，平等嘛。」

「你對待柯安妮跟對待我們有平等嗎？」

「你再亂說，揍妳喲。」

張貝克邊說，邊舞動粗壯的拳頭，裝著要打人的架勢，直迫李美美，李美美素有小白兔的雅緻綽號，她長得小巧玲瓏，五官均勻豐潤，白皙的臉蛋，薄薄的朱唇，跑起來勻鑽迅速。張貝克大腳勁很快就追近了距離。李美美在千鈞一髮的危急中穿梭在旗台間，突然出手抓拿身邊的旗竿，身體一百八十度大轉彎，逃離了張貝克的勢力範圍。

張貝克在喘氣，李美美帶來另一夥伴劉玲，隔著矮矮的升旗台向他喊話：

「我們表演短劇，她飾張貝克，我飾柯安妮……」

李美美他們表演一段張柯兩人在區運會服務期間拉扯打鬧的一幕。演畢，兩人自創誇大劇情，緊緊摟抱，同聲說「我眞希望柯安妮跟我這樣親蜜……」

張貝克被她們逗得又癢又痛，不得不再追上去。驅散她們。他們從午休教室溜出來做團集會，做的儘是這些追逐打鬧，至於工程計劃的進度，他們根本沒有放在心上，反正船到橋頭自然直。

張貝克還陶醉在昨日的醇美回憶中：電話召集令，逃避午休的集會，李美美的短劇。不料，他早晨一走進教室就被導師找去談話：

「你昨天中午逃課到那裡去？」

「我們童軍團集合準備聖誕節的園遊會。」

「女生班導師傳來家長的控告，你昨天，昨天晚上打電話到女生家裡騷擾。是不是？」

這回完了，張貝克對這個指控，措手不及辯護，只好低頭靜默。他知道後果會很慘，導師的招術千變萬化。

「從今以後，禁止逃課出去做任何事。童軍團要集會，你要取得童軍團長的字條，否則校規處理。」

「童軍團每年都是這樣活動，這樣慶祝聖誕節的。」

「今天革新了你去拿團長的特許字條再說。」

換作另外的學生早就退團不幹了只有張貝克癡迷於柯安妮，不能自拔以致傳染少年維特的煩惱。童子軍成爲他自尊心的唯一寄託，既然他在比學科成績的排行榜中，只是敬陪末座的一條蟲，那麼他爲什麼不在童軍世界茁壯爲一條龍？最起碼可作柯安妮心目中的一條龍，有何不安？

他邊走邊想，不知不覺來到了童軍團長的辦公室。團長很客氣把他安頓在沙發椅上，坐穩。開始訓話：

「你是很優秀的童軍領袖，從你在十月下旬大露營所表現的服務可作証。」游團長清喉

嚨，看著他臉上表情說：「但是，你最近從教室開溜，還叫黃文他們逃課大搖大擺在升旗台弄竹竿、打繩結。太不應該。」

「老師瞭望台要做起來，才有童子軍精神。」

「新校長有新精神，不是舊玩藝兒所能體會。」

「老師，你這樣會使我發瘋。」

「你那天到校長室去告狀，才會使我和楊老師發瘋呢，你跟誰去的？」

「王子田。」張好像被團長的話鎮懾了。

「校長怎樣回答？」

「他說他會找團長商量。」

「另外乙案，女生班導師指控你在夜晚打電話到女同學家裡，影響他們晚自習，果有此事？」

「我只是叫他們借副科的課，出來做瞭望台工程。」

「放肆，三番兩次告訴你說瞭望台不做了，爲何癡迷不悟？」

「只要你寫張証明給楊導師。」

「不管主科副科，課表是教育部頒定的。我沒有一手頂天的權力。上次全國區運會是吳敦義市長署名的。」

張貝克站起來，胸肩起伏斗大，長滿青春豆的胡瓜型的嫩臉漲得通紅。他好像激動得滿腹火山漿岩。

「導師的意見跟我的完全吻合。你要把脫韁的野心收回，認眞功課，專心學業。」「老師，讀死書不如建瞭望台工程。」

「你就是執迷不悟，功課才落到全班倒數第二。你要迷途不知還。我就把你退團，反正你現在的五十分已構成強迫退團的條件。」

「老師，萬般皆下品，唯有讀出高的時代過去了。看我的辦事能力，我現在畢業出去立刻組織一個公司，可以聘請一個博士來爲我填調查表。」

「以後收拾野心，認眞做功課，心靈才有充實感，前途才有希望，日子才不會空虛無聊……」

「老師，那個老套的眞的使我痛苦，我父母早已向我說過千百次，家教老師守在夜晚的書房裡，我就是算不懂那種數學理化……」貝克聳肩狀作無可耐何的樣子。

「最起碼其他語文社會學科要做好呀！」團長正襟端看著張貝克！穩定地說：「眞正的快樂在於自己親身經歷一段艱辛困苦的努力，而後柳暗花明展現成果型的發展。好像王陽明被困在貴州的荒山棘叢，蠱毒瘴癘謫居三年，終於在那極端沉鬱孤苦的歲月中，悟出格物致知的道理，突然夢醒，一躍而起，寫下『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學說，多年鬱結，一朝豁達晴朗。他對眞理有所瞭解、有所領悟，獲得眞正而永恆的快樂。」

老師給他靜得快要睡著了，趕快收住話題：「你是聰敏的，從你跟柯安妮，李珍妮她們鬥嘴辯論的纏鬥不休，從你辦理幫助辦理全校大露營的事實可得到肯定。可惜你沒有善用聰明於課本，而沉迷在小女生的幻夢中。回頭吧！孩子，不要讓別人指責說貝克因爲參加童子

軍而變壞了。這樣叫我背黑鍋是不公平的。」

他回到教室不停地在腦海中上演倒片電影：他是伯樂，十月中旬的全校大露營，團長為我安排聯隊長兼司儀的工作。兩天露營給我表現的機會，爾後還給我記個小功。這份榮譽彌補了我兩年多的國中生活挫折感。記小功証明一個事實：我能做到的別人做不來，別人誰考場手到的好成績我做不到。唉！上蒼造人為什麼這樣不公平？柯安妮的磁性聲帶總是那麼輕易地趕走我腦中的做功課的耐心，她的笑聲、她的特別俏麗的嘴唇，閃起來薄薄如玫瑰瓣的美。」

「張貝克，Happy is he who knows his follies in his youth。怎樣講中文。」

英文老師把他叫起來，他發現張貝克在發呆，根本沒有聽課，沒有抄筆記，也沒有唸上課練習。

「老師，我要是聽得懂，早就留學美國了。」

「留學美國太好了，你更要專心學英文。」老師把他鼓勵一番說：「這句意思『少年時代知道自己愚行的人是最快樂的。』希望你快快覺悟。」

那節下課，站得痛酸僵硬的臂腿還沒放在坐椅上，英文老師儘快找到楊老師那兒報告張貝克的偏差行為。碰巧團長也在那兒，三人交換了張貝克的個案資料，彼此如此這搬地密謀一陣，十分鐘的休息過去，又各自幹活兒去了。

張貝克坐在書房裡，房門反鎖著，媽媽進不來。但是他的內心卻敞開著，導師的諫言字字浮現出來：「若有半條差錯，加上前錯，通通抖出來，扣發畢業証書。」童軍團長的宣告

：「月考總平均不到六十的，勒令退出童軍團。」他們兩人的禁令好像制孫悟空的金箍咒，牢牢限制了他的心愛的瞭望台工程。而英文老師考他的格言，卻好像山窮水盡疑無路的絕境中的一絲毫光，但是路在那裡？

唯一可行路就是做功課和想念柯安妮，讀書當博士的野心早已死了，他自知不是那種料子，那麼柯安妮呢？

「如果媽媽知道我與柯安妮相悅相戀，她會允許我迷戀下去嗎？」

他在雜記本子上亂塗亂寫，寫出歪歪斜斜的自問話，在句末畫上柯安妮的全身裸畫。在他心目中，柯安妮就是羅馬噴泉池畔的維納斯，她的纖細的腰肢加上那微微隆起的上圍和臂圍簡直把他迷死了。她的對話句句都嵌入他的靈魂深處：

「她的對話充滿機智。」

他還在雜記簿上塗鴨。塗來塗去，引出靈感。他把週末約她在校園見面的詳細計劃，組成一封情書：

×　×　×

安妮親親—妳好。

電話既已被家長老師切斷，我不得不寫這封信，我想妳想得快要發瘋，週六12.13.下午補習出來，我在補習班對面的小吃店等妳，一定要來，不然我會給妳很多好看。而我恐怕會死得很難看，我想妳想死了。

貝克立正敬禮12.20.

×××

他的信不用貼郵票，卻比郵差更快更神密地傳到對方因為他們童軍團員之間有個秘密通訊網。這次他把這個從旗語通訊應用在團員之間的通信技巧用上了。次日，他渴望得到安妮的回信。等待一刻好像現實生活的一天，等待一天好像過了一年，張貝克在一年的等待煎熬中，他嘗到人生甘美的另一面。柯安妮為什麼要這樣遲遲回信，若不是怕她的導師，他大可以自己跑進她的教室……。既使被捉去記過也是值得的。無耐中他想起區運會在柔道比賽場的服務情景，他握錯童軍棍而被李美美柯安妮聯手捶打的感覺，那種懲罰比馬殺雞更神密，細細柔柔的粉拳，捶打過來，他招架抵抗，一掌握住她的小拳頭……。

柯安妮收到張貝克的信。但是她也同時收到了很多訊息：李美美的模仿演示，導師的勸告，團長的開導。尤其團長在集會中宣布學科成績不及格而勒令退團的夥伴名單，張貝克竟然上榜。這個外表俊帥的張貝克在她心目中大大貶損了身價。她幻想中的白馬王子竟是考場上的爛垃圾，她自己從八十爬不上九十已夠爛了。八十對五十眞的門不當戶不對。她根據這些理由，給他一個回信：

×××

貝克張：

您的信使我恐慌。我很感謝您這一年來給我們小學妹的指導和照顧。但是現在是你準備高中高職升學考試的時候，希望您懸崖勒馬，專心準備聯考。明年的此時，考驗眞情的關卡會告訴您一切。祝您

考場如意

安妮字 12.21.95.

×××

張貝克看完她給他的回信，心情恢復到紊亂無聊的混沌世界。他在桌子上呆坐塗鴨。橫七豎八的草圖代表他的無聊和無耐，方而直的長線代表他對工程建設的幻想，圈圈點點的標記代表他對師長的叮嚀和掙紮，代表他對喜怒哀樂的悸動，代表著聚散離合的昇華：

「安妮，聯考過後還願意接受我的邀約嗎？」

「妳媽媽還會罵我嗎？到學校告狀嗎？」

他漸漸把注意力集中在七月高中高職升學聯考。對上課捉聯考必出的模擬試題的那科逐漸感興趣。

llappy is he who knows his follies in his youth。

突然間，他在塗鴨紙上寫出這句格言。濾心快樂，滿心驚訝，滿心弧疑：

「我幾時變得那麼聰明了？」他自言自語地嘗試默記其他各科的要點。

他越來越快樂因為王陽明的思想在他頭上長芽。

七月底，他終於國中畢業考上××高工製圖科。他看到榜單。手上的書包一甩，飛奔到電話亭，打電話給柯安妮。

碧潭悟登山

那一年，秀子的正名出現在台北市高中聯招新生錄取的榜單前段。秀子雀躍而喜，喜極而泣，眼淚像潮水洶湧出來，淹沒了那張俏麗的臉龐，沖蝕了唇瓣的殷紅。作夢也沒想到秀子竟然考上北一女。國三的導師從模擬考的排行中預估秀子頂多只能上第二志願景美或中山的。

新生訓練過去，秀子脫掉國中長襪，換上那一襲全綠繡有白色學號的制服。得意的媚眼，驕傲的唇角，呈現在她稚嫩皎皙的蛋臉上。我眞爲她捏把冷汗，午夜夢迴，我頻頻叮嚀內子。

「蘭，我剛剛作了一個夢。」

「夢見什麼？」

「夢見秀子捧著滿江紅的成績單，在哭。」

「呸呸呸！狗嘴不長象牙。」

「眞的，或許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秀子若不能痛改前非，革除國中時代貪玩的小白兔心理。我很擔心。」

「安啦，你上你的班，我負責開導她，好嗎？」

秀子沒有驚覺到高中課業的繁多，史地國文教材比國中課本厚了三倍。英數兩科共有五本教科書。她的讀書方法就是考前開夜車，臨陣磨槍，她以爲像國中一樣，磨了不快也亮，考完，把書本一丟，又在聽音樂。

不知什麼原因，秀子的音樂治不好她的痛苦。她望著接二連三的紅字考卷。她的驕氣消失了。臉頰消瘦蒼白，體重減輕六磅，眼見國三時代的青春亮麗逐漸消退。

內子趁著她對妝上學之際，塞上零用錢。並且向她說：

「秀子，讀書要有常態，循序漸進，不可一暴十寒，瞧妳的高一生活，成績沒有得第一，身體消瘦令人憂。爸爸說妳最近不美了，他不好意思當面傷妳的心。」

「我知道了，功課那麼重，我要留級還是要消瘦？」

寒假對秀子而言，不啻地獄坐牢，她體重從國三時代的四十八退到高一的三十八公斤。她惑不解。這樣乖乖純純的十六歲少女，沒有交一個男友，沒有接觸任何異性，難道愛慈病會從空氣滲透到她的心肺？

臨考開夜車也感到記憶力大不如從前，晚上啃書明明記得清清楚楚，怎耐次日出現在考卷，卻模模糊糊，答不完，她對高一功課感到惶恐。

寒假結束春假來，學校生活如夢如幻。

那一天恰好是青年節放假。全家到碧潭郊遊。偉偉中途藉口開溜：

「媽，我要回實驗室做化學試劑報告。」

「媽，哥哥昨晚約好鄭婷婷要教她做化學實驗。」

「秀子，小心我揍你。」

「別鬥了，讓他去，以後妳考上大學也可以這樣。」

在碧潭，我一個人在河邊垂釣，內子帶著秀子去泛舟。她們駕一葉小船。在平靜遼闊的潭面飄呀飄呀的，有說有笑，難得看見母女兩人過著這樣天倫溫馨的生活。

碧潭在七〇年代仍是北部著名的風景區，平湖千尺，偎著青翠筆直的峭壁，緩緩流水。碧潭吊橋如一道彩虹倒挂在長長的潭面中間。好像腰繫的彩帶。

忽然間，潭頭峭壁下，傳來一陣歡呼，吸引潭面上千千萬萬對好奇的眼睛。

一群壯碩英俊的青年正要表演攀爬峭壁。山麓張開一面長標語：「救國團登山表演」

碧潭之美，美在它互相依偎的潭邊峭壁。它們不怎高，約二百公尺。幾乎與潭面垂直。倒影水中，使遊客陡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神秘感。

秀子暫時忘記功課的重壓。羨慕那群帥哥，那麼大膽，那應健碩地攀在峭壁間，好像菲洲叢林的大猩猩。他們每隔一段距離釘一枚大釘子。

「噹噹！噹噹！」

仔細地，準確地，釘牢那個大鐵釘。釘牢一個就往上一爬。毫不苟且，逐步攀爬。

他們踏著一個一個釘牢的大鐵釘，爬上陡峭筆直的山頂。潭面泛舟的千萬隻眼睛都看傻了。

「掉下來不是粉身碎骨嗎？」有人問著。

「孩子，看清楚了吧！」內子趁機向秀子進言：「這就是我常常告訴妳的正常的讀書態度。一步一個釘。第一步沒有站穩不踏第二步。每次課業上有疑難，不可敷衍窮等，要徹底，了解，方可有所進益，不可含混。不可本末倒置。」

「媽媽！我知道了，功課不可累積到考前開夜車。每天要把每天的功課吃下去，消化，對不對？」

「爸爸一向稱讚妳聰明乖巧，心機靈通。須知日日勤耕地目沃，朝朝勤誦詩詞豐」

「我要除舊布新，才有資格穿那套綠色制服。」

春假過去。

秀子本著一步一個釘的道理，循序漸進。每天認真演算習題，背誦詩句詞章，精神無限愉快。她的食慾也恢復正常，往日聽錄音帶消愁的劣習改掉了。

暑假再來，秀子挽回了上學期的紅字危機，順利踏上高二。

高三畢業，她不但恢復少女時代的豐華妖美，而且順利進了理想的T大。

積土成山

英國諺云：「每隻狗都有得意的一天。」

一九七二年是我最得意的日子，從K大畢業，考取銀行辦事員。由於當時銀行裡面女多於男，我很幸運地獲心上人惠華的青睞。美麗燦爛的前程在我眼前一路攤開，有什麼比得上今年的快樂？丟下書包，放下心理重壓，辦公室的旋轉椅比教室硬板凳舒服千萬倍，愛情如初綻的玫瑰舖在我上下班的馬路。

唯一遺憾的事：惠華必須於結婚辭去銀行的差事，我上下在打聽過了；當時的社會潮流就是如此。我們的社會福利制度尚未發展到今天的樣子。健保也只限於當事人及其配偶。然而我的一個「初生之犢不畏虎」的愚勇，向惠華拍胸脯，光憑我的薪水袋保証可以養活一個小家庭。其他何必計較太多？我不知道什麼大男人主義。反正男主外，女主內，把一個小家庭安排得穩穩定定。我們對婚後的生活已經討論很多，我就耽心惠華不能適應辭去公職以後的空虛生活，在訂婚前的幽會，我問她：

「華，妳辭去銀行肥缺，作家庭主婦，不委曲嗎？」

「怎會，只要做出一個像你這樣俊美聰明的小貝比，造就他由小樹成大樹，由大樹成棟

樑。」

「華，你這樣想是很聰明的。銀行裡面有呆帳風險，有被搶劫的風險。辦業務的成就感不如養小樹大樹。」

「只要你把薪水袋交給我，生活就有保障了。」

「命都給你了，那在乎薪水袋。」

年輕人不善於理財也是事實。婚後，我們突然感到紅白帖子的應酬往往透支了薪水袋。

七五年春天，在流行性感冒猖獗肆虐的日子。妻把三歲大的貝比送到醫院。打電話到公司，要我籌措一筆住院保証金。當時只知大人有保險，沒注意到沒投健保的小貝比也會生病，甚至病到住院。

手持借支薪水的簽呈，赴出納組取款，不巧，出納組長因公外出，我的案子被卡在那裡。

繞室徬徨，坐立不安，那裡還有心情辦別人的事？

同事謝君，見我行爲有異，起來跟我說悄悄話：

「老H，看你今天下午好像跟出納組有什麼過節？」

「沒有啦，看我是那麼虧空公帳的人嗎？」

「我是相信你的爲人，只是你有什麼心事，說出來，大家是好同事，互相幫助，也是勝過一個諸葛亮。」

「謝謝您關心，實情是我的貝比偉偉患流行性感冒，轉成肺炎，內子惠華從前是這裡的

室花，你記得嗎？她在醫院急得團團轉，沒有保證金，住不了院。」

「哎呀，這小事一幢」他立刻把收到的儲蓄會的會錢週轉過來，並且咬耳朵向我說：

「H兄，忝屬知友，我有意見提供。凡應付臨時開支，必須是未雨綢繆，才保有備無患，你平時若能參加月會儲蓄，每月從薪水袋抽一張，積少成多，堆土成山，就不會有今天困窘在出納組的醜態。」

「謝謝你的高見，自己在開銀行，自己忽略了家庭儲蓄，眞是諷刺。」

事後，我與內子決定，每個月從薪水袋抽出五仟元，實行儲蓄計劃，參加謝君的儲蓄互助會。家庭開支，一切如常，只是稍微約束一下購買慾而已。

「妳是不是感到委曲了？」

「不會，不會，爲了這兩個貝比，我們更應該學習儲蓄。」

內子對於養兒持家比較熱練，每天還節省一些時日來研究投資理財。

當時國內經濟好轉，外匯存底節節高漲到六百億美金，工商業蓬勃發展中小企業市場也活絡起來。

某天，夜闌人靜，小貝比入睡了，我倆兒在床上你儂我儂之際，內子向我咬耳朵：

「老公，我最近學會生財秘招。」

「什麼秘招？」

「打電話就能賺錢。」

「有那麼好的事，那我就不必去上班了。」

「不，你繼續上班，穩住財源。儲蓄的節餘拿一些來投資商場。我們都是學商的，要往商場磨練呀！」

「虧了怎麼辦？」我故意刁難她。

「賺了怎麼辦？磨練嘛！趁著現在工商景氣，股票高漲，商場最須要銀根，我們就找幾個股東籌設銀行。」

我標一個六位數的儲蓄會給惠華做股本。反正她答應帳面給我過目，盈虧由我掌握，兩人同心，事情好辦。

到了民國八十年，股票高漲到一萬兩千點之際。銀行信用貸款也熱到沸點。她欲罷不能，一股三商銀從八十元高漲到八百元。一張從八萬元買到的股票，漲到八十萬。善於理財的她收利息收得笑哈哈。

我天天都跟內子說教，叫她務必嚴格評估顧客的抵押。凡是信用不佳的客戶，寧可忍痛割捨。

好在內子是學商的，知道商場盈虧之理。股票大跌未受其殃。我們的儲蓄就由六位數跳到八位數，內子成爲私人銀行的股東。

現在，同事之間，少數週轉，我也可以幫忙一二。眞該感謝他當年的善意和指導。

掃地掃心地

他在公司正式印在名片的頭銜是A公司高雄廠機要秘書，總經理之下，兩千員工之上的二號頭目，是頭頂發光手抱太陽的熱門紅人。他的額頭微微閃爍著亮可鑑人的禿禿，跟他的不惑之年的閱歷相襯。瞇瞇細縫裡閃爍黑白清徹的眼球，好像遙遠的星星眨著精明幹練的光芒。同事們給他取個外號叫作「SC」意為STUPID COW。

SC的公司有員工貳仟多人，若包括連鎖店，海外分店則近五萬人，他在那位子蹲了十四年，換了四位總經理，會受到歷任總經理的器重在於他的勤奮，他發揮笨牛精神把一天廿四小時貢獻給公司，還要發揮四十八小時的熱力，他秉持大學畢業第一名的優越感承辦公司繁忙的業務不眠不休地加班，只為固守第一名的優越感跟同仁拼業績，他天眞認為學業優等就等於業蹟優等。

每次派來新的總經理，不知在那裡預先探聽這些消息，交接儀式完成，悄悄地拍他肩膀說：

「公司上上下下都翹起大姆指讚佩你的能力，學識和勤奮精神，機要秘書還是要偏勞你了。」

「總經理過獎了，我只不過駕輕就熟，老馬識途而已，另一角度衡之為蕭規曹隨，了無創意。」

「客氣還兼謙虛，眼前最須要的就是駕輕就熟，穩定局面，讓公司穩定成長。」

「是的，總經理，恭敬不如從命。」

新任總經理就職那年就是SC接任機要秘書第十四年，馬總經理是他的第四個長官。同仁們簡稱他「馬總」。

馬總就職典禮的演講詞主張新形象為清廉。他說：

「我們的公司創業至今已有四十六年的悠久歷史，成品內銷外銷，幾乎已佔有世界各國的市場，感念先人創業的艱難，感念祖國對電子工業的栽培。」他停頓一下，掏出手帕擦拭額角的汗水，再提高嗓子喊叫下去：「我們今後要承先啓後，要生存下去，要建立新形象，要清清白白地做人，要誠誠懇懇地善待客戶……。」

×× ×

新官上任三把火，馬總一坐上總經理的寶座，神采奕奕地叼著烟斗，燒一枝麥克阿瑟式的雪茄，吞雲吐霧，慢慢在燃燒他的三把火。然後慢條斯理召來SC，組成三人巡閱小組，到各處室去作業務巡視。凡是跟他打招呼，總不免聽到他的口頭禪：「托大家的福，業務蒸蒸日上。」

SC的坐位與馬總雖一牆之隔，業務工作量卻有天壤之別，馬總簽公文只看一眼，簽一字「知」或「如擬」，蓋個章就結案。而SC的幕僚作業就沒那樣瀟灑。SC要按照來文內

容擬定辦法，交付實施，然後送呈馬總批示。如果每個案子都是一加一等於二，倒也好做，偏偏就一些錯誤的計算，而他又不得不閉著眼蓋章認對。這種案件大部份來自採購林和大眼黃。爲了堅持他心地清潔，常常把他們的公文駁回，叫他們重新檢具原始憑證，他爲此與他們齟齬半天。以一句：「樹頭正，不怕樹尾刮颱風。」作結束。

風暴終於吹到SC的案頭上，年終業務檢查大會全體員工動議要把福利社改組爲員工消費合作社，由員工選出理事監事，理事主席。承辦該項業務的大眼黃和庶務林聯手送來那份會議紀錄。

SC知道那份會議紀錄必須向N國總公司呈送，獲得批准才可以實施，他仔細看完紀錄，愣住了，口瞪目呆，良久，他責問大眼黃：

「大會結論明明是要改組爲員工消費合作社，你爲什麼說大會決議維持優良現狀，包括外商經營？」

「員工自己沒有人才，舉一個早點烤麵包的例子，公司每天要供應一千份以上的漢堡麵包，若不是烤麵包出身的矮子財那麼能幹，公司能撐下去嗎？」

「這案子讓馬總去做決定，你們先回去。」

SC不得不把這個案子壓下來，作個深入瞭解。他很快在公司眾多耳目之間得悉林黃和矮子財合股在阿里山的山腰向原住民購買五百公頃的山坡地，投資種蘋果，資金都是矮子財提供，林黃做掛名股東。

SC自忖，天下有那麼白吃的午餐，掛個名就擁有百餘公頃的山坡地。他自怨自艾說：

「我若是找到他們互相勾結的證據，我就把他移送法辦。」

當天晚上，大眼黃偕長腳林捷足先登。

他們在總經理家娓娓敘述公司裡面的芝麻小事。長腳林是首任總經理帶來的私人跟班，按插在庶務採購組，是典型的「黑官」，他是高職畢業，肚子裡墨水稀薄，算盤倒是有一套，這幾年來，憑著打算盤分回扣的本領，獲得總經理的信任，後來那個提拔他的總經理在一次回總廠述職，從台北到名古屋的班機出事，墜落在名古屋。總經理來不及回台告別，也來不及帶走他的心腹—長腳林。

續任的總經理蕭規曹隨把他留在採購位置，不知是投鼠忌器抑或是另有原因。

長腳林一本初衷伺侯總經理太太購買冰箱儲物的習慣，替次任總經理做了同樣的服務。他的黝皮細眼的特徵變成了總經理太太最親暱看管冰箱的忠狗。只要忠狗似的長腳林算盤還在，她就不必勞神廚房裡的食物。

長年的工作經驗使他與當組長的大眼黃結成一條堅如馬奇諾防線的聯盟，由於這條聯盟掌控了福利社的包商，他們今天比SC更靈通地向總經理太太透露這個訊息：

「請你向總經理轉告我們的計劃，開會紀錄不管怎樣寫，實際上，福利社仍與包給外商經營。」

SC作夢也沒想到長腳林會跟大眼黃，包圍組成秘密聯盟，他只知道「公門裡面好修行」，只知道勤奮埋頭苦幹，只知緊緊記得馬總的訓詞，「貪就是賤，固執不化就是愚。」他也逐漸察覺馬總不按牌理出招的公事越來越多。他想要據理力爭，但是當承辦課長與馬總會

合向他力辦之時，他老是攝服在馬總的官架子的凶芒之中，拿這宗福利社的開會紀錄為例，他就睜一眼閉一眼地簽上去，心理留下一滴墨汁似地，逐漸模糊了他的潔白的心地，他的心不黑，但卻染上墨漬似的齷齪。

ＳＣ在他機要秘書的位置修行已近十四年了。卻未見到什麼善果。十四年來兩次升級，其他的十二次都在大眼黃和長腳林的毀謗中傷下，考績乙等默默地混下去。跟他同年進來的課長們都已用膩了勞斯來斯的進口車，而他，身為機要秘書竟然以那輛七〇年代的蘭美達作為上班的交通工具。同事們過意不去，常常勸他買一部裕隆或福特，而他卻不改其樂，他往往反諷說：

「只要業績超過我在學生時代的成績，我就心滿意足了。」

「那麼公司那部老箱車供你用好嗎？」負責交通倉庫的老陳跟他很談得攏，他煩於保管那輛老爺車。但是ＳＣ也不領情，他說：「騎著蘭美達，很自由自在。」

倉庫陳把這件事散佈在同事間，大家無不扼腕。

「難怪人家叫他笨牛，真的stupid。」

大眼黃又呈上一宗棘手的案子，他那個小小的蔗務課長，不惹眼的小單位，竟然簽辦那宗兩百億美金的超額貸款，ＳＣ當面叫回大眼黃，問他：

「公司資本額不是九十億美金嗎？」

「是的。但是馬總跟Ｘ銀行胡董事長講好了，現在利率很低，付利息很方便。光那未上市新銀行股票利潤就綽綽有餘。」

「可知蓋章的人要負擔保責任的。」笨牛到此精明了。

「馬總都不怕了，你怕什麼。一切馬首是膽。」

大眼黃把簽呈在ＳＣ辦公桌上。悠哉悠哉出去放謠言，說ＳＣ阻塞了公司業務發展，笨牛目光短視，膽小如鼠，公司負一點債，向銀行借一些錢也不敢背書，沒有擔當，沒有機要秘書的資格。

ＳＣ側面聽到這些謠言，他更覺得前途暗淡，荊棘當道。加上那七年輪到一次昇級的甲等，那馬總批駁公文給他帶來的業務壓力。他悚然覺得無形的利劍，四面八方地向忠心耿耿的笨牛刺過來。他無私無邪的清白快要被四週的濁流沖掉了。

「現在走還來得及。」

ＳＣ交戰掙紮的內心終於做出這個決定。

他那清白的心靈容不下昧著良心超額貸款的污穢。他毅然決然在福利社那宗公文底下加一張辭職簽呈：

「你真是食古不化，這個福利社和員工消費合作社有什麼分別？辦的還不是員工衣食瑣事？」

「底下還有一張簽呈，請馬總成全我，讓我空出這個位置，你好物色如意人選。」ＳＣ把話題岔開。

馬總的官架子經ＳＣ的簽呈突襲。不覺一怔：

「你真的要走？」

「我留在你身邊，碍手碍腳，既然我食古不化，就讓我走開，你另找高明，我真的累了。」

「我看這樣吧！你在同一張桌子辦公十四年，也夠單調，委曲你了，現在柴山分店有店長出缺，你到那裡，一則昇調，二則輕閑，三則不影響家計。你的哲嗣是不是要到美國修碩士嗎？」

「這是我家的私事，謝謝你關心。」

「機要秘書，我一向都很關心我的同仁，只是你我之間理念上有些差距而已。為了擴充公司業務，我不得不籌些資金，你若是不認同，我真的很為難。」

私人公司的行政效率特別快。

第二天，SC卸下機要秘書的重擔，坐上柴山分店的店長寶座。看著七個員工，輕鬆多了。

柴山是K市西側面臨台灣海峽的小漁港，風景很美，海景千變萬化，閒來沒事，他沏一壺凍頂烏龍茶，一面品茗，一面藉著海景消愁。

座著捲起的陣陣浪花，他偶而自言自語地呢喃著：

「愁什麼？浮沉千古事，放下包袱好安眠。」

他是怕閒的人，偏偏那個分店特別冷清，他的工作就是簽批公文，蓋個官印，其他時間就徘徊在品茗，看報和望海三部曲之中。

某天，報紙刊登一椿駭人的社會消息：

『A公司高雄廠總經理涉嫌挪用公款台幣伍佰億，經跳票查覺，已被革職，移送法辦。』天下事竟然這麼巧。

再過半年，老陳傳來公司消息說大眼黃因為憂心積勞，中風倒地，不得不資遣。他回老陳的電話說：「積廿年闖蕩江湖觀察所知，因果報應的現象出現得不可思議，雖說迷信，卻又那麼靈驗。」

垃圾伯伯

南台灣的秋晨，旭日剛剛睜開惺忪睡眼，迷迷糊糊地爬上大武山頭，氤氳飄逸的嵐氣正在爲山腰裝飾一份神秘的彩帶。啁啾山鳥在這黎明的剎那間齊奏上蒼指揮的起床號。

垃圾伯伯像時鐘一樣地彳亍在民生醫院東側住宅區的單行道。由於清掃馬路的環保車只掃林蔭大道，巷道的清潔好像成爲他消磨清晨的管區任務。

他一面清掃，一面打量著路過的學生，好像在點名，而附近學區的小朋友也回報一日生，二日熟的心理，把果皮，垃圾袋抛在他的畚箕裡，一些頑皮的學生說溜了嘴：

「垃圾伯伯，早安。」他的綽號就這樣傳開了。

看起來垃圾伯伯並不像衣裳破爛，土頭灰臉的拾荒老人。他穿著清潔乾淨的休閒服，掛著國際×會的醒目背心，在住家門口那條單行道來回穿梭，收拾廢棄物，清理污水溝。直到畚箕裝滿垃圾，才端起它一搖一幌地倒入環保子母車。

他的年齡不怎麼大，看上去卻像耄耋高齡的老頭，因爲他中年早禿的額頭，加上又粗又黑的臉皮，使小朋友們看走了眼。好在他很有雅量，對他們的惡作劇，一笑置之，從不計較什麼。

有天早晨，他慣例左手畚箕，右手掃帚，在巷口打掃的時候，瞥見涂太太拖著一個滿臉淚珠的小男生趕上學。那個情急唯恐遲到的涂太太被她的撒野頓足的寶貝兒子激怒了，口不擇言地罵著：

「你如果不乖乖上學，好好讀書，將來長大賺不到一口飯食，就去接垃圾伯伯的畚箕。」

「我才不在乎呢！」小孩頂嘴。

「丟自己的臉已夠可憐，還要丟我們一家人的臉，你不怕被天打雷劈，掉入地獄？」

垃圾伯伯聽到這段母子對話，心裡有些不平衡，掃垃圾是三十六行裡頭最下流的一行？還要被列爲家族歷史的頭等罪人？他起初自告奮勇出來爲地方服務，秉承中國古訓「修路造橋」是第一等積善之人，積德之家，滿懷希望地掃下去，期望獲得地方鄰居的感恩和讚美。不料賺到的都是冰冷的蹊落。

他越想越生氣，咬唇握拳，頓足自責，最後狠狠地下決心：「以後碰見她，非教訓她不可。」

次日，果然冤家路窄，她又出現了。

「妳就是昨天早晨拖小孩上學的涂太太嗎？」

她點點頭，不屑的笑著。

他沈下臉正經莊重地說：

「妳昨天拿我教育孩子，打掃馬路又不是盜娼偷搶，妳認爲是罪大惡極之人嗎？」

「對不起，我一時情急，說錯嘴，請原諒。」

「妳那種不明是非的價值觀就是反教育。」

「唉喲，你是偉大的富有公德心的模範好人，昨天算是我無心的錯，大人不記小人過，請您忘記，好嗎？」

「我只是告訴妳要用是非教育孩子，否則上樑不正下樑歪……」

垃圾伯伯教訓涂媽媽的消息，很快就像陣風一樣吹進單行道的每一戶人家。

次日，涂太太邀約她的鄰居龍太太和馬太太，結伴帶著她們的孩子，浩浩湯湯走到巷口，送兒子上了校車，踅回時三人聚著密語一陣，然後朝正打掃巷道的垃圾伯伯圍上去。涂太太首先發難，扣板機發射機槍似的快攻：

「垃圾伯伯，你早。請原諒我們叫你垃圾伯伯，其實這附近所有的小孩子都這樣子向你稱呼的。」

「小孩子是童言無忌，妳們也是隨口小便的孩子嗎，這是我不得不向妳說教的，成年人要講道要理性，是不是？」

「對呀！」龍太太嬌聲嬌氣地說：「其實垃圾伯伯看起來很有氣質，根本不像拾破爛的。」

「豈止呢！我們應該感謝垃圾伯伯，每天起來打掃我們的巷道，處理垃圾，這種公德心簡直可以當選好人好事楷模呢！」

「唉…眞可惜！這幾年沒有選拔好人好事的活動。」

「我並不是爲要當選好人好事才出來掃地的。」

「那是爲里長候選爲舖路囉？」龍太太冷笑著說。

三個女人聯手對付一個男人，俗話叫作「三娘教子」，那個男人若沒有兩把刷子，十之八九都是吃敗仗的。何況涂太太爲了昨日的齷齪而招來這兩個助拳，不論她們來意善惡與否，先把他消遣一陣，總要她們知道我也有張嘴巴。

「你天天一大離開暖被窩，你太太不會吃味兒嗎？她不會在床上拉你一把，嬌嗔一罵？」馬太太攻勢凌厲。

「妳們眞的要逼我亮出底牌？」垃圾伯伯停下一切掃地的工作。掃帚往路邊一丟，拍拍手上灰塵，拉拉×會工作背心，兩手一攤，說：

「不瞞妳們，我就是大學時代在玉山山路檢拾廢棄物的時候，意外地檢到現在的美麗的嬌妻。」

「天下奇聞，有這種巧合？」

「好人有好報嘛！」他不慌不忙的接著說：「那是一九八五年寒冬，我是學校環保社的社長，參加淨化玉山義工活動。」他清清喉嚨，一鼓作氣說下去：「我們背上簡單的裝備，左手一個大垃圾袋，右手一個垃圾夾子，從三八〇的高峰沿路檢拾被丟棄的罐頭、瓶子和廢塑膠袋。不料走到傍晚，將要紮營的時候，聽見微弱的要求救聲。我們驚訝，立刻停止工作，朝那聲音尋找，你猜找到什麼？」

「唉喲，好恐怖，魔鬼哪！」龍太太用閩南語說著，裝出令人發抖的恐懼相。

「發現兩個迷山的女子。蹲在芒草堆裡，拼命撫芒根，一面不停地泣喊救命。後來其一個變成了我的今天的妻子。」

「所以你繼續拾破爛，找找看還有沒有第二次迷山的女人好帶回去作妾。」

「愛說笑，誰來作妾？妳嗎？」

「她老公有槍呢！」

「……」

垃圾伯伯的一段表白，卻又堵住三人的嘴，也深深感動了她們，因此，垃圾伯伯的形象一夜之間如麵包發酵，澎漲了好幾倍。巷子裡的男女老幼無不受感動。

他對於公共環境的愛護越來越起勁，沒人知道眞正的原因，是爲紀念玉山迷路少女的奇遇？抑或要博得鄰居們的高帽子？但一個不爭的事實呈現出來：與他同年齡層的老人紛紛中風，腰酸，生癌，只有他健壯如牛，手臂肌肉越掃越粗壯，禿禿的額角閃閃發亮。

涂太太和龍太太她們不改本性地說：

「你掃得太乾淨，連一根頭毛都長不起了。」

冬天來了。

一個北風肆虐的午夜，溫熱成癖的港都陷入寒風飄霜的恐怖寒流中，垃圾伯伯的住區雖然遠離通霄達旦的市中心，仍不免陣陣北風的呼嘯。

家家戶戶緊閉門窗。讓北風在門外呼號，讓溫馨在床上夢遊……。

突然，石破天驚，一幢木屋爆出火花。一聲悽厲的女人尖叫聲，劃破長空，掩蓋風嘯，

傳遍整個巷道。

「救火啊！」涂太太散髮飄在睡衣外，往火屋外狂奔。似乎著火點在她家或她家附近。

「救命哪！失火了！」

巷子裡沒有一個魂响應，她的叫聲更恐怖，不得不繼續：「火燒房屋了，大家快逃命哪！」

火舌在寒風中飄舞著。

原來只屬北風管轄的午夜空巷，突然傳來祝融鬪女人的吶喊。涂太太家那一帶舊的日式木造平房已吐出熊熊火舌，隨著北風狂舞。

喊救命的人已叫得嘶啞瘋狂，逃命的人卻那應寥寥無幾。急死人了！那應緊要的時候，竟然沒有驚覺。

垃圾伯伯在夜夢中聽到哩叭啦的不尋常的聲音，夾滲減救命的女高音。他霍然驚醒，一看腕錶，啊！凌晨三點。

他趕緊捻亮抬燈。抱起床頭電話，迅速報告一一九。

大火燒過，雜亂的現場和巷道邊凌亂的廢棄物，把一條勉強寬的單行道兩旁塞得堆積如山。事後估計，被燒死的男女老幼共十三人，房屋全毀的五家，半毀的兩家，涂太太龍太太和馬太太家都遭魚池之泱，好在政府對災害處理妥善，暫時把那五家倖存者安頓在附近×廟的廂房，被焚死的也立即完成法證相驗，送到殯儀館，但是堆積路旁的燒毀物在考驗著環保局，垃圾伯伯體諒到環保局清潔隊的工作量，三兩天以內無法清除這些山，他自己早晚更忙

碌，更勤奮地幫助處理那堆廢棄物。

雖然是冷冬，垃圾堆還會發出惡臭。路上行人掩鼻而行，但垃圾伯伯竟然不畏惡臭，仍是「外甥打燈籠」，照舊清掃工作。

巷子裡的受災者紛紛跑殯儀館，料理喪事。環保車朝九晚五地清理火災現場，整理巷道的任務又孤零零地落在垃圾伯伯的雙肩。他是現代愚公，別人不屑於他的愚行，他卻津津樂道，照做不誤。

他眼看孤零零的環保車曠日持久，乾脆向他服務的公司請假回來幫忙。他從來沒有向別人眩耀他在公司的高薪和高位。請休假也按照公司請假條例辦理。火災過去，受災地區感受到悲慘荒涼，不異於世界大戰後的蕭條。

環保車跑得很勤快，可能因爲垃圾伯伯的熱誠幫助。他粗黑的大手，握住鐵鏟，幫助清潔女工鏟除垃圾。

奇蹟出現在他的大鐵鏟。他鏟到一個厚厚重重的長條袋袋，上半截被燒焦了，下半截凸凸硬硬好像人骨，但是黑黑焦焦。

他停下來，唸一聲：「阿彌陀佛」，全身忪然發抖，他很躭心它是火災夜，燒斷的人腿，遺留在垃圾堆。

清潔車工人和路人都圍上來。有人在唸唸：

「南無觀世音普薩…」

他摒息，蹲下，兩人捧著那包長長的焦襪子。小心翼翼地往下退開。

「好像不是人骨。」他邊看邊說。

「哇！鈔票！」

「哇！你發財了！」

「不行哪！要交給警察，讓失主認領。」他說

「這才叫作公德！」觀眾正義凜然地說。

〔何雨彥寫作年譜〕

一九六三：發表「芳鄰」於台灣新生報。

一九七四：出版「英文電腦卷式貳仟題」，大行出版社。

一九七六：「語型英文法」、「英文成語詞典」大行出版社發行。

一九七七：出版「美式英文正則」、大行出版社。

一九七八：出版「迪克遜英文成語精解」、前程出版社。

一九八二：發表「醫師與藥師」等散文拾篇約五萬字於國語日報。刊出時間延至一九八三。

一九八三：(1)論文「高中聯考之命題」於民眾日報。
(2)榮獲高雄市中學教師研究著作獎。

一九八四：(1)發表「十八羅漢山的忠魂」於民眾日報。
(2)發表「老鼠的禁洞」於台灣時報。
(3)發表「英文教學的革新」於中央日報。
(4)發表「點燃生命之火」於英語教學雜誌。
(5)發表「Textbook Revisions」於英文中國郵報，譴責日本政府竄改史書，歪曲史事。

一九八九：甄試錄取國際日報英文編譯。

一九九〇：出版「英文科技故事閱讀測驗」前程出版社。

一九九四：(1)發表「遺產」，「頭獎謝謝」於六堆雜誌。
(2)擔任「港都文藝創刊號」總編輯，大眾行銷出版社。

一九九六：處女作中篇小說「佩刀的新郎」刊於台灣時報。

一九九六：台灣時報（阮若打開心內的窗—台灣人心靈修行運動）專欄作家。

一九九七：（佩刀的新郎）獲高雄市文化基金會獎助出版單行本。愛智出版社。

一九九七：高雄縣縣民學苑文藝寫作班講師。

一九九七：高雄市港都文藝學會常務理事、小說社社長。